

刊叢學文

歌的鬱憂

煤 荒

社版出活生化文

歌的鬱憂

煤 荒

序

一九三四和一九三五這兩個年頭所寫的，大部份是都收在這本集子裏了，雖然，嚴格地講來，有些還不能算是小說。

所收的十篇，其中，我自己較喜歡的祇是後面六篇。前四篇粗糙，尤其是秋，顯得有些空——我離開農村很久了——而人們底愛這種題材也嫌浪費；寫這樣東西的人夠多了的。現在還收在這集子裏，一方面固是湊數；但我覺得，也未嘗不可以作為一個創作過程看待吧，當然，這種說法有些勉強。

本份人，拋包，劉麻木這三篇曾在我離開上海的時候被朋友編了一個小集子為天馬叢書之一，在這里，除了把天馬印本錯誤不堪的地方修正以外，本份人和劉麻木也照了我自己底意思有了一些增加。再說，我確實也不願意把牠們和其他幾

篇割散。

這一個集子，無論就量或質方面來說，都是夠寒塵的，但我有點孩子氣的自信：我還年青，活下去，往後也許會寫點兒像樣的東西來吧。

末了，我應該在這裡感謝我底尼友，倘若沒有他底鼓勵和多方面的幫助，到現在怕是連這一點點成績都不會有的！

三月，一九三六年，上海。

目 錄

秋·····	一
災難中的人羣·····	二三
人們底愛·····	五一
畢業·····	七九
本份人·····	一〇三
拋包·····	一一九
劉麻木·····	一三三
孤苦者·····	一五九
罪人·····	一七一
憂鬱的歌·····	一九三

秋

一

屋子裏隨着天黑了下來，但沒點燈，陰沉沉地。

劉五叔像頭牛樣在轉，也像頭牛樣不時吐着喘氣般的嘆息。

後屋裏洩出一線慘黃的油燈光亮，像條影子拖在地上；那不時有一陣悶塞的呻吟般的淚聲，隱隱地，從屋裏溜了出來，髣髴是悄悄地隨着燈影在搖幌。

隔壁張家娘低着頭走出屋來，劉五叔逼了過去，望，黑地裏祇看得見一雙有點淚光的眼，又退開了，讓她不做一聲地走了出去。

——真是劫數啊！趕上這個年頭！

劉五叔喟然地也跑出了屋子。

劉五叔蹲在門口，小心地開了水煙匣子——是他仲生兒兩個月前從鎮上給他買的四兩煙——蓋着烟面的一片青葉子早又萎黃了；手指頭捏着像草絲，心痛地罵了聲——「雜種，」才捏出小指姆般大小的團子，按上煙管，點上火，長長地吁了口氣，使勁吸着。祇有一些些煙絲在喘口氣的當兒才從那枯濡的嘴裏噴了出來，但風很快地就纏着旋轉到空間去，看不見一絲灰白的煙影。

天沒有月亮，星星也怪稀零，祇雲堆在飄飛——風也在飄飛。

颯颯的風有點兒涼，從劉五叔身邊掠了過去，穿着單衫的身子抖擻了下，不禁喘息地道了聲——倒底是快立秋的天氣了，想起了剛過的那一個早熱的夏天，像跋涉在無盡頭的長途中找着一個可以休息的機會似地長嘆了起來。劉五叔是怕看見什麼會在黑暗中閃動似地半閉着眼，望着那黑洞洞的乾了的池塘出神。

……兩個多月沒見點雨；抬狗子，曬城隍求雨也不見雨；望着稻子枯黃，禾衣層層焦皮似地褪，終於水田都龜裂了；池塘裏水也成了污綠色，終於喝的水還得跑上

十幾里路在鎮上旁邊一條小河裏去挑——送上門來買的，兩吊錢一担。

人羣像瘋了的狗，怒暴地吼着四下跑，但教人給攔了回來：人都像瘋了的狗，他們用槍攔着打。哪兒也都是一樣啊：種子，耕牛都吃了，終於連狗子也都教吃完了；十家九室的都在哭，喘息，終於上吊，跳井……死呀死地，灣裏還碰得見的人，都恨不得把眉頭皺成一條縫地搖擺着頭：

——怎麼過啊？這日子……

劉五叔不禁搖擺着頭，望着雲飄飛，連星星也沒了的漆黑的天。

屋子裏，隱隱地溜出了一絲兒抑壓着的低悶的啜泣；接着，伯祥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了出來，一聲嘆息，沉重而又輕飄似地，像陣寒風逼襲着劉五叔。劉五叔夢醒了似的，茫然地敲了下手煙管，但手臂就像受了反震地感到陣微慄。

——到墩上埋了罷！叫發兒底娘也照顧自己底身子啊！就是成氣的到我們家裏來也算是錯投了人家……

伯祥壓着嗓子應了一聲，拿了鋤頭，懷着死孩子，迎着風，飄飄地，但又一步步費力地抬着腿子走進了那陰森的黑地裏去。

發兒還剛會叫娘，但逢着這一個旱熱的夏天，却也會叫餓了。但是蕎麥糖硬得像石子，粥是「包裹糊」，孩子咽不下去；娘掙着瘦弱的身子，日裏有時還踏上一天水，奶汁淡得像水，但後來連這一點兒淡水似的乳也沒了。孩子望着天天瘦，哭得嗓子都直了……。

——化生子……

劉五叔抬起嗓子叫了聲，但想到了那些，閉了嘴；再想想這發兒還是個「兒」，又不禁有點慄然。

——切數！怎麼趕上這種年頭的？

大雨點，被風吹上劉五叔底臉——到底是快立秋的天氣了，怪涼爽，劉五叔打了一個寒噤，但他顫着嗓子幾乎要叫了出來：

——下雨啦！

伯祥在雨中跑了回來，黝黑的臉掛着水珠，深陷的眼裏閃着欣喜的光，望着興奮的劉五叔，突口就叫了出來：

——下雨啦！

阿香跑了出來又跑了進去，叫着：下雨啦！她娘想到剛下土的孩子，想到算命先生說的：——就怕打不過立秋……眼淚像落雨似地直滴，驀地把抑壓着的怨哀都哭了出來。

——苦命的兒啊……你怎麼就熬不到秋……呵……

伯祥又低下了頭，劉五叔也是，父子倆望着大點子雨沖得屋簷前底泥土四散。但年輕的漢子是在打着尖銳的呼嘯，在雨聲中顯得活潑而又輕快；雀兒在樹梢噓噓地叫，像浴在雨中孩子們底嘻笑。

劉五叔清早爬起床，看看窗外，灰黯黯地，像剛天亮；推開窗，才知天是陰着。

——哦，還在下面！

風飄進着絲絲牛毛雨落到臉上，劉五叔有點兒驚訝。

前面靜悄悄地，伯祥許是還沒起來，在往常，伯祥會早起來招呼牛去了。

一條耕牛，雖說也像劉五叔一樣上了把年紀了，但總是一把手，套上犁，嗒吱嗒吱地兜幾個圈子，田到底也還可以翻開了大泥塊子，劉五叔也到底還可以含着煙管，一隻手推着，乘着吐煙的當兒，叱叱地使着牛轉。

但那幾天，人幾乎都沒點兒什麼吃的，整日裏，幾雙眼都似乎望着這匹牛——
劉五叔這樣覺着了，氣得身子直戰：

——刮牠無皮，割牠無肉！又不要你們喂點什麼，做什麼一個個瞪着眼？這樣容

不得說聲涼了，你們怕我這老骨頭還累不夠……

沒有人敢做聲。牛不吃什麼，喝是要喝的：每天挑一担水，牛得灌一桶，剩下的怎麼也不夠往幾個空肚子裏送；再，牛也得喝點米漿或是豆漿啊！

孩子整天張着嘴哭——孩子底娘也就躲在角落裏泣；伯祥總像頭瘋狗似地跳罵着：

——雜種！你們怎麼不死啊？徧生不叫你們發急痧？

但發痧也不死，等到大塊子碗片在背脊和頸項上刮起了幾條豬肝般的紅印，過了一會兒還是哭得滿臉都是淚滴和着汗滴。然而孩子倒底是一天一天瘦得只剩骨包皮了。

劉五叔望着這光景不忍，但一勸，伯祥簡直不認識他似地鼓瞪着一雙無神的眼叫道：

——活着做什麼啊？這種日子，不橫豎是死……

劉五叔也忍不住鼓着眼：

——你怎麼長大的？還不是三荒五災裏拖出來的？

說着，老眼轉着淚花；伯祥又只得低着頭在角落裏去長聲嘆息。

屋子裏，整日陰森森地，常常劉五叔偶爾在半夜裏醒來，像預測到將有什麼不幸要發生似地提心吊膽地側着耳朵聽，聽着伯祥在床上唉聲嘆氣地翻來覆去，弄得半夜不能夠睡。

劉五叔喃喃地咒着劫數呀劫數，終於含着包老淚，把牛拖了出去在劉大爺那里押了三十吊錢，還拿五斗豆子拆了十五吊錢。

——×他媽！三十串合得五塊錢！

嗅着鍋裏豆子的香，劉五叔就想到煮的是一「牛」，拿上手，難得咽下喉；望着孩子無憂地那麼香地嚼着豆子，就像嚼着他底心。

——雜種……

但望望也怔着的伯祥兩口子，罵不下去，唉地長嘆了聲，就放下碗，顫着身子到房裏撲倒在床上睡了一整天。

「牛」就那麼被嚼下去了。雖說三十吊錢合不上五塊錢，但五塊錢在這種年頭上哪兒去弄。

.....

——穿這麼點衣裳坐着，不受涼？

伯祥睜大了眼望着想癡了的劉五叔，提醒了他；但等到披上衣走了來，劉五叔一連就打了兩三個噴嚏。

——您不去罷。只一夜雨，濕得哪里？土扒扒鬆就算了，橫豎什麼種子也沒點兒！
劉五叔一怔，在門口站住了：到哪兒去弄點什麼種子來呢？還有那條牛，還能不能贖回來麼？

是落雨了，但沒有了耕牛和種子。

稻子是完了，枯了；焦黃的禾衣滴上一夜雨，也祇像久病的臉上染點青色。幸虧趕上種了一些晚棉，雖說也乾得久，但這陣子趕上點雨，再一晴，也總可以收穫點了。

劉五叔望着濕的泥田，那倒了的枯稻苗，腳踏着，心都像被刺痛着。搖搖頭，自己囁嚅道：——真是，天爺都靠不住了，這年頭！

「早種棉花晚種稻，」這句話，劉五叔會下田的時候都知道了，不過，去年棉花賤得那麼利害，因為什麼「美棉進口」；誰料到今年又逢着旱災，種點稻子却都乾死？但是，要是像前年樣：豐收也成了災，穀子跌到一塊八沒人要，誰又料得定。

劉五叔越想越覺得莊稼人是不能再安安穩穩地不管外面是什麼世界地渡日子了；難怪老二丟了鋤鉞竟跑上那一窩子裏去；從哪兒說起，這樣的一個老實本

分人，會去明火打劫麼……

——真是，天都變了！

劉五叔嘆口氣望望天，天是變了，老是那麼一堆堆的雲層疊着，灰濃濃地籠罩着一切。

伯祥走了攏來，咕嚕道：

——×他娘！又變了。

——剛下了一天雨，秋雨綿綿，哪就得晴……沒借到麼？

——你去！

伯祥還是不變臉色。

——怎麼的借不借啊，今兒晚就沒吃的！

——加二還得還現錢，不興拿什麼拆他娘的！他倒拿豆子拆給你，你和他算算：
豆子劃上二十八吊的碼子，加二還得給現錢，狼心狗肺的雜種……

劉五叔突然變了臉，望着枯的稻子，和收不到一擔的棉花，簡直呆住了。

四

劉五叔見了劉大爺，劉大爺一股勁兒瞪着白眼，但總還算是好性子，有條不紊地和劉五叔講了根由：

——你伯祥哥氣沖沖地找上門來……本來，借點東西，算不了什麼；不過，這幾年頭，一天算不到一天！真是，也真虧我老人家一把汗一把汗地掙了一點子田留下來；要是我，窮親窮戚又多，張開巴掌放，嘿，不怕人罵我養得好老子？說是說，伯祥哥說的也是老實話：他沒有個好……五叔莫見怪……

大爺說着說着，臉上收了笑，站起了身子往裏走。

——天已經涼了，您方便，請您把那匹牛牽了回去……

劉五叔曉得是伯祥使牛性衝了他，陪上一臉笑，不敢說二話；但站起身子想走時，劉大爺底女的使眼色把他留了下來。她望着大爺進裏去了，做了一個笑把身子側了過來，悄悄地道：

——伯祥哥性子燥，您是明白人，您想：雖說老爺子留下這點兒田，說起來，倒底是血汗祖業；這年頭，支着一家門戶好容易，都不是勉強地過，哪有得幾七幾八？那些沒娘嚼的嘴多兒：小錢不鬆點，罵「一毛不拔」，說是鬆點，又有得幾多在哪里？您是明白人，大爺性子噪，其實心腸軟，看了也不忍心，說起來，五叔沒近親，往常老爺子在，就常說……

劉家娘說着，在懷裏掏着，掏出了一個小包，急急地遞給了劉五叔；像怕人望見似的。

——這裏，十塊錢，您自己拿去備點什麼！您不是外人……這是我娘幾個錢，她老人家一個孤人，也是沒法，您給四分息……

又是一臉笑地遞過來一張字據，劉五叔只得咬着牙熟悉地畫了押。

劉家娘笑迷着雙眼坐開了，一邊站起身來，一邊叫丫頭倒茶。

——伯祥嫂叫她來玩啊！阿香，有七八歲了罷，聰明樣兒，沒事怎麼不過來陪

我家鳳兒？
鳳正差個伴！

劉五叔走出劉家，氣憤憤地懷緊了那十塊錢。「有債一世窮」劉五叔想到了這就愁，但這次終於還是接過了這筆錢，不過只咬着牙悶叫道：

——×他媽！老子纔還有人手在！

其實，劉五叔不是不曉得，人手在現在這種年頭也是沒法；幾年來的兵災，水災，豐收也成了的災荒，一重重地壓下來，人手是祇能撐着不踢下來，要人手把這肩上的擔子給撇開，是做夢也沒想到過的！

劉五叔還沒走進門，就聽見伯祥叫罵着孩子，想起來似地提起了一股氣，把順便買的種子和二斗米使勁地扔在桌上，咕囔道：

——你自己不會說話也罷，怎麼倒曉得罵人養得好老子？叫人來奚落我？人家有好老子是人家的命……不曉得是什麼日子，隨便走到哪兒還強牛似地使性子！

……

伯祥聽着聽着拉長了臉，驀地跳了起來，跑到劉五叔面前，捏着拳頭碰地槌了
下桌子，叫道：

——我不吃你的……我，我×他媽！

叫着，一翻身，瘋了般地直跑了出去。

劉五叔驚定了，抖擻着身子，氣得臉都白了：

——狗雜種！你……不如拿刀子把老小都殺了倒乾淨。

靜下來，聽着阿香跟着娘不敢放聲地嗚咽，老眼不禁搖落下兩顆亮瑩瑩的淚。

立過了秋，天變成了黃梅天氣，晴不到一半天，又淅瀝瀝地滴着大點子雨，只下個不停。

劉五叔病啦，是勞碌過度了點。

但徧生又細心，差不多的小事都得過問，躺在床上睜着眼就想到因為他睡倒在床上有一些事是沒有人做，每當媳婦愁着眉走攏來問他要不要什麼，勸他安神，他也就說：

——隨便什麼都要瞞着我！我能不操心？伯祥那樣兒，撐得住家，往常有你婆婆在……

想想自己底兒都聽不了自己底話，想起了大小事一把抓的伯祥底娘，又說不下去，悽然地把雙失神的眼閉攏，不讓那淚滴迸流了出來。

——我×他媽，這麼下！

伯祥直等背着鋤鉞上田裏跑了一趟，回來就咒着天。

劉五叔曉得棉花是快收了，但天要收人，大點子雨浙瀝瀝只下個不停。想想這不到兩擔子的棉花要是給雨這麼糟蹋了……心口感到被什麼啃了一口般的痛楚了起來。

天一直陰着，劉五叔也一直在心上籠罩着濃厚的陰影，連伯祥咒着天的聲音，都使得他十分感到痛楚了；憤恨地，望着灰黯的天也不禁喃喃地咀咒着。

一天晚上醒來，劉五叔聽見伯祥兩口子稱着棉花，還沒來得及問，就聽見伯祥在咕嚕：

——不到七十斤棉花夠什麼？×他媽！

女的輕聲道：

——爺上前天說，快到節下了，該把牛贖了回來……

——睡在床上要牛做什麼勞碌命！

劉五叔一股氣上沖，掀開被子爬了起來就叫：

——你……你怎麼不把我殺……殺啦……

第二句話氣得再也說不出來，一陣子頭重腳輕，撲地就倒了下去。

……

劉五叔又昏沉沉地睡了一向，幾天沒見伯祥，也沒見阿香，祇那伯祥的女人，不時紅腫着眼走來看看，一出房，就像隱隱地在哭。幾次劉五叔起了疑心想問，但總是賭着氣不理會。

是一個黃昏時候，蟋蟀在四處淒涼地叫，顯得怪難耐的靜寂；沒有了浙瀝瀝的惹人厭煩的雨聲了。

驀的，遠處響着一片吼聲，夾雜着年輕漢子們慣打的尖銳的呼嘯；聽不清人們嚷些什麼。

——阿香的娘！——劉五叔直着嗓子叫。但阿香的娘不見應，劉五叔就擰起身子，跟跣地摸到門外。

一羣羣的，三個五個的，人都像瘋了似的狗，咬着牙，顯得那麼深的憤恨的臉，狂奔了過去；也有些娘們和孩子，都是在吼着：

——開劉家底米倉啊！

——開劉家底米倉啊！

就鬍鬚是一個巨人在吼，除了這一聲，再也聽不見別的聲音。整羣的人，粗的嗓子，啞了的嗓子……都在吼：

——開劉家的米倉啊！

劉五叔的感到身子是在抖擻，鬍鬚是被這吼聲震動了。

望着那一羣吼着的臉，伯祥那張黝黑的充滿了深深的憤恨的臉就在劉五叔的眼前亂幌。劉五叔顫慄着身子，只不住咒着：——瘋了的雜種……

——你……你看見伯祥麼？

劉五叔一眼望着阿香底娘，蹣手蹣脚地走回來，衝着她就問；但她很快地也就答應了：

——還不是到那里去了！

——誰起的頭這……這瘋了的雜種！

——曉得是誰？都餓得瘋了！

——憑良心說，劉家待我們也不十分壞；犯不着……

聽着人羣餓得發狂的吼聲，一陣陣緊。劉五叔唉地長嘆了聲，也就沒說下去。

——待我們好……月半劉家來要那十塊錢，沒法給，就硬把阿香帶去了，說要

押五年……

阿香底娘酸着鼻子一哽咽，就哭了出來。

——發天火燒的雜種！×他媽老子……

劉五叔一頓腿，坐了下去。

一陣紅光在劉五叔有淚花的眼裏閃耀着，劉家起火了！

——啊！起火！

阿香底娘來不及牽起劉五叔，啊的一聲尖銳地叫了出來，連聲喚着阿香，就向劉家狂奔了過去。

火光映得涼爽的秋月都紅了！

災難中的人羣

天快黑了

天快黑了。太陽已經斜溜下山坡，雲堆在山後是一團紫濃色；那像一張曬紫了的漢子底臉，在苦皺着額頭地告訴人：明天又是一個火熱的天。

沒有一絲兒風，悶生生地熱，顯不出一點傍晚氣分。

在施粥廠前，還是擁着那麼些人；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在擠着，叫着，嘈着。雀兒亂不過他們，剛歸巢，閃開翅，又吱雜雜地飛了出去。

從正午到這時候，這一羣，一直擠着，叫着，嘈着；夾雜着老人底呻吟，孩子底哭號，漢子底咀咒和女人底埋怨。

人羣中，誰都在淌着汗，身子像浸在水裏似的；都疲乏了，流的汗是氣和力，再，又這麼擠着，叫着，嘈着。弱怯的老人和女人，就髣髴是靠着四圍的人，才不會躺下去；可是誰也沒想到，要想從這一羣中走了出去，就像離開了再也走不進這一羣似的。

這一羣，一直擠着，叫着，嘈着；夾雜着老人底呻吟，孩子底哭號，漢子底咀咒和女人底埋怨。都在期待着，緊抓着碗，洋鐵筒或罐子，把頸頸伸得長長地；但却老是祇看見前面波動的人底頭，從正午到這時候，施粥廠裏，靜悄悄的，就看不見一個人影，更沒有看見那繞着棚子上飛的炊煙——坡下的大道，也不見冒起一陣塵煙；有人走，可祇是緩緩地，空着手的；沒有那運霉饅頭來的車，和那一陣陣的擔子。

——來啦！來啦！

不知是誰這麼嚷了一聲，頓時，大波浪似的，那擠着，叫着，嘈着的人羣都動盪了起來，都使着一股子勁，抓緊了手中的碗，洋鐵筒或罐子，墊着脚尖，向坡下的大道望去；但坡下的大道也還不見冒起一陣塵煙，有人走，可祇是緩緩的，空着手的；沒有那

運着饅頭來的車，和那一陣陣的擔子。

——×你媽！這當口，還開你媽的心啊！

——雜種養的！你娘找着野食啦？這麼快活！

——你不怕喉管冒血啊！

.....

人羣即刻起了回響——盡性的惡毒的咒罵，但一會兒，像洩了氣似的，大波浪又平靜了下來；誰都感到腿是軟得支不住身子了。

天黑了下來，雀兒吱吱地徘徊在樹梢，髣髴厭煩這人羣底嘈雜。

還擠着，叫着，嘈着的人羣，還夾雜着老人底呻吟，孩子底哭號，漢子底咀咒和女人底埋怨。人都是在沒力地掙扎，像一頭困怒了的獸，擠着，叫着，嘈着，得像在咆哮似的了。

——娘賣×的罵吶，還優候個麼啊？搵他個媽的乾盡啊，孩子都餓死了！優候你

媽的……

在人羣中，猛揚起了一付沙啞的，破竹似的嗓子，惹人厭地叫嚷着；就髣髴在人們心坎裏扔着大塊石子，重沉沉地痛。憤怒充滿胸膛的漢子們，臉烘烘地起了燒熱，像迷戀着一個好夢被人嘲笑似地惱了，狂了樣地嚷了起來：

——打這個狗娘養的！

——打打！

——是瘋婆子啊！

——不要打啊！是瘋婆子啊！……

瘋婆子在亂雜雜的人叢裏，白瞪着眼，一直衝到施粥廠門前，一把淚一把涕的，打起腔調地哭了起來：

——打這狗娘養的啊！一碗稀飯夠不了我孩子一個子喝啊！打這狗娘養的啊！

……噫……噫……

……還不過是前十來天的事：瘋婆子底一個僅有的孩子死啦；就在半夜裏，她抱着那死孩子在滿坡子上跑，怨訴着地哭着，號着：

——看這孩子啊！全都是餓死的啊！娘賣×的一碗稀飯，夠不了他一個子喝啊！……
噯……噯……我就這一個獨孩子……給餓死啦啊啊……

瘋婆子就這時候起，白瞪着眼，一瞅着空，就滿坡子上跑，一把淚一把地涕哭着，號着——直讓她男人帶哄帶騙地拖叫了回去。

——打這狗娘養的啊！別扯着我啊！……啊……啊！孩子都餓死啦噯……噯。
——壽兒的媽，壽兒在家叫你吶！……

——啊！……一個稀飯，夠不了孩子一個子喝啊！我就祇有一個獨孩子啊！噯……噯。

——壽兒的媽！壽兒在家叫你吶！……

瘋婆子又給她男人酸着鼻子帶哄帶騙地拖叫了回去。

人羣中，靜了下來，祇聽見雀兒喳喳地和着瘋婆子悽慘慘的哭號。女人摸着身邊自己底孩子，像才發覺到孩子那瘦得像柴堆一樣的身子，淚珠子撲簌簌地直滴落了下來。

起了風，雲層祇點上幾顆星，像哭眊着眼；月兒祇往雲層裏鑽，大地暗澹着。

黑壓壓的一羣，悄悄地散了，軟弱的影子鑽進黑暗裏，祇風在地上擺亂了樹影。漢子都使勁咬着牙，可又不想從齒縫裏迸出一口氣，祇靜着不做聲，直到女人和孩子們嗚咽地哭了，方止不住長長地吐着嘆息；心胸像有塊鉛沉沉地壓着，人身子也就髣髴隨着沉了下去似的，聽着四圍幽咽的聲音，似臨死的呻吟，全身都輕靡地起着痙攣，發狂般地只想抓着點什麼，能盡性地蹂躪。但四圍只是沉寂，暗澹的天，星星，月亮，樹……只是死了樣的沉寂；人都難受的閉窒着氣息。

人終於都蜷伏到草蓆棚裏去了。只有幾條沒魂似的狗，垂着尾巴，在糞窖邊貪婪地伸長了舌頭。

是一個靜的夜了；祇微風不知在哪兒飄遞來一陣腐臭的氣息，沒有了嘈雜。

貴生

貴生跟着自己底影子，軟弱地拖移着脚步，像醉乏了似的。

風吹着，沒有點兒涼意；袒開胸，還是說不出的熱燥。

迎着貴生前，走來了一隻狗，也像醉乏了似地蹣跚着；貴生一眼瞅着，使着一股勁，猛的就是一脚，貴生茫然地笑了，狗叫了，那麼難聽地叫着：『嘎——嘎——』地拖長了尖的嗓子，像一個粗嗓子的女人在悽慘地號叫；但牠還是軟弱地拖移着脚步，向黑地裏鑽去。

靜寂間，『嘎——嘎——』的號聲，幽幽地，淒涼地迴應着，貴生突然感到一陣悽愴；說不出爲什麼，只想也這麼號幾聲，但望望四圍，却是那麼死寂，像容不了一絲兒嘈

雜，——我×他媽——又只得捏緊着拳頭，和那狗一樣的，軟弱地拖移着脚步，直向黑地裏鑽去。

——鑽進草蓆棚，就聽見女人在窒息地嗚咽。

——又哭什麼？

是疲乏的溫和，貴生輕輕地拍着女人，只自己舒張開手臂，吐着呼吸。

女人却哭出聲來了。

——唉！

想說，但沒什麼說的，用舌子潤了下嘴唇，只重重地長聲嘆息。

——媽的，你就哭着過日子！

——我就只一個獨孩子啊：全給他們餓死啦！啊啊……

……瘋婆子又在滿坡子上跑。怨訴似地哭着，號着；滿坡子上都淒涼地應着哭號聲，風吹送着，斷斷續續的。

貴生很快地就想到他底孩子——瘦得那麼沒神的——一副慘影在腦子裏掠了過去，全身頓時傳播了一陣顫慄。

——小福呢？

——不……不在外面麼？

——那麼，你哭什麼屍？你娘的賤貨！

咒着，慣抓女人頭髮的大手又伸了下去，但碰着那瘦削的肩頭，不自主地又縮了回來。

——你說啊，這麼無端地號！

女人不回過臉，也沒有回答，掙扎着地從懷裏掏出一張紙給貴生，滿受了委屈似的，更傷心地抽噎起來。

貴生看見這張紙，一張嶄新的鈔票，望着女人不停地聳着肩頭，臉上感到一陣烘熱；但脚却伸長了過去。

……女人含着淚，苦笑地躺在人懷裏，閉着雙眼，鬍鬚怕望見一絲光亮，但眼前也就是一片黑黯；那一個人，獸樣地在猶笑，蹂躪地，盡性地把兩隻手在女人身上騷動着。

踏着了女人似的，貴生移開了顫慄的腿，鼻管頓時湧上陣辛酸。

——別哭了罷！福兒的娘！唉……總是……

想說，可還是說不下去；雜亂地想到：那大水冲走了茅屋，牛，淹沒的田，逃不出飢餓的老人和一個剛會叫餓的孩子；現在連稀水以的粥也沒吃的了，像夢樣的，還有着一個明天，兩個明天……無數的明天等待着要過，眼眶裏不禁轉着淚珠子。

——算啦……總是……

女人還是不停泣地；貴生說不下去，也沒法說下去，懨懨的，驀地站了起來，發狂似地喊叫起來：

——這日子誰又過得了？死你媽的乾淨罷！成天的這麼號，老子幾時還吃了你

底傷心錢？你有孩子啊！不願活，乾脆死個乾盡罷，活着作什麼？去誰又過得了這日子啊？

——誰怨你……你不望望……人給的這票子……是假的……

女人吐出衷心底委屈，索性放聲號啕起來。

——誰？你說是誰？

貴生抓緊着一對拳頭，像緊抓着顆心，胸口陣陣地痛。

——總還不是施粥廠裏的……

……施粥廠裏——

忙着的人，老是向漢子，老人板着臉，抽空抹着汗，也就抽空瞅着女人；閒着的人，從容地向人們吆喝，咒罵着，只向女人們笑着副臉嘴叫着：——呀！瞧你的腰，濕得這個樣子！——咯咯奶子都濕啦……

貴生挨了上去，沒受吆喝，咒罵，人都向他笑，帶着一副狡猾的臉嘴：貴生也笑，望

着那盛得滿些的罐子；他想到了他孩子喜得一股勁的吃飽了的笑。

有時候，貴生也聽見嘲笑——喂！可給你女人喫飽啊！不要餓瘦啦！——可是，想着孩子底笑，總還是陪着一臉笑，擠出人羣來才咬着牙咀咒着。

要笑哩！孩子要吃飽啊……

想着這些，拳頭鬆了，又無可奈何地頽坐了下來，但心還是亂糾着；眼落向四角，只看見陰黯，風在漸漸緊，和着女人底嗚咽，一陣陣地繃緊着心弦；一顆頭，沒法安排似的，重沉沉地埋向濕熱的大手掌裏。

風緊得急，天，遠遠地在鳴着轟雷，眩眼的閃電，飛射到陰暗的角落裏搜尋什麼似的。

女人都在喚着孩子，狗長嗥着。

小福鑽進棚子叫了聲媽，望着貴生那生疏的模樣，又閉住小嘴，悄悄地在貴生面前爬了過去。

——媽！我餓媽，餓。

媽嗚咽着沒有回答，小福瞪着眼望着貴生，也看不見理會；四下溜着的小眼珠，瞅見了貴生脚前的鈔票，就伸了手過去。

——媽！這票子給我買吃的！

——吃你媽的！

小福碰着貴生底脚，貴生一抬腿，小福哇的一聲就哭滾到棚角裏去。

——何苦來？該曉得孩子還活得幾天……

女人一把抱過孩子，娘兒倆哭着一團。

——我×他媽……

貴生喊叫着，揮着一雙胳膊，瘋了似地直衝到外面去。天直灑着大雨點，漆黑地，黑黯裏，哭聲更響了。

……一羣就這麼活着

……一羣就這麼活着——

隨望向哪一個角落裏去：老人喘着氣，吐着白口涎，漢子叫罵，踢打着孩子，孩子號着；女人拉長了臉嗚咽，望着沒奶吃的孩子落淚。

常時，棚裏突起一陣慘呼，隨即：在棚外直挺着一首屍身，僅用蘆蓆遮蓋着臉，蒼蠅嗡嗡地圍叮着；隨即或是女人，或是漢子，老人和孩子，嚷天叫地地跟着，望着那兩個像沒有情感的臉的漢子，在山脚挖着坑，那麼無情地把屍身埋了下去，那麼無情地使勁培着土堆，不露出一絲兒縫……

人仍舊回到草蓆棚裏泣，蒼蠅仍舊回到糞窖邊噙。

在夜裏，常有年輕的女人，也有十幾歲的女孩，袒露着平袒的胸脯，瘦削的肩頭，皺着眉頭，展着苦笑的臉，茫然地垂着頭。

有的人走過來，貪婪地瞪着眼；但却又帶着不屑的神情，抬起頭，踱了過去。有的人，爽快地打着哈哈，手就伸到女人懷裏。

——唔，唔，還是這麼肉團團的。

——媽的！女人就怪；咯，咯……

女人就怪，淚珠子盈滿了兩眼。

——你媽的！誰白玩你的？瞧！鈔票，米票子都有！

——白米票！比你底肉還白啊……

女人也笑了；但淚珠子滴落下來，像哭。

熟悉地，他們把女人拖進了棚，口裏却一面在嘲笑着：

——咯！咯！這麼儂！誰高興來哩，還這麼板着臉！

女人又笑了，但還是滴落着淚。眼閉了；死了似的。

徬徨在坡子上的漢子，眼都脹紅着。

天還是那樣的天，夜還是那樣的夜。

……一羣就這麼活着！

又是一個明天

又是一個明天；一個消息傳遍了滿山坡。

太陽紅透了臉爬起來。

爬起來的漢子也紅透了臉；望着那個角落裏：老人上氣不接下氣的喘着，女人抱着孩子嗚咽着；都憤怒地喊叫着：

——不成啊！剛去，哪會一下子就搭棚子啊？媽的！這大熱天，能活得了？

——不能去啊！到塘山去喝水？哪兒又有什麼鳥呀？

——乾脆叫人死啦！他媽的！

.....

但是施粥廠早給扯了；坡子上，像上戰場上似的，兵士都上着刺刀吆喝；嘆息，嗚咽，咀咒，都從棚角裏趕了出來。

人從棚裏出來，還沒回過頭去，唳——唳——幾聲，棚子就這麼在槍柄下掙扎着，塌了下去。人就像聽着大水沖塌了屋樣地糾着心緒；這光景差不多，也是一樣的；背着小的，牽着老的；喚着孩子，孩子號着；亂雜的嘈着一片。也是一樣的：在飢餓着拖着極疲乏的身子奔波着。女人們，早又長長地掉着淚了。

一羣，嘆息，嗚咽，咀咒的，漸漸地離開了山坡；狗也拖着尾巴隨着。只山脚下，又響着一片呼天哭地的號聲——要離開的人，哭着長留在這兒土裏的人。

走遠了的人，酸着鼻子，忍着不回頭；只睜着眼望向前，但前面茫茫的，路像沒有盡頭。

低凹的田地，都滿盪着黃浪，除了淹枯了的樹梢，看不見一點田園的影子。

遠遠地，祇望着小划子往來，全是水底世界了。

孩子都驚愕地睜着一雙小眼，拉扯着女人底衣，問哪兒是家，哪兒是塘池。人望着遼闊的水，都像浮在水面似地感到陣迷茫。

沿途祇看見水，但到塘山去的大道，老是枯燥的伸長了下去；土焦裂着，灼着人底脚。

人的臉，袒露的胸膛，胳膊和腿，都起着油，汗淌下來，是顆顆的水珠。餓乏了的身子，腿簡直支持不住；一羣，祇聽見喘息，聽不見嘆息，嗚咽，咀咒了。

火樣的太陽當着頂，沒點兒遮攔，人吐着口涎，像螃蟹乾吐着白沫。狗，都伸長了舌頭，急喘着。

一羣：餓，疲，乏，熱……

是正午的光景：一個漢子卸下擔子，直躺了下去，汗淚黃豆般大地從額頭流滿了臉頰，暴雨點樣地直滴；臉突然蒼白了下來，嘴唇痙攣地顯着紫色，像心被巨掌捻

着似的，捻碎了，心腔空了，人就髣髴飄蕩了起來一樣，怎麼也持不住身子。

在擔子前面籃筐裏，一個五六歲的孩子，沒力地嘶着喉嚨哭號着，人圍了攏來。

——呀！發痧！

——哪個有痧藥水？

——哪兒有這種東西？找碗片刮！

一個老女人俯身下去，回頭望望周圍，一個漢子把自己僅有的碗啣了一下，碰的一聲在地上扔碎了，遞過一片去。

碗片在褚黑的頸背，手臂上刺刺地響，皮膚浮上塊塊血紅的蹟，但即刻又暗淡了下去；老女人嘆息地擺着頭，刮得更下力了。

漢子底臉和嘴唇，隨着陣陣地變着顏色，長聲呻吟着。

沒一會，漢子底臉又死了一般的蒼白，皮膚一塊塊的紅色，已轉成紫色，似乾了的血蹟，祇不停地嚷着：

——水！給我口水！

——涼水哪能喝啊？

——水！給我口水！

人望着他那麼苦痛地叫渴，總還是遞過去一碗冷水；但一下子就喝完了，人還是祇有望着他苦痛地用舌子着力舐着嘴唇——人都還望他活！

——水！水！再給我口水！

漢子呻吟地滾着，灰塵飛上滿身；祇一會兒，眼眶已經陷落了下去，眼直瞪着；想伸手做個指點，但手僅在地上劃着指痕，就鼓着勁吐出幾個字，叫着孩子。

有人把孩子送到他面前，孩子緊伏了下去，喚叫着；他瞪着沒神的眼，淌着大淚珠，痙攣地把頭掙扎起來，用力偎着孩子，望着孩子，慰撫似地在嘴角浮上一絲笑。

一陣苦痛地痙攣後，手鬆了下去，像貓爪似的在地上刨着，祇僅僅伸起了一下，向四圍指了孩子；淚凝停在眼角，眼慢慢地閉攏了去，只半閉着，鬚鬚是平視着孩

子——孩子不做聲地兩手環抱着漢子底頸頸，把小臉偎依着，像有點驕傲這溫柔地向人睜大着一雙小眼。

人都掉過頭去，忍着淚在眼眶裏輪轉。女人們顫慄地緊抱着孩子，在孩子身上滴落着淚。

老女人流着淚抱過那孩子，孩子掙扎着，哭叫着：——爹爹！

人像在長夢裏醒了過來的，疲乏地掉過頭，閃閃腰，提起腿，又踏上那伸長在面前的焦了似的路；聽着那孤孩子底哭聲，想起那漢子臨死的掙扎，身子異樣地起了陣陣痙攣。

那孤孩子在疲乏中閉住了眼——他的「爹」被留得遠遠的了；但一直還半閉着眼，鬚鬚是平視着孩子，直到誰悄悄地用塊蘆蓆蓋住了身子。

太陽從沒有異樣蒼穹也沒有一絲雲，天就這樣火熱着。

在路中，常有人不願全閉着一雙含淚的眼倒了下去；祇不過是：被留下的孤人，

是老人，是孩子，是漢子，或是女人。

.....

是秋天裏

是秋天裏，水是退了。

睜開眼，廣大的一片，盡都是黃泥跡；看見的樹，都光着枯黃的幹子斜豎着；而在別處，在看到樹的地方，是看得見葉兒漸漸凋落了！

水是退了，帶去了一切，什麼也沒留下點；但秋天是來了！

秋天帶來了淒冷的風雨；冷的風雨傳播着疫疾，人就常帶着一雙哀怨的，半閉的眼睛倒了下去。

不少的人蜷伏在棚角裏泣，也還有不少的蒼蠅在糞窖邊嗡，日子髣髴永遠沒

有異樣似的。但這究竟是日夜冗長的秋天了啊！

這究竟是日夜冗長的秋天了啊！淒涼而又憂鬱的。

.....

是一個陰霉的正午，在施粥廠前，突然起了異樣的嘈雜，施粥廠緊閉着門，貼上一張大的告白，抖擻着身子的人，陣陣擁擠着。

擠進去，退了出來的人，像挨了一棒子似地苦喪着臉子，鼓瞪着眼，側着身子讓着向前擁的人，嘴裏咕嚕着：

——去，去！讓你看！

——什麼事啊？

擠着的人，等不及回答，就叫着往裏擠。

僅僅只一剎那的光景，不知多少漢子們底手舞揚着，大的告白，隨着人底手飄

飛了起來，碎紛紛的。

亂雜雜地，粗大的嗓子揚起了咒罵。

——我×他媽啊！可乾脆啦！回去種他媽的稀泥巴啊！

——拿什麼鳥種啊？×媽的！

——老子們上哪兒去弄種子，弄耕牛來啊！

.....

都明白是什麼回事了；娘們抱着猴子樣的孩子失聲哭了。

人發狂的亂喊叫着，像羣瘋了的狗樣地，紅脹着眼，直衝向施粥廠裏去，都揮着

一雙胳膊。

施粥廠就在這陣怒潮裏，場了下去。

人就覺得連天都是要塌下來了，這麼呆着副陰霾的臉子。

.....

這究竟是日夜冗長的秋天啊！淒涼而又憂鬱的。

一連幾天沒有顆米了！

——總不能喝稀泥巴啊！種什麼鳥沒種子也沒耕牛，什麼都沒有——簡直是死路啊！

人迷了似的，整天念着。到末尾，還是擺擺頭——簡直是死路啊！
這樣：棚角裏更添多了嗚咽了。人擺着顆頭——簡直是死路啊！

但沒人要走死路啊！一羣終於嚷了起來——不能就這麼等着死啊！

——不能就這麼等着死啊！走啊！

在一個星星還眨着眼的時候，人都爬了起來，伏着呻吟的老人和女人都嚼着淚珠爬了起來。

漢子們沒有點留戀地捲出破毯，棉絮，或草蓆，女人牽着老的，抱着小的，踏出了草蓆棚。沒有憤怒，哀怨，咒咒；人第一次真展開了笑臉左右地打着招呼：

——喂！弄停當了罷？

——早哩！早晚明天才到得了城。

——該進得去罷？

——曉得他媽的不進去，又怎麼着？

——×他媽逼老子們「上梁山」！

.....

天，迷霧朦着似地呈現着灰白的雲層；在東方，已經隱隱透着明光。

有人站在高坡子望，大道上，已先有了一羣在走着；走進近來的還是一羣。

——打哪兒來你們！

——寶山墩！——回答像吐出來的喘息。

——呀！寶山墩離這兒一百多里哩！

——走了兩三天了！沒法！

——上哪兒去？

——還不是上省城裏去你們不是的？

——誰不是的？幾天沒見顆米了！

——歇會兒罷，早晚明天才到得了城哩！

.....

人們，像會着親人似的，熱巴巴地問長問短，聽着同樣遭遇的苦訴，都激昂着。孩子們，先互相瞪着眼瞅着，試試地伸伸手，握住了，小臉浮上笑，牽着跑上了山坡了。

太陽剛上昇，一羣和那大道直伸長了下去；寒鴉醒了，迎着光明飛出了窠。

一羣，都在焦黃的臉和瘦削的嘴角上浮着笑，充滿希望地展望着前面，想着明

天。

.....

在省城裏，店家在籌備中秋節，期待彌補大水淹沒時的損失，勉強地打起精神地熱鬧着。

城內外，街前後，兵城士都背槍，充實了子彈；中秋節是近了。

人們底愛

日記底殘篇

—

綿綿的秋雨，使得這秋天像是從來都沒有過明朗和麗爽的天氣一樣。這，是使我感到更深的憂鬱了。

在我房裏，黑而陰沉，那麼濃厚地漫溢着淒冷；我躑躅着，總覺得有一個陰影跟隨着我，有時甚至使我像被扼住了喉嚨似地感到窒息——多麼濃厚的寂寞包圍着我啊！我苦惱得只想喊叫，但我抑止住，因為在這些時，我已經是夠傷感的了；我常常像孩子般在夜裏，在那黑的角落裏流淚，說不出爲什麼難過；但是，流了一陣子淚，

想到我已經和一個淘氣的孩子似地弄得滿臉都是淚痕，我真又止不住笑。可是，唉，終究是夠傷感的哩！

在以前，寂寞不是沒有過，但那時可以用一個枯寂的笑就給撇開了的，現在可不，我往往是爲了想到這寂寞就可以獲得一種安慰似地感到興奮；在那沒有月沒有星星的夜，我常漫步在僻靜的地方，或悄悄地躺在沒有點燈亮的房裏，期待着這難耐的寂寞如同濃霧般地在在我底四周浮蕩，而我，竟是那麼酩酊地沉溺了我自己。……有一個可笑的可怕的意思在蠕動，鬚髯是對我說：

「唉！該是在戀愛罷？」

我暴躁得像一條獸樣地想咆哮：

「這算是愛麼？」

但是我看見眼前閃幌着的那兩對眼睛：那一雙是狂熱地閃光的眼睛，另一雙是黑大的，在那不可測的眼之深處，有一種稀奇的東西——或許是溫柔的慈愛的

眼睛，我變得異常的平靜；像是深信不疑地埋頭在濕熱的雙手裏，倒在床上，如同一個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樣，傷心地濕了眼睛。

我很懷疑，是什麼會把我愚弄得這樣利害。我從不相信一個女子會襲奪去我底熱情——我根本不相信女子，那是狡猾而又愚蠢得可怕的；但是，多麼可怕，現在這不幸就來了！也許是我過慮，假使這樣長久繼續下去，我想到我是顫慄了！將來，將來我會變成一個什麼樣子呢？我看見了一副極端嘲笑的臉嘴，但我一點都不羞怒，我只是害怕，我不由得不顫慄起來。

我根本對於我底一些並不相同的見解懷疑了。

我常常看到些人——愚蠢得使我發笑的人，我認爲；他們老是人們底面前驕
於地說：

「沒有什麼戀愛！那不過是一個漂亮的名詞！真的，除了那，唉，那性底關係以外。

……」

我敢不笑麼，雖然我不能確定他們這樣的說法是不對的；但是，我看見他們在人背後發癡地夢想一個純潔的愛——那是超過一切的純潔的愛，而且，當他們說完了那句話，那種不自然的態度，充份地表現出內愧地感到醜陋的心情而不能掩飾過去的窘狀的時候，我笑了，我有時會去拍拍他們底肩頭說：

「喂！別在夜裏做夢罷。夢裏的天使都是神聖而又純潔的，當心褻瀆了她！」
他們更難堪了；有些，那種窘態簡直是形容不出來的。

雖然我不相信那麼簡斷的解釋，對於戀愛；但我也不能相信一般認為是那麼神祕的解釋。可是，現在怎樣說呢？我簡直給迷住了！我究竟說不出來這類糾紛是什麼回事。這件事來得太突然了，一下子突擊得我不知道所措了。唉，可怕的不幸啊！我會被帶到一個什麼地步去呢？我真想不到。

.....

今天上午，我到了玲那兒。

她還沒起來，懶慵慵地半側着臉睡着。朝着街面的可以透進一點陽光的窗子，給墨綠的窗帷遮得密密的，這黑暗的連白天也都得開燈的房裏，充溢着一種使人溫暖得懶散的霧圍，那像是從玲底床上散發出來的。

我開了燈，很生疏般環視着四周；望望那灰黯的牆壁，髣髴是被陷在一個狹隘的樊籠樣的，我感到了窒息。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才坐下來。這使得玲那麼顯然地看到了我底苦惱。

她起來了。黑長的髮髮散披在白的圓潤的兩肩上；在她伸起懶腰的時候，我看見了那起伏的飽滿的胸脯，和那沒有脂粉掩飾的臉。我迷亂地帶着憎惡的心情掉過頭去。那可怖的臉！在沒有一絲陽光的陰黯中，在黃昏的燈下，是顯得蒼白而又憔悴。

悴；那雙眼睛是灰黯的，尤其是有那微紫的眼圈襯托着……但一刹那，在鏡子裏的她，是美麗的：她清秀的寬廣的額，那麼白晰，像是閃着聖潔的光靈，長長的眼睫在半閉擁着眼的時候，是深深有着神祕的憂鬱一樣；它永遠是蘊藏着一個不可解的謎。她笑了，一個多麼令人迷惑的笑啊！我望着，望着白雲浮蕩的天邊似的——遙遠又迷離的。我站起來，帶着沉重的悲哀的心情徘徊，我想起那遙遠又迷離的，髻髻曾經在一個時候從我身邊悄悄地逝去的一些記憶；我想到我底朋友葉——一個曾經熱戀過玲的，我想到了我怎麼被葉帶到玲這兒認識了她，我想到我怎麼愛上了她……我苦惱地幾乎要迸出眼淚來。

「你有什麼事？」她睜大了眼望我，一面梳着頭髮。

「沒有什麼！」

我走到窗前站住，拉開窗帷開了窗子。溫和的風也吹落了許多桐葉，天是碧清清的亮爽，祇遠處，帆也似地浮着片片白雲……這秋天是可愛的。

我走近她底身邊，看見她那麼利害地落下的頭髮，我接着就突然感嘆般說：

「你也瘦了！」

她沉默着，但很快地悲哀地濕了眼睛。

.....

她常常是這樣苦惱我，但好像我也苦惱了她。她在我面前，鬍鬚常常是故意似地和她底一些男友那麼放蕩不忌地嬉笑；不過我沒有一點嫉妒，我祇是覺得，非常苦痛地覺得：那不是她。有時，我也會悄悄地在她熱鬧的時候開了門走了出去，但多半是候着，只等到她底那些朋友都走了，我又跑進去和她對坐着；我想說點什麼，望着她那麼懼怯地不抬頭，我却從來沒有開過口；我們只靜靜地坐着，讓一陣夢樣輕飄的傷感纏着，迷住了似地沉默。往往我是有了一個沉重的嘆息才起身，這時候，她往往也是含着淚的。在這里，我像得着一個快意的安慰；我想：這才是她。……

可是，天！我愛的好像並不是這個她哩！

我又站起身子徘徊。走到門口，拉開門，我像被那明朗的天氣所引吸般，惘然地走了出去。

我像是從一個黑暗而又憂鬱的石窖裏走了出來一樣；心沉重得像鉛塊。身子簡直如同在重壓下飄蕩起來。

.....

五

昨天晚上有幾次，我走過玲底家都沒進去。從那墨綠的窗帷上，我看到了些人影閃動，我也聽見她那響亮的沒有憂鬱般的笑，輕飄地落了下來，在我這靜的街上蕩漾。

一種說不出來的苦惱纏住我，我感到我是向一個那麼深邃的空洞的滑道裏

跌了進去，沒有一點什麼可以讓我拉住停留下來。

很久了，我不和往常一樣去那麼苦惱她，好像兩個人都厭煩了，厭煩得發膩。

我覺得我不是愛她，我愛的是另一個，那是溫和而又真摯的；但它和我隔離得很遠，我想不起來是怎麼會離開了它，迷惘地；正如跌進那滑道裏去的時候一樣。

我記起了那天晚上的事：

在一個落雨的夜裏。是初冬的天氣，我和玲圍着火爐坐着。房裏靜寂得難耐，祇聽見她撥炭的聲音和呼呼地燃燒得通紅的煤塊在喊叫。那是一個多麼寂寞無聊的時候，我時時打着呵欠。

「唉！」——她忽然地嘆息起來，並傷心流着淚，被一個什麼悲痛的記憶感動了似的。我覺得有些厭惡，於是不做聲地走開了去躺在床上。可是她也接着跑了過來，一倒下來就伏在我胸前痛哭，狠狠的，歇斯的里地呢喃着，用她底牙齒咬我。

那一剎那我確實是被她感動了，我滿蓄着淚，撫着她底頭髮，心頭湧着地想

說：

「咬罷！唯願你能咬破這一顆熱誠的血心！」

然而，我迷亂了。我墮進一個飄渺的迷夢中去了。鬍鬚我祇感到一個溫暖，那是我常常期待的渴望的溫暖，我底心在她飽滿的胸脯下狂跳了起來；我想擁抱着她，那麼緊地圍着她底柔軀的腰……但她底熱淚浸透了我底胸前，當我用手去撫她臉的時候，我觸着那塊冷溼的淚跡，觸着冰樣的，我寒噤般在全身湧起陣痙攣；我支起身子，把她放在床上睡好並替她蓋好了被。我用冰冷的顫慄嘴唇吻了吻她那熾熱的額就默默地走了出來。冷的雨滴在熱的額上，我清醒地爲我惡劣的心情驚異了，我羞恨地憎惡地滴落着淚。

像是經過一個可怕的噩夢般，我整整地有一夜睜大了眼，懺悔似地含淚地望着那漆黑的天。

.....

我並不愛玲。但我是在這麼苦惱着自己。髻髻有一個可厭的東西在我腦子裏作祟，那麼逐着我向那可怕的滑道裏跌去……是「愛」麼？！天假使是的，不，根本不會是的！我不相信它會是這麼可詛咒的東西！

但是，我是在追逐些什麼呢？我這麼苦！我徘徊到很晚，直望見她房裏的燈熄了才回來。

四

我真不曉得是怎麼度過了這些日子。

可怕的厭倦和沮喪使得我什麼都像失去了平衡地不安定；唉，我簡直失却了我自己在牠失去的時候，我曉得，但我讓牠去了，對我自己，我都是那麼憎恨了。

我料想得一點都不錯，這是件大的不幸；我簡直是除了在它面前顫慄以外，我

真不知道我該要做些什麼才好。

沒想到，葉來了。我是正懊惱地躺着，驚喜得幾乎要叫了起來；但我那麼乏力，我伸開兩臂，隨即却捧着自己底頭流起淚來。

他變得那麼生疏的樣子，我相信，我們間就祇有一個過去的友誼存在着；其實這過去的友誼也是很平凡的，有一個時期，親密了，我們却又分開了。

在他失業的時候，他跑來找我；那時候，正是我一個人住得很膩的時候，我於是就說：

「好，你來和我一起住下罷。」

他點點頭，於是住下了。在日常生活中，他是慣愛緘默，常抑壓自己底情感，而我恰巧相反，我是一個隨時都會燃燒的火坑；這樣，我會有點懊惱不應該找他來和我住；我想起在我們僅僅同學過一個學期的期間，我都是不願接近他的。

他不大在家，多半在外面跑；找職業並做他自己做的事——我從來沒有問過

他。

有時候我和他也曾有過親密的友愛的散步，我們談論各樣的事，常常是熱情地爭論得臉紅，但在談到一個平靜的時候我們也常常相對而笑。

他有一張忠厚的臉，額很高，有很美麗的鬚髮；他並不漂亮，但他確是一個可愛的人，他有一雙帶點微微灰綠的像是很深邃的眼睛，常常是使你看見那有些憂鬱意味的熱情的光，而且，他底不平凡的談吐中，那種溫和平靜的態度是很容易使人傾倒的。

記得他在我這裏搬走的時候，他是那樣說，那樣熱誠却又感情地說：

「我們都是一些太熱情的孩子，這熱情常常使我們變得非常可笑地傷感。我想你知道：我是想把我冷靜一點，堅強一點，我們是太怯弱了。」

「人底感情是可怕的：有一個小小的火引，它就會火山樣爆發的！在我們各人做各人底事的時候，我們或者是壓制了情感，或者用別的熱情代替了，於是，我們彼

此都好像是疏遠而又陌生的；但是，在晚間，或是在沒有事的時候，我想你也覺到過，有一個可怕的東西會從遙遠的地方飄過來苦惱你：那許是寂寞……不管它是什麼，總之，這是我們底根性：凡是困苦或艱難的事情不能讓我們傾洩了我們底情感的時候，我們往往離開自己去找夢幻裏的美境來沉醉自己；這樣，是容易使我們滑腳走脫了軌道的……我爲這苦惱得真夠受！

「我們在一起，好像是有點安慰，那是互相交換似的；我們可笑地把自己牽扯到那種傷感的沮喪或興奮裏去！這是一點都不需要的……我想一個人住，我就想把我自己鎖在屋子裏，我鎖起房子來——那就是說：我要把我底情感鎖起來，鎖在一個沒有發洩的地方……」

「那是不可能的，我想。」我惶惑地說。「那你想，你會變成一個什麼樣子的人……沒有點情感……不，反常地把情感抑壓住，不讓它有一點發洩，那可能的麼？」

「不會像你想像得那麼壞哩！我會去找點別的東西安置我底情感的。」他苦

笑着說。

「但那總歸是極苦惱的事。」我總覺得那是反常的而且好像違反了人性的。

「不過，在你底情感走滑了腳的時候，也是極苦惱的哩！」

我爲這問題所苦惱，我不能再說什麼；於是，我們就這樣分開了。

.....

我想起了那些話，我想：「難道這就是他說的，走滑了腳的苦惱麼？」我拿開了我底手，看見他那麼注視着我，我有點慚愧了。

「你越發變得傷感了！」他說了，坐了下來；休息般安閒地翻翻我桌上底一些書，如同往常一樣，能夠維持很久的沉默是在我們之間爬了起來。

我不知道在想些什麼，好像有許多的話要講。但我一句都說不出來。

「你現在常到玲那裏去麼？」他翻見一張玲送給我的相片，問我。

「這有好久沒去了。你去過沒有？」

「我？」他好像有些驚異樣地說。「我從來沒想到要到她那裏去。」

「你一點都不愛她了？」突然地問了，簡直覺得我已經變得多麼的卑污。

「你這是什麼意思，你不都曉得這件事？」

我望見他那平淡的略有憤怒的臉色，我羞愧地幾乎要流出淚來了。我終於說了，像夢囈一般地低喃：

「我曉得……我底意思是說，我不能夠這樣；我追逐她這麼利害……可是，我想你會相信：我並不愛她——唉，這難說，我真不曉得怎麼回事，我一點都不能抑制我自己！」

「我好像告訴過你？」他同情地望着我，「玲是一個狂熱的女人，她不是一個像你要愛的那樣的女孩子；告訴我罷，究竟是怎麼的？」

我把一切的經過都告訴了他。他那麼靜靜地溫柔地聽我說完了，站起來嘆口氣，拍拍我底肩頭說：

「我說，丟開了這個女人罷！這不是愛，這是可怕的情慾……最好，你想點別的法子把你底熱情發洩發洩罷。」

我覺得他這樣說簡直污辱了我，他看我是這樣的一個墮入卑污的情慾裏的人。我報復地問：

「那麼，你以前愛她，也祇是可怕的情慾底衝動麼？」

「也許是的，」他猶豫地又說，「那不算愛！」

「什麼是愛呢，愛也許是什麼神聖的屬於靈方面的罷？」我極力諷刺地說。

「我沒有法子來和你討論這件事！也許我也不明白，不過，我勸你把熱情用別的法子發洩是不错的。我記得你好像對我說過，你愛的一個女孩子，她叫什麼約的——又是什麼回事呢？照你所說的：她是被你當作聖女般敬尊她和愛她的。」

這可謂咒的人傷了我了；等他走後，我躺在床上哭了起來……我看見她——我尊敬她和愛她到一樣程度的她——那麼黑大的閃着溫和慈愛的光的眼睛。

人這東西，是多麼難以捉摸的。

我記得，葉是曾經那麼苦惱地熱戀過玲的；你真不會相信這是他那樣一個沉默的人說出來的事情。

那好像是一個溫暖的春天的晚上；沒有星，月光從那黑的張開了口的野獸似的窗口爬了進來，像一塊銀色的絲絹般攤得滿房的。

我半夜醒來，看見葉睜着大眼望着夜天。這樣子，有好幾夜了；我這天忍不住了，我叫着問他：

「喂，是什麼事啊，這樣子！」

他祇是擺擺頭，沉默着。但一會，却冷冷地，不耐煩似地回答：

「沒有什麼，我這一向，是這樣——想是病了。」

「我想是神經的病症吧？」我不高興他那樣子。

「也許是的，」他完全沒注意到我底諷刺。他却那麼誠懇地望着我，在嘴角掠過一絲苦笑，說：「這都是年青人愛犯的毛病哩！而且……多半是在戀愛的時候……沒有比這再利害的了。」

「我底朋友！」我突口就驚異地叫了起來。「你是說，你在戀愛麼？」
我開了燈；我看見他那麼孩子般高興地濕潤了眼睛。

「我不過是這麼想……爲什麼開燈呢，有月亮照着，很靜的，這不是很好談話麼？」

「好，你告訴我罷！」我關了燈，披着衣服坐了起來。「我想，這一定是個很美麗的故事。」

「你記得我帶你到玲那兒去過一次麼？」他問。

「就是那一次那好像是冬天裏……」

「是冬天裏，是的。」他打斷了我底話頭。「我記得：她穿一件有着白皮領的外衣；在火爐燃得很暖的時候，她臉上底紅暈，被那雪白的皮領襯得多麼的美麗！」

「你就是愛的玲麼？」我問。

「是的！」他平靜地把他底手放在胸前，像祈禱般呢喃地顫抖着嘴唇。「不知怎的，在我一見她的時候，她那雙熱情的閃光的眼睛就攝住了我，她那麼活潑，簡直像一隻可愛的貓子……也許我是才見到這樣的女子；不過，我相信，她不是一個女孩子，她是一個狂熱的女人！當她那麼放蕩地而又友愛地撫問我的時候，我真不能忍受，她像是嬉弄着一個孩子——我是可以從她眼裏探出那種嘲笑意味的眼光來的。但是，我那麼熱誠地並尊敬地愛她，很多次，我想說我愛她，可是，我沒有開口，我怕那狂放的沒有顧忌的笑，會傷了我這顆真摯的心。我不懂得；她要什麼呢，除了那幾乎也是使她發膩了的男子們底調笑和醜惡的舉動以外是？的，她是一個狂熱的

女人……」他憂鬱而又寂寞地感嘆起來。一會，他接着又說：「我說不來我怎麼熱戀着她……有時，我想：我愛上這樣的一個我不能懂的女人，是太不幸了；我記得她對我說過這樣的話：『你愛我麼？』她好像感到寂寞似地說：『愛我，是多麼幸福的啊！』但是當她望着我興奮地紅了臉時，她發狂似地笑了起來……在那時候，我恨不得簡直想抓住她底頭髮……」

「她是一點都不愛你麼？」我同情地問。

「不，一定不會！」他武斷地說。「她不會曉得什麼是愛，什麼是寂寞！」

「不一定，」我說。「也許她正寂寞着。」

「一定不會！不過，我是不明白她……」他沒有繼續講他底故事；顯然是苦惱起來了。

我和他一樣，沉默着，睜大了眼望着窗外的天和月亮。整整一夜，腦子裏不知在想些什麼。我鬚鬚老是聽見他在呢喃：

「我不明白……」

的確，我不明白；這些事是那麼難以透測。葉現在是不愛她，並且把她遺忘得像一個飄渺的夢一樣；當你問他的時候，他會提不起一點精神地說：「過去了好久的
事哩！」

多久，不過是一年麼？而我，我竟變成這個樣子！這從那裏說起……

六

我今天找到了我自己。天，算是這樣的罷。

晚上我到了玲家裏，她和着衣睡着了。我替她搭上一床毯子，無聊地便想走；但我看見了一張紙，我站住了，那上面寫着這樣難以令人相信的話：

「說是不想他，我自己都不信！幾天沒見了，今天碰見他，雖然他是那麼不經意

她望了我一下並沒有說什麼，我却是多麼地心跳呵……」

多麼不可解的事啊！她愛上一個不注意她的人！我全身強烈地起了癢變；當然，這給了我一個大的打擊，雖然我很苦痛，但也有點同情；我髻髻看見我們這些迷亂地跌進這苦惱的圈子裏的人們，那像是一些碰到那可厭的污醜的蜘蛛網裏的蒼蠅一樣，在悲呻和掙扎，盡了所有的力量。

我揉碎了那張紙，像捻着我底心似的；我伏在桌上，從來沒有的暢快地流了淚。

「喂！你在做什麼？」

好像是被驚醒了，她叫道。

「沒有什麼，」我拭乾淚，抬起頭來望着她異常地笑了。我說，「玲，你今天好像很高興哩！」

「爲什麼不呢，要像你這樣？」

「告訴我，爲什麼這樣高興？」我是明知故問，心一陣陣地苦痛着。

「告訴你，你不會懂，沒戀愛過的孩子！」她驕矜似地跳了起來。

我抽了口冷氣。她記得我是個沒戀愛過的孩子，但是，假使她曉得我現在的這些苦惱，她將說些什麼呢？

「唔，我不懂得，」我背下她寫的：「雖然他是那麼不經意望了我一下並沒有說什麼，我却是多麼地心跳啊！」

「你！」她睜大眼睛，像一頭被愚弄的野貓般跳過來，不知是高興呢，還是討厭地蹙着額頭叫道：「唉，傻子……那麼，怎樣呢？」她異常嚴肅地問。

「什麼怎樣？」我不明白她底意思，她這麼嚴肅是從來沒有的。我有些氣餒地想：「真是傻子！難道你要對她說你愛她麼，在現在這樣的時候？」

「不要這樣，我告訴你，沒有什麼希罕，」她抓着我底手說：「我有點愛他，你不必問他是誰，他是有點可愛的，但是，你說，他會愛我麼？」

「這怎麼能說呢？」我真不知道應該怎麼說；我望着那張懇切地堆滿着渴望

答覆的憂愁的臉。

她顯然是失望了。她憂鬱地半閉着眼，走向窗子前。她不停地用手去撫觸她底額，如同一個患熱症的人似的。

我走過去撫着她底肩。我把我底情感拉回到一個極友愛的地步，同情地安慰她說：

「不要這麼苦惱！這東西很古怪……愛是常常潛伏着的；也許在你不注意的時候，他說不定也愛了你哩。常常是這樣的……」

她微笑地掉過頭來，但隨即勉強地笑了起來：

「不要再提到這些事罷，多麼優的人……你近來好麼？怎麼這麼久沒來哦，約有封信來問你。」

可是她是這麼不安定地亂無程序地說話。

我接過她給我的信，我看完了，一個記憶掠過我這久已麻痺了的腦子，我覺得

心像重新跳動了起來。我看見了那一雙黑大的眼睛，是那麼含情地溫柔地憂鬱着似的……

「你爲什麼不給信她，」玲問，「她是不是愛你？」

「不，不！」我迷亂地說，「她是有了愛人的。」

「傻子！有了愛人和你愛她是兩件事哩。」

「不管牠……」我煩惱地說，「可是，你爲什麼要告訴她，說我在這裏……」

……

我記起來，我愛着另一個靈魂，她是真摯，溫和，從那黑大的眼之深處，我曾經發覺有一個稀奇的東西——那是溫柔的慈愛——在裏面；但我覺得是我自己猜錯了。當我離開她那裏，我想忘了她，但我總髮髻失却一件東西，我渴求的一個安慰，可是我離開她太遠了：當我這一點都不能忘記她想念她的時候，我却闖進了另一個靈魂裏去了，我被那狂熱的或許是情慾的火焰把我燒壞了……

「多麼殘酷的事啊，我們都被播弄得這樣！」我想，我站起身要走。

「走麼？」玲問：「什麼時候來？」

我搖搖頭，沒有回答；我伸出手，像是覺得我要到一個遠遠的地方去似的。

玲送我到門口，我還是沉默着；當她揚起手，送別一個將長別的愛友般濕潤了眼睛的時候，我寂寞地苦笑了一下。

「從此再不來了麼？」

玲苦笑地問；但在我還沒有答應的時候，却先掩着臉跑了進去。

冬天底狂風在空洞地喊叫，飛向遠遠的地方；月色朦朧，天那麼陰森地灰黯着。我沉重地踏着積雪，一步步像陷進一條泥濘的不可脫拔的道路；雖然我想到那一對黑大的眼睛，那像是一對明燈照着我使我很平安地走，但是在這昏濛的狂風中顫抖的燈亮是多麼可憐地弱怯，它時時都可以熄滅的啊！

當過去的幻影一幕幕閃過時，我又感到是一層層地在跌落下去——滑道是

那麼深。

我迷亂地墮入重重幻覺中去了，我恍恍惚惚的，好像碰見了葉。他望了我一眼，冷冷地說：

「喂！該可以把你那熱情發洩發洩了！」

「不，不！我現在沒有熱情了……」我痙攣地叫道：「也許你說得對，可怕的情慾纏住了我……不，我不明白……」

孩子般，我失去自尊地傷感地哭了。

我呢喃，喊叫；但抬起頭，我沒見葉。岑寂的空曠的街上只我一個人，我祇看見了我自己。

.....

畢 業

志強懶散地從學校裏走了出來，像已經非常地疲倦了。

輕輕地嘆了口氣，站在學校門口向右邊的一條街望了一眼——那是他熟稔得發厭的，回家去的路，他擺擺頭，往那直下江邊的一條冷靜的街道走去。

「志強！不回去麼？」同出學校的大偉問。但不等志強答應，趕上他和她並排着走了。

是陰黯的黃昏時分，街燈早亮了。風不大，雪花在隨意地飄飛，不停地撒在那快白了的一些屋頂上，枯了的樹梢上，和老蓋不了車馬和人腳蹟的泥滯的街上。

志強不時用留戀似的眼光回過頭來望他底學校，但隨即又低下頭向前走，望着自己底踢得雪渣四濺的腳。

「明天考的統計預備了沒有？」大偉問。

志強沈默着。停一會，他只聳一肩，輕蔑地苦笑了一笑。

大偉側過頭來冷冷地望了他一眼：「那末，你打算怎樣呢？」

「打算？」他像是惶惑地說：「橫豎不能畢業，打算什麼？」

「假使能夠畢業呢？」

他粗暴地說：「我不是已經告訴你，我今天考得不很好麼？」

「不過，萬一能及格呢？我底意思……」

「再說罷！」他嘆口氣，抬起頭望已經黑了的天空。他隱隱地起了一陣厭煩的反

感：大偉是曉得自己對於會考是沒有法子準備的，爲什麼還要這樣問呢？也像別人

一樣，來譏諷他，嘲笑他麼……

「也許我不了解你，不過，我總覺得你自己不能是一點打算沒有！就僅僅憑三

年來的時間說，你也得想法去拿這張文憑。」

「我不相信，拿了這張文憑就會有飯吃！」他有點不高興，大偉這樣的嚙嚙。

「但至少也不會對你有什麼害處！」

他再想不出什麼話來說，但覺得很傷了自己底自尊心。心頭簡直有點憤慨了，他低下頭來，使勁地用腳踢着雪渣。

「不早了，回去罷。」大偉拍拍他底肩膀，也不等他答應，轉身就走了。

「嗯……」半天，他才對自己答應着，但他還是向前走。他覺得大偉也是那麼冷眼在看他。三年來的友誼都是假的，大偉一點也不會真正地了解他……突然感到一陣辛酸，他眼睛都讓濕潤了。

雪是下得更大了，白茫茫地織成了一片；那在雪網中掙扎蠕動的人物，像一些陰影。

「回去吧！志強自己想。」

但是家，他底家是那麼狹隘而又混淆着陰黯和潮濕；弟妹們底燥亂和啼哭，母

親低聲的幽靈似的嘆息，父親暴躁的詛咒，那更是窒塞得連呼吸都使他感到很困難了。

「簡直不能讓你靜靜地看點書呀！夾緊了腋下的書，他費力地噓了口氣。」
「往哪兒去呢？」像感到寂寞得連個去處都沒有似的，白的雪花，黃的燈光，使得他底眼睛變得異常地模糊了。

一走進胡同，他頓時又像跌進一條暗道似地心煩意亂：望着黑漆斑剝變成了灰黯色的大門，就像可以嗅得着裏面的霉濕的氣味一樣地使他感到難耐的窒息了。

推進門，走過一塊四方的小的天井——在那裏，現在是被雪蓋住了一些污濁的泥水——他在廳堂裏歇下了。一家都正圍着方桌在吃晚飯。那一盞慘澹的燈，在一些枯黃的臉上滿擲着陰影。

母親很快地站了起來，一面帶着溫柔的憂鬱，微戛地問道：「怎麼這時候才回來呢？」一面叫弟弟跟他拿碗筷。

「我不吃！」他一眼望着父親面前的酒瓶，心頭突然地湧着憎惡；他不耐煩地回答着，在一把靠椅上頹喪地坐了下來。

「累了罷……」母親焦急地問。

「你讓他歇一會。」父親呷了一口酒，冷冷地攔着母親說別的。

他覺得淚只想往外湧，便拿起一本商業史看；但他看不見一個清楚的字，眼前只是一些黑點點在亂飛。他無可奈何地又放下書，發怔地用生疏的眼光呆望着陰關的四圍。

在正面掛着的一幅山水畫，被灰罩着，暗黃的；對聯的紙已經呈着乾血蹟般的顏色。香几上並排着發烏的銅香爐和臘台；在那後面不遠的地方，還掛着一張聖母像和一個十字架，也蒙着很厚的灰了；十字架上底耶穌底臉面也就顯得非常的灰

黯和愁苦。在他底書桌上，整整齊齊地在架上排列了一些書，上面有很厚的灰，祇能從側面才看得出那是些新的書，沒有捲角，都像是沒有翻動過的。在桌面，練習簿，報紙和新雜誌凌亂地放得滿滿地。

左右邊牆上掛着的一張十多年前的像片：他那時候還祇四歲，很清秀的樣子，在腋下挾着很厚的洋裝書，但懷裏却擁着一隻假毛狗；父親很有神氣地站在母親後面微笑着——那是近多年從未有的微笑，母親很飽滿的面部堆滿了年青的笑，在眼裏閃着溫柔並弈弈有神的光。他望望，不禁又掉過頭來望：現在，母親是那麼瘦削而又蒼白，眼裏滿都是憂鬱；父親底兩鬢都已經雜着許多亮白的頭髮了。

兩顆清瑩的淚珠在他眼裏滴了出來。

父親叫了聲強兒，但嘆口氣又沒做聲，母親極焦急地跑了過來問：「怎麼啦？」
「沒有什麼。」他擺擺頭，但眼淚是更暢快地流出來了。

「躺一會去罷！」

他站起來到房裏去，一頭就躺在床上，心情已經平靜得多了。但母親在床頭悄悄地拭着淚。

「媽！你去，我要睡一會兒。」

他平靜地躺着，但不論怎麼，腦海裏一點也不能安定，雜亂的思想一刻也不停止地在潮湧。明天的考試就決定了三年的成績，但他一點也沒有準備。他根本不相信他學習的一切，什麼用呢？他很簡單地認為這些都是對自己並對旁人的欺騙；人生活，是應該學習點別的——雖然不能十分清楚地感到要學習什麼——像這種才能和學識，在那些庸俗的教員嘴裏講授的，和一些同學那麼虔誠地學習的，都是欺騙！

他一向是傲然地覺得他底教員和同學是愚蠢，但明天他就要在這些愚蠢的人底面前受無理的諷刺和嘲笑了。他苦惱得利害，那些死板的東西縛得他緊緊地，他一點也不曉怎麼去準備它，但就是要這些東西向人們去炫耀哩，人們都覺得那

是值得注重的。

他有時也覺得：敷衍這些並不是十分艱難的事，但他自己很快地就否認是因爲自己懶惰，他憎惡自己底環境，並且想奮鬥，從陰黯和窒息中掙扎起來；但一個十八歲的孩子底力量是有限的，在一些困苦的抑壓下，他已經是很疲乏而又脆弱了。常常憤懣使得他去喝多量的酒：他想沉醉自己。但是，這祇使他還沒有健壯起來的身體受了傷，而且一些憤懣是往往變成了感傷了。

「好些麼？」母親不知在什麼時候悄悄躡着脚步走進來問。「明天該是還要考罷？」

「我曉得，不死總要考的！」他悲怒地說了。他覺得母親一點也不憐惜自己現在是多麼苦惱和疲乏，爲了那考試。

「你這孩子……我不過問問……你就……」母親顫慄着說不下去了。

他望着母親那張焦慮的臉，他想到她是怎麼把一些希望寄托在他底身上，他

有點悲哀了。他已經絕望了，他失掉了一切的自信；但他絕對自信他沒有能力把那功課預備得好些；三年來，他除了爲敷衍考試才去翻翻書以外，他從未動過牠，要在這一兩天內全看過一遍都是不可能的了。他越想越絕望，他可憐自己，和自己底母親，但這正和憎惡自己和母親一樣。

「媽，我要吃點稀飯。」他極力裝着和悅的樣子說。

「你起來散散，我替你去煮。」

望着母親那麼慈愛的樣子，不禁覺得剛才太傷了她底心了，於是勉強站起來，裝着高興地走到廳堂裏去。

吃飯的時候，母親慈愛地陪他在一旁坐着，問菜的好壞。但他一點也不感到什麼，菜都是那麼苦淡的，雖說他口裏是答應着好。

他覺得母親是太可憐了，憎惡着自己，心頭不覺隱隱地難過起來。

吃完了飯，他不安地在廳堂裏往來躑躅着；祇要一抬頭，她就碰見了母親那疑

惑的不安的視綫。「出去罷！」他想，於是他拿了圍巾和帽子。

「出去麼？」母親膽怯地問。

「到姨媽家裏去走走。」他圍着圍巾，想了一會，一面答應着，一面就走了出去。雪在團團地飛；夜，行人少，地上到底給鋪上很厚的雪了。有一陣凜冽但是清新的寒氣飄蕩在空中，他貪婪地呼吸了幾口，心頭像是暢快了起來。他很快地走了。

到姨媽家，問了女僕，說姨媽出去，祇表姐在家；便悄悄地跑上了樓去。

表姐正伏在桌上出神地寫什麼。長黑的頭髮，散下來，掩住了半邊漾着紅暈的臉，她一點都沒覺得他悄悄地站在她背後偷窺；看見是一封剛開始寫給他的信，不禁笑了出來。表姐一回過頭來望見他，臉都紅了。

「你，不要臉！怎麼偷看人家的信？」

「寫給我的，怎麼看不得？」

「你以為我只跟你寫信麼？」她裝着生氣的神情說。

「對不起，我還不曉得你另外還有一個強弟弟哩。」

「你又胡說！她紅着臉笑了。『你怎麼這時候跑了來！』

不曉得爲什麼，他突然有個奇怪的感覺；他苦惱地問自己：『爲什麼要來呢？』

他簡直想馬上站起來就走。他很粗暴地回答了表姐問他的話：

「這時候怎麼來不得？」

「明天考，今天佛脚都不抱麼？」表姐還是嘻笑地說。

「來不及了，」他忽然望着表姐苦惱而又頹喪地說。「我一點都沒有預備！」

「不要那麼想……」

「真的，我不能畢業的！」

「我不相信你會這樣……」

「什麼，不長進是麼？」他攔住她，冷笑道。但隨即又懊悔了。爲什麼把自己說得

那麼樣呢？

「我是說……」她有點憂鬱地望着他說。「你怎麼這麼大的脾氣呢？」

志強不做聲，緘默地但看得出是焦慮地在徘徊，好一會，他驀地跑了過來，抓着表姐底手——他底手是那麼冰冷的——吃吃地道：

「告訴我！表姐，假使我不畢業，你——」

他說着，望見了表姐臉上自尊地含着微怒地起了紅暈，他垂下了手。他兩膝起了顫慄，他感到自己是那麼低卑得可憐；他怔然地向四周望望那些華麗的擺飾，想到了姨母冷情的眼光，和過去自己怎麼在表姐面前抑制住熱情……他自尊地一轉身就跑了出來，隨便他表姐怎麼叫他。

他在雪地裏跑了一會，才慢慢地緩了脚步；望望黑的天空和白皚皚的雪地，他像是很平靜地問自己：

「我還要做些什麼呢？」

一陣辛酸和傷感壓緊了他，他覺得疲乏得很利害，喘息着連呼吸都吃力起來。

他想到他底身體近來是更加衰弱了。剛才因跑動而冒出的一點微汗，現在是在背脊發冷了；他全身不禁起了一陣輕微的痙攣。

第二天剛顯魚白色的時候，他就醒了。推開窗子，呼吸了一口凜冽的寒氣，身子都顫慄了起來。但他還是起來了。他想：在這清早或者可以偷點時間強記點東西罷；但是當他把書拿到手裏，他不曉得應該記憶些什麼才好，都是那麼生疏而又必須記住的。統計底那些表格和公式，更使他無法記憶，那是多麼繁雜；黑的點，弧形的線，一排排列着的數碼……交錯着，構成了一些不可解的圖表。他不禁又恚怒地丟開了牠。

「看點什麼呢？」他嘆口氣，問自己。望望那一排整齊的課本，覺得頭都發脹了。

他極力去想別的事，但他只看見些冷嘲的臉面在眼前飄蕩，怎麼也不能把思

想聚集起來；他雜亂地想到不能畢業以後，他想：做些什麼好呢？他家裏是再沒有能力供給他讀書了，而且自己也的確不願再讀了。但是有什麼事好做呢？一個十八歲的中學生，他認為必須的學識和才能不過是理想，有很多的地方需要的正是和學校裏類似的死板的，但又不完全是學校裏所學的東西。他是還祇十八歲的青年，他想他應該還有光明的前途。難道就要在那些庸碌的刻板的生活生存下去麼？

「不！」他絕望地想着。末了，他掩着臉叫了起來。

「強兒，就起來了麼，還早吧。」母親驚醒了地問。

他不耐煩地答道：「還早麼，七點半了。」

「要什麼嗎？我起來弄。」

「我走了。」

砰！他已經帶着門出去了。他不高興聽母親那些仁愛的話。他想到世界上就沒有一個人能夠明白他，他簡直有點悲哀了。

到學校裏，在那雪地上，有不少的人躑躅，噙動着嘴，像是在背誦着什麼。

他發覺自己書都沒有帶，於是在一個較靜的地方，他獨自坐着眺望。他覺得那些人是多麼可憐，都是把自己活生生地壓在那一些無用的死板的功課底下的。

「王志強：你想你會畢業麼？」一個叫劉仁忠的同班學生跑過來問他。

劉仁忠是一般同學叫做「神經」的。他是一個瘦削而又蒼白得很利害的二十歲的青年。他沒有家，很艱難地考進了這商科學校；但他一點也不像平常那些窮苦的學生一樣用功，他常常把書攤在桌上而低着頭去沉思些什麼。他並不聽講，有時像偶爾記起來似的，當他站起來問教員一兩個問題的時候，往往是使得人發笑，或者引起一些自認爲聰明的同學嗤嗤的冷嘲。他祇有無可奈何地但是非常憤慨地坐了下去，於是他底問題是從來沒有得着解答的。他說話的時候喜歡裝着很滑稽的樣子，和諧談的調子，可是這祇引起對於那笨拙的動作感到討厭；所以，他是孤獨的。有一個時候，他對比較接近一點的同學說：他覺得這世界是空的，他要修道去，

練金剛不壞身——確實，他是非常不健康的。因此，很多同學一聽他講話就先叫了起來：「聽啊！聽劉仁忠講神話！」

志強平日對於劉仁忠是有點憐憫的，但現在望着那樣子是非常地憎惡，他沉默着不做聲。然而，劉仁忠更討厭地叫了：

「啊，你靠不住！你有點怕。」

「去你的吧，」他不耐煩地說了。「別講神話。」

劉仁忠很快地變了臉色，不笑了。志強曉得是自己剛才的話傷了他，但自己是在憤怒中，所以還是強硬地掉過頭走了。

大偉和一般平日用功的同學在一起。往常，他一向是和志強很親密地在一起的，但現在他望見志強也不過來。志強非常難過地走開了，他覺得大偉是那麼卑鄙，爲了想那些書呆子給他一點幫助，就連自己很親密的朋友都丟開了，多麼自私的人呀！

劉仁忠悄悄地又跑了來——臉白得怕人——他嚴肅地問：

「志強！你剛才真向我發脾氣麼？」

「好玩的，你怎麼當真了……」志強望望他，想到自己也是孤獨的，同情而又難受地說。

劉仁忠像孩子似的微笑地嘆了口氣，說：「不過，你今天總有點不高興似的。」

「沒有什麼，我頭痛。」

「你想我不急麼？」劉仁忠攢着眉頭說：「娘的，我幾畝田都賣光了，我學了點什麼？娘的，回去種田都沒有資格了。——我也不怕，拿不到文憑我馬上就走！」

「你準備到哪兒去？」志強誠懇地問。

「學道去！」說了，嚇嚇地像假做般地笑了起來。

志強心頭亂潮着，不曉要說什麼才好。他可憐劉仁忠，他可憐自己。

「我也跟你去！」他抓着劉仁忠底手苦笑道。

「真的。」劉仁忠一點不假思索地就叫了，「假使你不去的呢？」

噹，噹，考試鈴打了。

志強覺得自己底和劉仁忠底手都是冰冷的了。

在走進教室前，劉仁忠還喃喃地向志強說了一句：「你不行！我是沒家的人！」在教室裏，死一般的靜。志強喘喘不安地坐着，簡直感到有點窒息，只不時和正巧坐在他隔壁一個位子上的劉仁忠交換着苦笑。

教員像是莊嚴得多，有如頭一次在學生面前抬起頭來。連那一個老是小鼠般縮着肩膀，曾經有一次可憐而又卑鄙地在驅逐他的學生底面前哀懇的教員，現在也把那瘦弱的肩膀抬起來了。有兩個監考員，都是胸襟上掛着一朵難看的紅花，賊似地眯着眼睛四下望，輕手輕脚地在那坐位底空廊當中走來走去。

接着了試卷，志強顫慄地揭了開。當他很快但又很艱難地看完了題目，他不覺

失望了。劉仁忠輕聲在罵：「娘的！」

抄了題目，簡直不知道要寫些什麼。志強偷偷地側過頭看，看見大偉低着頭在很快地寫——但是那頭一點也不動，像深怕往這邊望了一眼似的。

劉仁忠瞅着一個空，丟了一個紙條過來，叫志強向大偉要 Pass。志強自尊地，傷心地擺擺頭。他實在有點憎恨大偉了；他想到過去大偉的親密完全是帶着一個假面具的。

腦海裏一點也不能甯靜地閃掠着一些幻影：不能畢業以後的生活，母親和父親底失望的臉，一些人底冷嘲的臉，都紛亂地錯綜着在眼前幌動。他沒有一點法子把思想集中起來；勉強地寫答了一題，兩小時的時間就很快地被鐘聲敲完了。

志強絕望地，悲怒地把試卷子交了上去。統計教員冷冷地望了他一眼，便即刻翻開卷子來看下去。

「你這時候看什麼？」志強簡直想奪過卷子來叫；但一面他又想從那張冷臉

上找出一絲希望來，但結果是失望了，那教員帶着不屑的神情去開了他底試卷。他被一種受辱的憤怒壓得他說不出話來，走出教室時，他全身都在顫慄了。

「志強，你考得怎麼樣？」大偉跑過來問。

他冷冷地帶着輕蔑的苦笑望了大偉一眼，低着頭不做聲地走開了。

在操場裏，一個穿得很漂亮的西裝同學張震正在高興地說他完全收着 Pass，他得意地拍拍那些書呆子底肩膀，答應考完了接客吃飯，看電影。志強望着，覺得說不出地憎惡着他們；他自己苦笑苦笑，安慰自己地說：「這就是考試！」

劉仁忠蒼白了臉，跑過來，抓着志強底手吃吃地說：

「志強，我沒有希望了！這一課我一題都沒答……我怎麼向我姑母說……！」

志強側過頭來望，望見了劉仁忠眼內滿含了淚珠；但他沒有同情地說了：

「怕什麼？學道去！」

劉仁忠瞪了志強一眼，忽然緊捏着他底手，可憐地猶笑道：

「你怕什麼，你還有家！我怎麼辦？我底幾畝田也都賣完了。我不能畢業，姑母家就不能再住下去了。我簡直沒有地方去……」他顫慄着嗓子不斷地呢喃，像嗚咽似的。過了一會，他像才清醒過來一樣，他慚愧地勉強地苦笑着——志強覺得這簡直像比淒厲的哭還使他難受——說：「怕什麼？學道去！」

不等志強說什麼，他很快地向校外跑出去了。志強怔住了，他不曉要怎麼做，叫劉仁忠回來呢，還是讓他去呢？

噹，噹！第二堂考試又開始了。

「他會自殺麼？」一個可怕的幻念橫梗在志強底心胸前，只逢想到劉仁忠，他便不自禁地抓緊了這個幻念而抖起了顫慄。

時間是變得那麼迂緩，像一個毛蟲在爬行——它並且在志強心頭爬着，噹得他心頭隱隱作痛了。到考完了所有功課的下午，志強跑出學校直往劉仁忠姑母家

裏去。他找着了劉仁忠底表兄，他焦急地問：

「劉仁忠回來了沒有？他考得不很好，還有幾課沒考，在上午他就出來了，沒有回來麼？」

「沒有。神經病！讓他去。」劉仁忠底表哥一點也不焦慮地不耐煩地答覆他。

志強覺得沒有什麼可說的了，他告了辭悻悻地走了出來。他迷惘地走在一些熟悉的街上，彷彿他並不曉得自已爲什麼要這樣做；髣髴下意識地覺到或許可以在這裏碰見劉仁忠似的。

到傍晚，志強覺得飢餓和寒冷，他到一家酒店裏去喝了很多的酒。但當他走出來的時候，額頭沁着微汗，全身都發冷了。

迷亂地叫了一乘人力車把自己拖了回去，下車就嘔吐了起來。黑的門，遮住了他底眼睛前，像一切都埋在很深的黑暗中似的；摸着牆，腿一軟就坐了下去，只聽見母親和父親底呼喊響成了一片。

醒來時，已經是第二天上午了。他覺得身子都癱軟了，但額頭滾燙的，不時又冷得發戰。母親坐在床頭紅腫着眼睛，像一夜都沒有睡。他不禁流出了串串的熱淚。

「現在好過些麼？」母親低低地問。

他點點頭，昏沉沉地只想睡。

母親嘆口氣也沒說別的，只不時拭着淚。家裏悄悄地聽不見什麼聲息，父親在廳堂裏蹣跚着沉重的脚步；志強覺得這聲音像踏在他空洞的心上似的，他感到身子是在一個深淵裏飄落了下去。

大偉在下午來了。志強望着他，下意識地抓緊了被窩。

「我昨天去問了張先生——他說你統計不能及格——」大偉低着頭說。

「我曉得……劉仁忠呢？」志強顫慄地問。

「劉仁忠，」大偉低聲地，惋惜地說：「他自殺了……」

志強全身起了痙攣。劉仁忠底蒼白的臉，可怕的瘳笑，在眼前混淆着一團飄飛

了起來。

他望望母親枯槁的憂鬱和失望的臉，聽着父親在廳堂裏的低聲的嘆息，他想：「我還要做些什麼呢？」

一些臉，劉仁忠底猶笑的臉，表姐溫和的微笑的臉，姑母底冷冷的臉，同學和教員們底含着諷嘲的臉……顛倒着，翻動着，旋轉着，志強覺得腦海裏有無數的東西在翻騰，眼睛都花了。

「你讓我走！」他苦惱地叫着，掙扎着想起來。但心頭翻騰着說不出來的難受；有一股血腥氣從嘴裏驀地直冒了出來，他一頭又倒了下去。模糊地聽見母親淚聲地喚了一聲，他就像死了般昏了過去什麼都不覺得了。

本 份 人

我準備走；這天傍晚，我便謊言出外散步——其實，天正下着濛濛細雨——從家裏跑出來，去打聽我熟悉的船期。

江上漫着一陣茫霧，小輪船蠕動着，不時像迷了途地尖聲叫着。帝國底軍艦上，偶爾傳來抑揚的軍號聲，充滿了淒涼的意味。沒有船舶的碼頭上，怪落寞的，祇幾個碼頭伙子沒勁地縮身在躉船底簷下，靠着扁擔吸煙。問了船期，徘徊了一會，覺得江風吹着，身上底短衫是太單薄了，便繞道從正街上走了回去，我先是沿着江邊的馬路來的。

打一條窄狹的但塞滿人車的街道走過時，在一個黑的泥濘的弄口，有人叫我；因為那人叫着我底小名，我有點驚異地停住了脚步，側身到行人道上去。

借着一家店鋪底燈光，看清了那張清瘦的臉子，我走上前去叫了聲：「誠叔。」

「幾時回來的來，來，跟我到漢口飯店去。」

「我這樣子……」

「怎麼，沒穿你那藍布大褂？」誠叔露出黃牙一笑。

被他這麼一說，倒不好意思拒絕了，就不做聲地跟着他走。這時候我才端正地瞅了他兩眼，他還是老樣：面龐光光的，祇嘴上很整齊地蓄着短鬚。這麼涼快的天氣，他還穿着一身白印度綢的衣裳，給風吹着纏在身上，他那瘦骨頭架子全都給顯露出來了。

「回來多久了？」他回過頭來問。

「快一個月了。」

「唔——」他好像沉思地嘆口氣，接着就苦笑了一聲自語般道：「都不來看

我……」

我覺得有一些愧疚。我想起了他過去對我的熱心的關切。

「你跑出去一年多嘞吧？」他又繼續問。「稿些麼台子，在外頭？」

我笑笑，正覺沒話答應他，我們剛巧被一輛車切斷了。前面就是漢口飯店，他已經走上了門階；等我趕過去，他也沒有再問，就領着我上了二樓底一間房裏去。

房裏塞滿了的人，在中央，斜着角擺着的一張紅木桌，正響着「麻將」聲；看牌的人和妓女們把棹子圍得滿滿的。妓女們尖聲的笑，叫，罵，和着粗聲的猥褻的笑，叫，罵，並常帶起一陣鬨笑。在大沙發上，有一個抱着妓女聽她唱，但她常常笑斷了腔，因為有手在她身上捏摸；她時時那麼費力挺起胸唱，使我覺得那瘦的身軀簡直像一個蝦子在動。鴉片煙，香煙和濃厚的脂粉汗氣混淆的氣味在滿房裏飄蕩着，剛從清涼的江邊走來的我，簡直有點感到窒息了。

● 就是做些什麼的意思。

有人不經意地瞪了我一眼，隨即又各人做各人的去了。誠叔走過人叢時，老是伸手偷偷地去摸妓女底胸脯和大腿，被妓女故作嬌聲地罵着，自己也發出乾澀的笑聲來。

「到這小房裏坐，湖生。」

掀開一個白布簾，我跟誠叔走進一間側房裏去。我望望，我是有點不耐的心情了；這間一丈見方的小房，我簡直覺得充滿了汗臭。一床闊鋪上對面躺着兩個人在不住地抽鴉片，一個妓女就歪着屁股在那裏燒煙，在床沿坐着一個四十多歲，滿臉橫肉，有一雙眯眼的漢子，他攔腰摟着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妓女，把長的滿是短硬的鬚髭的下巴攔在她底肩膀上，一面把兩隻手抄摸在腰下蠕動着，一面和人談話。

「這是劉叔叔！誠叔替我們介紹道。『這是××的大兒子！』」

我笑點點頭，那個漢子就像覺得有點害羞地推開那個妓女，擺出手來招呼我，遞煙我抽，沒口子說：

「你坐，你坐！你老人家好嘞？」

「他不抽煙。莫跟他客氣，你玩你的！」誠叔把那個妓女又推到那漢子懷裏去。

「好好，隨便玩，莫講究。」就好像對自己說似的，那漢子頓時又和那妓女去糾纏了。

躺在床上的兩個，都站起來讓了誠叔。誠叔躺了下去，叫我坐在對面；我沒事做，就聽那個漢子和那一個戴着尖瓜皮帽子，說話搖頭晃腦，老是愛把那小帽子推上推下的瘦子談話：

「我如今不能管……」姓劉的說。「老×的事，說不對，哪個都下不來——噱雜種！又動，去你娘的！」他大概是捏痛了那妓女底哪裏，妓女不住地扭動身體，他便不耐煩地罵了，推開了她。

「不過，你家總得……看兄弟底面上，你家也總得幫幫忙。」

「沒有法子，我不能飛飯票子玩！」老劉說得乾脆，瘦子把瓜皮帽推上額頂，滿

頭汗地，望着老劉怔住了。但老劉一會又狡獪地笑道：「你真傻！人還怕錢軋了手？不過如今，噍雜種！老×的話真難說……慢慢再說吧。」

「那末，前次福記拿的款子……」

「把姆媽禽的！」老劉臉上底橫肉一閃，拍拍茶几就站了起來。「我吃了你的，噍雜種！人心不知足；我請幾次客，開他娘一個多月的旅館，爲的哪個？不叫他人「出面」丟這個烏錢還說麼事？」

瘦子直瞪眼，搖搖頭，也就不做聲地站起身子來要走，老劉這時候却又心平氣和了，拍拍瘦子底肩膀，關切似地說：

「你還叫他避避風頭。這如今，是堆狗屎也有人想沾一指頭的！」

瘦子陪着臉無可奈何的笑，推下額頂的瓜皮帽走了。

「這雜種吃了哪個底糊心湯圓？如今「貨」落水，還不撒手，倒來找麻煩！」誠叔不知在什麼時候，一下子綳緊了臉，一邊冷冷地說。

「老大！你這張嘴少管閒事。」老劉也冷冷地說，但使勁地瞪了誠叔一眼。「明天在我這裏拿十幾塊錢去用。」

「我希罕你這幾個錢？」誠叔底兩隻小眼，眨都不眨地，直望着自己手裏黃澄澄的煙泡，冷笑着說。

「我們兄弟兩個麼話不好說？」老劉帶着輕蔑的笑，在煙盤底裏扔下三張十塊的票子，掀着門簾走出去了。

誠叔先正眼都不望一下，可是等老劉走出去了，一面揣着鈔票，一面望着打了呵欠的我抱怨道：

「你這個伢，見人話都不說。」他用他煙黃的指頭敲着煙盤，感嘆地說。「太本分了！這如今，這種鬼世界，就要你鬼混才行。你看我，一把的，都跑上我前頭去了，哪個

● 「貨」是指私運的鴉片土，貨落水就是說給拿住了。

不比我強，嚼雜種！我稿一輩子，也還是「外甥打燈籠」！沒有法子，人太本分了。」
誠叔不時摸着整齊的短鬚，嘆息人已經老了，到如今還沒個好「下場。」他憤憤地罵過去一批的朋友，如今「上了台，」不記得他，倒是這一班鬼混的人講點義氣。

誠叔確實曾經做過不少弄錢的事，在「辛亥首義」和「二次革命」的時候。但是他沒有賺到錢，連一個獨兒都窮得送出去學打鐵，逃跑了十多年，影信無踪。我想到他過去底模樣：圓臉，眼睛發亮，愛穿「中山裝，」不大愛說話，老是抽煙，在煙霧中就常是愁着臉兒沉思什麼，拿着報紙，低聲地，激昂地爲嫻嫻的國事發出陣陣感慨來……又望望他現在蜷縮在鴉片煙盤底旁邊，枯瘦而蒼老，在額頭堆滿風塵的皺紋的樣子，我也不禁惹上了些老人似的回憶中的傷感了。

「你還記得以前跟李叔叔當差的狗子麼？」

誠叔忽然記起什麼來地問我；但不等我答覆，他接着把話說下去了：

「打哪裏說起？他這如今出進都是包車，在緝私局一月拿一兩百塊錢，有麼本事？」扁擔倒下來——一個「一」字怕都不認得。這如今，就是這種鬼世界。我講個笑話你聽：從前跟我的老張，這如今在做「白而生意」；自己一天就吃他娘四五塊錢，可是人倒是養得白胖的了，不曉得哪個雜種偷的些西洋參來賣給他，他不要，說了多少好話，三盒西洋參才換了點「麵子」。他吃着好玩，一嚼一根。你猜他說什麼？他說：這是什麼——胡蘿蔔干？」

我真不禁嚇地笑了一聲。但誠叔在嘴角撇一個苦笑，正正經經地繼續說：

「你笑如今就是這樣：管他娘做麼事，你要賺得錢，混混懵懵地過，蠻好讀書明

● 是嗎？

理，講本分，才真是活見他娘的鬼！老子們往常一心講清白，革命嘍本本分分地，深怕弄一個冤枉錢，這如今家破人亡，到處打光棍！噍雜種，爲麼事哦？這如今弄得無家可歸……「革」得飯都沒有吃的……」

熟悉這一套話如同我熟悉的他們底生活一樣，我又是覺得憎惡，又是覺得可憐。然而也都是實情，正如他們所說的：他們曾經革過命，流過血，現在老了奔不動了，生活陷於異常的困苦中；老朋友們上了台，不要說忘了活的，就是死去了的——我會經聽見他們憤怒地講到——在編什麼×××史的時候，把許多許多死者底功都湮沒了……想到了這些，想到另一個大動盪時代後的一些可驚的無恥的貪污，奸蔑，殺害……我不禁惘然。

「你在想什麼？」誠叔把也在沉思的低下去的頭抬起來問。

「沒有什麼！」我身上猛地起了一陣痙攣。

「你現在身體好了一些吧？」他忽然很慈和地問到我底身體。

我點點頭。接着，我又問他：

「你家現在好嘍？」

「好麼事？」他苦笑了一聲，臉上露出很淒傷的神情來。「骨頭只等下地了。」

「大姐呢？」我怕誠叔太發多了牢騷，等一會惹着他傷感，便移轉題目問他底女兒。可是，沒想到談到他底女兒，他變得更暴躁而又憤慨了：那一盞燈照着，反映着兩點火星的小眼像起了燃燒似的。

「……老子先跟她找這個人家，她說老子賣了她，這如今養了兒子，在人家屋裏做了「並頭大」●管了家，又總是嫌老子窮了丟她底臉！麼事親生骨肉沒有錢總親不了！」他嘆口氣，絨默着。停一會，又着我望一眼，顛顛地道：「我也是命該一個獨兒，連死活都不曉得。要是在，比你大兩歲，不也成了人！」

● 小老婆和大老婆不分大小，一般大的意思。

「你家也打聽打聽看。」我安慰地說。

「我打聽他做麼事？」他狠狠地瞪我一眼，就像覺得我是不該說那句話似的。我沒有養他，也沒有教育他，見面也祇有那末大的情分！雖是這麼說，但嘆息了一聲，被煙燈照成昏黃的淚珠，也竟撲簌簌地沿着那枯瘦的臉頰流下來了。

我並不是同情地沉默着，我祇是想不出什麼話來說。我望望這間黑狹的房子，聽着房外粗暴、猥褻、尖聲的噪雜和鬨鬨，起了一個幻覺。我相信誠叔是被扔進一個泥坑裏去了，但他並不想拔起他底腳來，他愈悲哀地感嘆這世界，他却一天一天愈陷得更深了。

剛才在這房裏的瘦子，忽然伸了頭進來，却很快地就又縮了回去；但這時候誠叔一丟煙槍，驀地坐起來叫住了他。

「麼事？」那瘦子一推瓜皮帽，滿臉愁容地坐下來問。

「我問你，」誠叔狡猾地笑着低聲說。「福記一次拿了多少錢來？」

「我不曉得，你家……」

「莫裝佯！」誠叔摸摸下巴，冷笑道：「『盤子裏栽荳芽』，我哪樣不清楚，老實說，你從中吃了多少？」

「叫哪個雜種養的……」

「莫賭豆腐咒，哄鬼吵！我到福記裏去說……」

「你家有話直說，扯什麼卵談？」瘦子氣得變了臉色了；但還是壓低嗓子說。

「我有麼事，」誠叔敲敲煙盤微笑道，「借兩個錢用用。」

「你家真是，」瘦子又推了西瓜皮帽，鬆了口氣。「不早說！二十塊錢夠不夠？」

誠叔笑點點頭，這回是很敏捷地接過鈔票就揣到懷裏去了。

「明天在小紅家裏『碰和』來玩！」

● 「盤子裏栽荳芽」，「荳芽」，「根」，「盤子」，「底」都看得很清楚；意思就是說「明白根底」。

誠叔躺下去，向瘦子笑道；但瘦子苦笑了笑，餘氣未盡地一掀門簾走了。望着那「本分人」——誠叔好像還在稱讚自己底手腕，在枯瘦的嘴角揚着得意的笑，不知怎麼地，我陡然起了一陣難堪的憎惡心情。我於是站起身子來要走。

「這伢還早，回去做麼事？」

「我頭痛，」我這本分人扯謊了。

誠叔望我一眼，會意地向我苦笑道：

「我曉得！你這本分伢，一定看不慣這些……」

被誠叔說破了我，我反更堅決地要走了。但這一點也不是爲了不好意思，我很是難過。

像打發一個小孩子似的，誠叔叫茶房給我買了些新鮮水菓，並且給我雇了一

● 約人到妓女家打場「麻將」，給妓女抽頭錢，就叫做「碰和」。

輛人力車。

剛下樓走到旅館門口，我抬頭望那間房，聽見一個熟稔的聲音在唱：

「平生志氣運未通，似蛟龍困在淺水中……」

那是誠叔最愛唱的「打鼓罵曹」底頭一段。乾澀的嗓子，聽不出一點韻味，但是我覺得，那是充滿了他自己底感慨。

剝了一個青皮橘子，遞一片到口裏，酸澀澀的味覺，簡直使我打了一個戰慄。從車蓬裏望着滴滴的大雨在閃光的瀝青路上迸濺，前面黯淡又遙遠得很一樣；我會心地微笑着，想到誠叔那個「本分人」，不知不覺地也哼了兩句：

「有朝一日春雷動，得會了風雲上九重！」

可是哼完了，倒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陣無聊的傷感，望着前面閃幌的昏濛的路燈發了一會怔，我就又遞了一片橘子到嘴裏去——這回是酸得更難受了。

拋包

雖說還是在夏末時分，但在這沒有星星和月亮的漆黑的夜裏，空曠的江上漫起淒厲的風，也算是有點秋底意味了。

風捲起了浪頭，嘩喇喇地疊伏着，直撲着船；滿江還有着濃煙般的白茫茫的霧，船於是走得很慢，像是在抖擻着身子爬着，深怕一下便跌進無盡頭的黑暗中去似的；那機輪底引擎轟隆轟隆的，迅速而又勻和的響聲，正如緊張着心弦在急促地吐着喘息。

老杜和李二爺底身子僵僵着，像是駭了背的老人，蜷縮地躺在那不滿三尺寬的窄舖上；一盞只有豆般大的燈亮的雅片煙燈，把那兩張橘子皮似的臉映得昏黃，而不時又在上邊閃跳着一些陰影。

「雜種！他簡直見不得女人，不怪那張眼睛要瞎，像昨天，我八圈「麻將」下地，他跟那婆娘還鬧得不歇氣，我聽他「福祿壽」……」

老杜一邊說，一邊打完煙泡，眯着一雙細長的眼睛，瞅那正半閉着眼養神的李二爺，但李二爺祇在嘴角撇一個冷笑，不接腔，他無奈何，伸了個懶腰，站了起來。

「老杜就是一張嘴愛嚼些淡鳥，王瞎子這趟水把一擔貨丟乾盡，恨不得叫祖宗，他還有心鬧女人？」在一旁挖煙斗的童老板，瞅着鋪上一空，接着就躺了下去說。

「教哪個雜種不是「福祿壽」……不是聽見……」

老杜急溜了口，李二爺望着撲哧一笑，把半截香煙從那枯乾而又蒼白的嘴用

● 「福祿壽」這里底下的一個字爲「喜」，是水手用來代替男女間性關係的文雅字眼。

● 「愛嚼些淡鳥」就是愛講些無味的话。

裏掉了出來，在黑花緞子的夾袍上落下了雪花般的灰屑。

老杜自己也笑了，趕忙拾起半截香煙遞到自己嘴裏去，一邊諂媚地替李二爺拍身上的香煙灰，李二爺還是不接腔，只接過童老板遞過來的煙槍，呼呼地，不肯漏一點煙子似地吸足了一筒，停了好一會，才像是因爲喘不過氣來地讓那兩條濃霧般的煙子從鼻孔裏吐了出來。

「該應！」李二爺感嘆地說；「他拐子、說過，叫他莫太打緊了算盤，要妥當，多用幾個錢；我也勸他到鎮江拋了包。再回頭，他不聽，要在蕪湖起坡——曉得哪個雜種點了水。」一下子就接得乾乾盡盡，還算好，人沒有露面，不然，帶到漢口，你叫老

● 「拐子」是兄弟間對老大的別稱。其意不明，似爲土語。

● 「拋包」偷運鴉片到上海或南京，避免關卡稽查，多半在鎮江不遠的地方，把貨拋在小划子

上（也有拋入江中，在以後再去打撈的），繞道運輸；這叫做拋包。

十◎活祖宗也是五年牢起碼；那傢伙不講一點情面，底下的瓜子怕就不樂得敲？那時候才寃，背時（十）會背出十一來了……該應唉……這種日子，生意難得做哩！

李二爺帶着一種飽經世故的驕矜，想到自己底平安得意地笑了，然後又呼呼地吸了一筒煙，滿足地閉了眼睛。

「二爺躲一會，有人找你家！」

老鄧在門外伸進頭來打招呼，並做了個手勢。

二爺一個翻身就爬了起來，慌忙而又平靜地皺着眉頭從那邊門裏溜了出去。一個瘦長的漢子走進艙來。一張紫膛色的，有着很高的顴骨的臉，被一頂滿是塵漬的草帽蓋着，灰黯得很；他還穿着一件舊線春單衫，拿着一把白紙摺扇子，走進

● 「點了水」就是被人漏信報了關卡。這種報關的人也叫做「水客」。

● 是湖北禁烟處的什麼人，大概很嚴厲。

來時，一邊熟悉地和老杜和童老板點頭，一邊倒是很靈活地把那對看起來像是很沉滯的眼睛，在滿艙張望着。

老杜和童老板兩個緘默着打着煙泡，不做一聲，冷冷地也不抬頭望那個一眼。
「你老們生意好？」那個用一隻手肘靠着鋪旁，用手抹抹臉嘴，打着安徽腔問。

「哪樣生意好做堂客都快賠出去了，噱雜種！」

老杜搔搔腦袋，做着「一籌莫展」的樣子嘆氣；童老板就打個呵欠閉住了眼。
「李二爺這趟水大約很太平罷！」那一個望着一笑，也裝着不在意地說：「王

瞎子可真是倒了霉！」

童老板吃了一驚似地，睜開眼就問：

「你聽哪個說？」

「哪一個不曉得！」

「我倒不曉得！嘴雜種！李二爺年年月月，哪趙水不是搭我們的船，如今倒也來「抽跳」了！」童老板装着發氣的樣子，板着脸，把打煙石扔得煙盤拍那一響，站起身跑了出去。

那個倒真一驚，把搖着的白紙扇摺了起來，急忙問老杜：

「怎麼，李二爺這趙水沒搭這條船？」

「見你底鬼！你聽哪個雜種說的？你再去問一問看。」

「他娘的，我還回不得蕪湖嘞！」那個把帽子望額頭上一推，露出了幾條汚黑的皺紋。「怎麼辦——杜老板，你幫幫忙罷！」

「莫見鬼囉！我這趙水做人情，才帶了一二十兩「雲貨」，就都給了你們，也不夠分！我現在又不做生意。你有錢，我倒要跟你借幾個，我窮得像麼事的。」

● 「抽跳」就是說人過橋後抽了跳板，爲人陰險奸詐而且負恩忘義的意思。

「我曉得，你歇手幾年了；我也是沒有法，你看——」那個從身上掏出一張紅黃色的紙來，在老杜面前一幌，老杜沒抬頭，他早又塞進了懷裏去：「我還打了票上來的，你能叫我不回蕪湖？隨便幫回忙，好罷，就算你借把我的！大家都講點義氣，你碰到李二爺就說一聲張某人來了，是你作主借了幾塊錢把我上坡，李二爺總不會說什麼，都是在外面跑的人。就是說什麼犯法，犯的是王法，又不是犯我張某人底什麼法，我怎麼好說李二爺一定要給我幾七幾八？大家都是幫幫忙，好罷，算是你借的；隨便幾塊錢……」

老杜又搔了搔腦袋，才無可奈何地拿了一張五塊的鈔票遞給那個。

「你也幫幫忙，你說到這地步，我不幫一點忙，我下次還好意思碰你底面？那還夠朋友？我實在也沒有多的，如今生意又沒有做，窮得只有自己知道！你接着罷，大家都幫點忙。」

那個先還擺着一副爲難的神情，終於把票子往袋裏一放，拉下了帽子就要走。

「夥計，幫點忙，嘴緊點啊！」老杜做個手勢囑咐着那個。

「你把我說得這麼不曉得好歹？說笑話，從蕪湖上來怕沒有十多個真的把你那點貨分了都不夠哩！好，再說我到鎮江就下哩——這幾個煙泡我拿了，好玩，我向不吃它。」

那個把煙泡和票子用一張牛皮紙包好，拍拍身子，又搖着紙扇走了。

「噱雜種！」老杜望着那背影狠狠地吐口唾沫，嘆息般詛咒着。

「打發了多少？」老鄧又伸進頭來問。

老杜皺着眉頭伸了一隻手，但還是得意地笑着，疲倦地又伸個懶腰。

「要是碰見李二爺，這些都會不夠！」

老鄧用手打了一個翻身，也有點高興地笑着。

「快到鎮江了罷？」

「快了，貨都拿了出去了……」

老杜一聽，極有精神地撐起身來，趕緊就往外跑；煙燈跳閃了一下，光更弱了起來。

風很大，船尾底水嘩喇喇地被擾得直叫；水花都紛紛地濺上船來了。

老杜，童老板和幾個水手在船尾捆着一包包的「貨」像打行李捲似地，用着黃色的油布包纏着，用麻繩捆了起來。

「略雜種，怎麼還不來？」

遠遠的，像星火似的，鎮江底燈光在閃着；老杜望望漆黑的江面，還不見小划子來，焦急地伸了長長的頸頸，像一隻鴨子。

「看！那不是的。」童老板指出了遠處一盞昏黯可憐的燈光。

「是不是「黃家」的啊！」老杜更伸長了頸子喊叫着問。

「是——黃家的……啊……」

有了回答，那像是在風浪中快沉溺下去的呼救的聲音。

沒一會，那盞燈光飄近了。七八張嘴都一起叫起來，亂雜雜地：

「丟，丟啊……」

於是幾個黃包裹都拋了下去。划子很快地被浪打得遠遠的，只望見一片黑影子飄蕩着；划子把燈熄了。

船上底人望不見划子了，才像經過一個危機似的，快意地長長地呼吸着。老杜高興地搓搓手，使勁地拍了童老板一掌，嚇嚇地笑着，在一張大嘴裏顯出兩顆閃着光的金牙。

「噯，天下太平！嚇，明天到南京找個婆娘「喜」一下罷。噉雜種……」

船攏了鎮江碼頭，李二爺才又進艙收拾行李，抬起頭時只是打着呵欠；一個女人在旁邊照皮夾裏的鏡子，在那張黑黑的有一些雀斑的臉上撲粉，時時眩耀似地，摸着臂上的金鐲頭和手指上的金戒指，不自禁地露出黑黃牙齒作媚笑。老杜用手

肘把那女人偷偷地拐了一下，向她猥褻地笑着，像是和那低着頭的李二爺說：

「我們底賬，那末，回頭再算罷……」

「好！」李二爺低着頭點頭；那女人簡直要笑出聲來一樣了……

在李二爺上坡時，童老板使了個眼色給老鄧，老鄧就趕忙跑了攏來，堆滿一臉

笑說：

「二爺！我打算跟你家借點錢……我跟童老板想帶點小貨回漢口。」

「我回頭就叫小李跟你們送來，這趟水，難爲你們照應。」

「哪里？都不是外人，你家這樣說，嚇……」

老鄧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條縫似的；望着李二爺上了岸，向跟在後面的童老板

做着鬼嘴笑道：

「他這趟水，一帆風順，」這個數，」他伸了三個指頭，「大概會有罷……」

「李二爺在這裏麼……」

「哪個？」老鄧一怔，回過頭問：「哦，你，老王！二爺剛上坡去了。」

老王長長地嘆氣走進艙裏，老鄧望着那憔悴的飢瘦的臉面，驚異地張大了眼，但隨即變了臉，卑視地淡漠地問：

「有麼事；夥計好啊？」

「談不得！堂客死了，棺材都沒有！」老王勉強地做個苦笑，擺着一隻煙子薰黃了的手。

「那才好，死一個飽一個！你現在可以多抽點啦！」

「唉，幾個仔，飯都沒有吃的，哪裏還有錢抽？今天特爲找李二爺想點法子……」
「到底年輕……」老鄧狡猾地微笑着，諷刺道：「撒一網，啲啲，略雜種，我死了堂客，撒一網，倒賺百十塊錢！」

「唉……我是幾個仔不得了，堂客還不是將就埋了算事……」老王覺察到老鄧是在嘲笑他，自己就急忙打開了話頭：「夥計有沒有香煙？」

「鴉片我不愛抽，還愛抽香煙——有卵的味道……」

老王苦笑着臉和老鄧搭訕了一會，失望地走了，直顫慄着那僅僅只穿着一件舊洋布單衫的身子。

「噍雜種！不曉得死活，年紀青青的，哪一樣不好學？學上抽鴉片——」老鄧像是感嘆而又輕蔑地吐着唾沫，望着老王底背影罵。「裝得倒像：上趙說是死了娘，這趙又說死了堂客，要死的人可真不少……」

船拉了聲汽笛，快開了；小販亂雜雜地從船頭跑到船尾，喊着。

● 「撒網」就是俗話「打把勢」。是在危急貧困的時候，藉做壽，舉喪……等等「紅白喜事」爲名，收禮物禮銀的把戲；本來，似乎是一種「講義氣」的舉動，藉自己底交遊，叫朋友們幫忙的；但很多是變成了一種變相的「敲詐」，在官場中，在流氓階級中，這種法子就很盛行，於是——一般地講起來，似乎是很不名譽的事。撒網「大概是「撒網趕魚」的意思。

老鄧也焦急得兩頭跑，瞪着眼望着碼頭上忙亂的人羣，總想望着一個熟悉的影子——小李。但船已經收起跳板了，不見童老板，小李影子也不見。老鄧憤慨地自語地罵了：

「噍雜種，真做絕了才好！看你李某人還能在長江走……」

「罵那個，這麼清閒？」

童老板拍拍老鄧底肩頭。接着在他面前遞過一張鈔票來。老鄧一笑，接着就換了一副着急的神氣說：

「你家真是！我急死了，一望不來，二望也不來！唉，沒有出事……」

「出麼事？出了事，還想有錢給？」

老鄧過細看了看手裏底鈔票，拿着拍拍，高興的笑道：

「噍雜種！除了這生意，有哪一樣好做？這種世界……」

老鄧抓緊了鈔票，像不勝感慨地嘆息這種世界了。

劉 麻 木

飯後，水手們底恣意的談笑和着那貪婪地吸着烟槍吱吱叫的響聲，被灰沉沉的鴉片煙子纏着，像飄進角落裏去又浮蕩了起來地在陰黯的艙裏滿溢着。

我難耐那些水手們粗聲的哈哈響亮地在耳邊叫囂，便悄悄地走了出來站在船尾上。

蒼茫茫的暮靄在水天底遠遠滿漫着；江水被尾輪擾得翻滾，撒開了遼闊的波浪，不停地襲擊着那凝着一朵朵濃雲似的有着墨綠樹叢的江岸。一隻孤鷹追逐着流浪在船底前後掠來掠去，像一點陰影似地貼緊了那被家鄉底懷念所纏繞的旅人底心。

又是在這樣的一個秋天裏，踏上渺茫的旅途的我，是有點兒感到迷惘了。

「你喝一點酒？」

在我底怔望中，忽然有一個人拍了拍我底肩頭用一種不清楚的聲音問我；我一驚很快地回過頭去，我望見一個老人拿着酒瓶向着我。我正想開口，站在那老人身邊的么哥——被人託咐照料我的那杜老板底姪兒——就忙向我笑道：

「陳先生莫理他；是酒麻木！」

我笑點了下頭，也就不做聲地看了看那老人。他約莫有五十多歲：頭髮早脫了頂，短短的，灰白的，罩不住那張四方的臉；額頭在睜大眼睛的時候滿是皺紋，但除此以外你就再難從那臉上找出一條皺紋來，兩條厚的唇角和那灰澀的眼角，是像永遠沒有點牽動似的平坦。他隨着船底震動，顫慄着身子拿起酒瓶笑對着我。我搖搖頭表示不喝，他便放下酒瓶，像非常失望地把頭也低了下來，只望着那空了的杯子發怔。

「你已經喝醉了！」我好奇地在他身邊坐了下來，望着那張醉紅了的臉說。

「麼事……這四兩酒都不到……」他舉起瓶子搖着。「這也醉……噉雜種！我往常……」他一使勁搖着瓶子連身子都教搖動了，幾乎要歪倒下去；一隻枯瘦的手是那麽抓緊了棹子邊才正定了身子。

「他媽的！倒底是上了點年紀了。」

他自己情不自禁地感嘆了一聲，望望我，却又勉強地作了陣苦笑，用解嘲的口氣向我說：「嘿！就是前年，噉雜種！我也喝半斤……」

我不經意地把眼光掉向別處瞥了一下，他就好像發覺了我對於他不信任，沒有再說下去，那枯癯的沒有血色的厚唇是看得出因為有一種憎恨而起顫慄了。我想不到是爲了什麼，便又站開了。

「劉麻木！再來二兩！我們是老朋友，來談談心。你媳婦底孝順真是少有！是能，你家……么哥！再打二兩花雕來。」

一個火伙擦着滿臉油汗插了進來，猥褻地在臉上浮着笑，拍着麻木底肩頭說。

麻木頓時很高興地笑瞇着眼，把那火伙很親熱地拖在我剛才坐的凳子上坐下。

「花雕有麼喝頭，要喝還是喝白干！」

「是，喝白干！我們談點心！你家底媳婦多孝順！真少有！——她跟你兒子守寡，還那樣侍候你家……」那火伙只是有一句沒一句地搭訕着，突然地，他站了起來，用那粗裂的嗓子望着高興的麻木大笑道：「你家多高興！你家說，你麼樣爬你家底媳婦……」

「嗒雜種！老子爬你媽……老子這末大年紀……」麻木不等那火伙說完，就抖索着身子站起來，搖着一雙胳膊，上氣不接下氣地亂罵。

「你家莫這樣猴急嘍！哈哈……」火伙做着鬼臉，望着被愚弄得那麼激憤的麻木笑着跑了，老遠還回過頭來用尖聲叫道：「你說嘍！這樣猴急做麼事？」

● 「你家」和北方「您」字一樣的意思：是漢口底土語。

麻木亂雜雜地把低悶的嗓子抬起來叫罵，但一會兒就喘着氣歇住了，只不停地捏緊拳頭槌着桌子喃喃地咕囁：「咯雜種！總是欺老子老！要是回轉去二十年看……老子……」聲音是那麽低微而顫抖，像有什麼扼住了咽喉似的。我望見那雙灰澀的眼裏是滿溢着淚水了。

「你進去躺一會罷！」我憐憫地說。

「爲麼事？」他憤憤地槌着桌子。「咯雜種！老子要是在往常……」

「做麼事！做麼事？」么哥攔阻他說。「你家真是，陳先生也不跟你吵架，做麼事這樣子？」

「我管他是哪個？」他還是憤然地拍着桌子繼續說。「要是我回轉去二十年看……」他說着就把袖子挽起來，挽得高高的，我看見那枯瘦的黃皺的手臂是在跳動着一根根粗暴的青筋；他睜大了眼，滿露出遲鈍和怨忿的光芒，像要找着誰撲過去。

「好嘞，好嘞！外面風大，你家進去坐好嘞！」

么哥怕他鬧——據么哥後來告訴我，他每次醉了都要鬧的——想牽他進去；他一摔開手倒退了兩步下來，蹣跚地幾乎站不穩脚步，但他却還向么哥鼓着眼道：「你怕我會跌得死？」

天黑了下來，又滴落着雨，我便也隨着麻木走進了艙去。

水手們正淫猥地談着女人，圍聚在窄狹的一兩張擺着鴉片煙燈的鋪上，像一羣蒼蠅；興奮的臉在煙霧中顯着沒有睡的黃得像蠟樣的顏色，並蒙上一層薄薄的灰白。

坐着，腰得彎起來免得頭碰着頂上的鋪板，於是我就躺下了。當然，在這正談到熱鬧的場合的時候，我是不能夠靜靜地睡着的，於是我就側着身子聽他們談——從女人身上談到自己身上，談到年成不好或者是世界不好以致生意都難得做。

猛地，麻木在他底鋪上爬了起來，浮腫着一雙帶青色的不眨的眼，在雜亂的人聲中，咕嚕咕嚕地不知在咒罵起誰來。

「又是老子撩了你嘍？噉雜種！做麼事這攔不得我……」

在我斜對面低鋪上的老鄧，就攔下煙槍咳嗽着坐起來了，摸着一臉絡鬚鬚，那麼悠閒輕鬆地一句一段地罵道：

「噉雜種！喝了幾杯酒又這末做鬼做神！哪點快活嘍？」他把眼睛瞇着把每一個角落裏的人都不放過似地望了一遭，又用指頭指點着麻木。「哪里，我弄了點榨菜湯，又是麼好菜？他大概是打了二兩喝了——這樣做他娘底醜！等下洋鬼子查票來了，又教大家挨霉！」

「我怕哪個……」麻木一鼓氣全身都戰了起來，說不清楚地亂嚷：「老子……」

「真不要臉囉，說穿了值個鳥！不怕人罵！」老鄧樹一口湖北口音打着不純熟的上海腔調罵：「棧房蛆豬蠶！」

「我老子三個字走天下……」麻木把顛得那麼利害的手伸起三個指頭，繼續叫。

「是大夥看面子，詐倒稿嘍！」老鄧使勁地吐了口吐沫，用種鄙視的神氣皺着眉頭說。「賬房裏是作我們看，鬼曉得你家三個字真這樣惹得人叫滾，大夥都不好看。上了把年紀了，到這般地步：「借人家底棚子躲雨，」還不曉得檢點一點免得人家罵吃碗閒飯夠人嫌了，還這麼鬧，噏雜種！「麻皮照鏡子」還教人家說」

「算嘞能！我說句老實話，麻木！杜老板不耐煩地揮着煙槍說。「啞子吃餛飩，自己心裏總該有個數！現在到底比不得往常了——這如今哪行生意好做？都艱難！

●「稿」這個字底意思和「做」、「幹」等底意思相同：是湖北土語。「詐倒稿」有瞞住實情而虛張聲勢之意。

●「麻皮照鏡子」接下句的意思就是「哪一點好看」或是「一臉醜」

說是說，你總是吃殘了這一口閒飯。」

「我往常，哪個不是人來客往的……要是回轉去二十年看……」

「看麼事？啫雜種！我看你倒是回轉去跟你媳婦做兒子罷！眉毛都快白了，總還是想摸奶吃！」

老鄧還沒說得完，滿艙哄起了一片哈哈大笑聲浪，把麻木憤憤的詛咒全給埋壓了下去。麻木無可奈何地縮了下去，使勁搥着鋪板，但隨即用一聲長長的枯寂的嘆息來代替了那憤恨。我想，他大概也覺到他底手到底是骨頭了吧。

第二天，船在傍晚的時分到了蕪湖。

貨艙裏在起卸鐵軌，碼頭工人在重壓下，沉重地呻吟和吆喝，鐵軌在貨艙裏擊撞着，發出空洞洞的回應聲，正和那灰黯的堆疊着雲層的天一樣地使人感到重壓。艙裏黑黝黝的，又睡不着，我於是起心到船尾去找麻木閒談。麻木又在喝酒，買

了兩塊蕪湖香干子嚼嚙着，獨自喝得津津有味。

「喝一點？」他見了我，舉起那邊緣沾滿了塵蹟的酒杯，用那幾乎成了習慣的向人打招呼的口頭語，很認真似地說。

「你你自己喝吧，」我在他身傍坐了下來，但仍搖着頭表示不喝。「我陪你坐一下。」

他很高興，自己斟滿了一杯酒喝了，用手背抹抹嘴唇，笑着問我：

「你真一點都不喝？我像你這大，一頓喝斤把酒哩。」

「看樣子，你家現在也還很行——」

「哪里，哪里——」他得意地搶着說。「這如今沾一點就醉，哪里還行？是人家說的話：老了嘍！啞雜種！人老了麼事都不值錢了。」

他帶着一種不服老的神情微笑地說。但隨即想起什麼來似地輕嘆了聲，喟然地道：

「曉得他姆媽的說老也真老了，要不然，哪里跑不得，要蹲在船上吃這一碗殘飯？」

「你家原先不在船上的？」我問。

「談不得——」

他擺擺頭，沉思去了；呆呆地斟滿了一杯酒，用手扶着——一個愛喝酒的，設若他同時也愛說話，即使是過去的悲痛也罷，那些話在肚子是無論怎麼也攔不住的，麻木當然也不能例外，現在，我顯然是已經挑起他底話頭了。

他沉思着，顯得那雙像是浮腫不明的眼睛有些癡呆，那就像是突然發現了過去的景像又都重新湧到眼前一樣。

「談不得——」他望着我說。「漢口招商局上頭，在龍王廟附近——現在拆了——我往常在那里開過小棧房……」

「哦……」

我無意地應了一聲。但麻木忽然掉過頭來，向我苦笑道：

「你曉得嗎？」

這一下簡直弄得我不知怎麼答應好了，我胡亂地點點頭。

「多年了，莫說牠小……」他又回過頭去注視着什麼般，像是自語地輕聲說：「也經過大場面來的，湖北幫底哪個不曉得？啫雜種！那往常哪天不是人來客往的……這如今嘍，唉，該不得人都沒有哪個把你當人！」

他告訴我，用那枯瘦的手指槍裏——我想他是指着那些茶房和水手們——悄悄聲說，那些「雜種」們都是他棧房裏的最常最多的顧客，他們在他那里做「私貨」買賣，賭，搞女人……說着說上氣來了，他憤懣地罵了起來：

「啫雜種！往常總是靠着我跟他們張羅，他們就跟着前前後後叫你「大爺」——如今他們認得你是老幾說麼事——沒得麼說頭：人老了嘍，奔不動了！他還肯把你放在眼裏？」

他那張平凡的找不出一絲特徵的臉，在這時候顯出了一些淒傷和悲楚；眼睛因為酒底燃燒脹紅了，並且閃着淚光。他底手抓着酒瓶顫得非常利害，如同全身起了難耐的痙攣而欲握住一件可以定住身子的東西一樣。

「我手上不也是滾過上萬的錢的麼？」他忽然淒楚地獨自發出無力的嘶笑來，低喃道。那樣子像有些入魔的狀態，簡直使我爲他擔憂；但不一會，他明白過來似的，自己點點頭，又轉向我，嘆道：「我也太老實了。如今流落到這般田地，我真想不到！打哪里說起，人當真話是麼事「八字」，「命運」，「啫雜種！我一生沒有做點壞事，這如今也還是這個鳥像；我往常深怕作了「孽」，可是這如今好咧：吃碗冷飯都還有人嫌見他娘的鬼！天當真有眼睛在哪里？」

● 「大爺」是當偵探，稽查，開小戲院茶館和棧房……之流的人物，這個稱呼是他們間對於

「玩」得有點社會地位的人的恭敬稱呼。——在湖北這樣，則地不知是不是這樣稱呼。

「人走紅，太歲頭上也動得土！」他用一種充滿了老經世故的感慨繼續向我說。「作孽的，不是一樣賺錢？我往常太老實，我連「餅子」●生意都不做！我看不慣那些雜種。你看，吃，喝，嫖，賭，他們哪行不稿？你看杜老板，」——他把嗓子壓低了說：「上海，九江，漢口，一個地方弄一個婆娘；他現在「餅子」生意歇手不稿，也還是坐着過偏生蠻好！」

他不勝感嘆地擺了擺頭嘆息道：

「人從哪里說起，不作孽的倒沒有飯吃！」

「你現在就是一個人？」我問。

「我有兩個兒子；不過我還是個孤老！」他呆了呆才答應我；說完了，他又寂寞地苦笑，把額頭皺紋都聚集了起來，眼睜睜地發着怔。

●「餅子」是指私下販賣的鴉片煙土。船上水手及茶房多半做這種生意。

我想，他大概又是想起了什麼吧，我也就暫時把眼光從他身上移開，沉默着不去打擾他。這時候，天正飄着濛濛的細雨，像降着霧。等他抬起頭，顛巍巍地拿起瓶倒酒的時候，我回過了頭來；我看見他那雙眼裏是透露着混濁的淚光，要在那沉重的鐵軌相擊撞的轟轟的聲音中搖墮了下來似的。他喝了杯酒，潤濕了那枯燥的嘴唇後，又接下去問我說：

「我底那個大兒子，在民國十六七年的時候瘋了！」他嘆息了一聲，接着又重覆了一句，像是肯定這句話似地：「真是，瘋得真利害！」

「怎麼的……？」我真是替他感到不幸的苦惱而驚異了。

「並不是真的瘋了哩！」他望着我驚訝的神氣苦笑道。「不過，他那時候簡直跟瘋了一樣！你家說他罵我，他還說……瘋了的雜種！他有時簡直說要去告我，他那時候是個麼「委員」，我記不得……」

他停住了話去想；我想他是在找這個故事底頭緒，從他那深思的神氣上看，他

顯然是因爲已經興奮得不能把話很有次序地談下去而苦惱着。但他沒有一點抑制能力，仍然是雜亂地談了下去。

「我記不得是個麼東西！也虧他混的，以前在鄉裏，斗大的字怕認得兩擔——」
「八十歲老頭學吹鼓手，」才瘋得有個勁；整天不見人落屋，一回到家裏，就抱着書本子啃。開口閉口盡都是字眼：他罵老子是「老朽」，一開口就是「青天白日之下」要革什麼命！照說：世界要是真像他們說的那樣稿，人哪個不愛過舒暢日子，也行得不過，哪有那麼好？人都是「將本求利」，不賺錢，人家做什麼生意？照他們那樣說的稿，老板賺「呵欠」！你想怎麼不惹人恨，嚇雜種！十天倒有九天，不是「遊行」就是開麼烏會；動不動跟老板戴上三尺高的帽子遊街！隨麼事都要一天只做八個鐘頭……：你自己怕不好？別個不好，那也賺麼事？我也講他不得！我說：「你莫這樣亂稿啊！」他就是鼓起眼睛來望你，就像你是他底仇人。他說他沒過過好日子——本來，也難怪我發蹟的時候……：」他忽然把眼睛半閉着像祈禱般嘆了口氣。我當時不

明白這一個動作是什麼意思，後來我才知道那是有點懺悔的表示；他停了一會睜開眼又說了下去：「我那時候發了橫，我把他娘兒三個都丟在鄉裏沒管閒；又是災又是荒，伢們●就跟人放牛過日子……」

他又停了下來，但再沒有說下去。我是有點興奮而又疲憊；我也沒有意思再去問他讓他繼續講下去，當然，我這時候也沒有心去從他那雜亂的片斷的談話中探索這一個故事底結果。可是，他嘴角顯出一種不能抑止的拘攣，顯然是因為有一種悲痛極苦惱地在他底心胸間激動。他不安地站起來，旋即又坐下去，睜大了眼睛，滯鈍地望了望我，終於，他苦痛地用勁迸出一口氣來，用那絕望的顫抖的嗓子像夢囈似地低喃道：

「他死了……給人家稿死了嘍……這啗雜種！瘋嘍！好咧，年紀青青的就沒有

●「伢們」即「孩子們」的意思，是湖北土語。

落到好死……嚇雜種！死到頭上都還不醒；望着時局壞了，叫他跑都還不跑——他說他沒有害過人，怕麼事？別個管你這些：管你是爲人爲己，心好心壞？人家恨他們恨夠了，抓一個是一個……簡直是他娘的一條強牛，死的前天，我去看他，他還是那樣說：他死得不值得，他沒有過過好日子，世界又給別個搞壞了——見他娘底鬼！瘋嘍，硬是把條命瘋死了嘍……有麼法子？我一引棧房稿完了也稿他不出來——那時候人逮着了就沒有活命，殺人不計數，人連狗都是不如的……硬是瘋死了嘍！」

他伏了下去，像一個孩子般嗚咽着，抽搐着兩肩。他把頭埋得緊緊地，窒息的聲音有如一個垂危的病人在發出絕望的呻吟。我沉默着；我知道，這鬱抑在他底胸間是蘊藏了許久許久而沒一個機會去發洩的，我不必去安慰他，我倒是應該讓他痛痛快快地流了一次淚。不久，他平靜了下來。我問了一聲：『你要進去躺一會罷？』他默默地搖搖頭不動，我也沒動，兩個人就那麼靜悄悄地坐着，呆望着江岸。岸上只偶爾看得見一兩個迷離的人影：疏稀稀的幾盞昏黃的路燈在雨霧中搖曳着慘澹的

光，是顯得那麼難耐的落寞和寂寥。

麻木咕嚕咕嚕把剩下的一點酒都喝了下去。我望着，本想攔阻一聲，但看見那張苦痛地起着痙攣的紅了的臉，我又沒有開口。他顯然是想排遣適才被激動起來的悲痛；他用那極勉強地做得很冷淡的聲調，有一句沒一句地，和我談些極無聊的閒話；但我沒有心情去聽，我只是沒精打彩地回應他；這苦惱了他，他時常張大口望着我，好像要奮激地叫了起來，可是啊呀啊地，還是把頭掉了過去，只暴躁地槌着桌子。

有幾個人從船椽爬了上來，襤褸的樣兒像是災荒中流落出來的農民。麻木像瞅見一個好發洩的機會似地，急忙忙踉蹌地跑了過去，吆喝道：

「上去，上去，這船上蹲不得！」

「你老做點好事！我們到南京就下。可憐，鄉裏乾得荒……」一個枯瘦的老人和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抱緊了那一大一小的兩個孩子跪在一團說。

「莫見鬼……」麻木伸了伸脚要踢似的，看見我走了擺去，他旋即就把腿拉了回來。「跟我說有什麼用……怎麼不上「大班」船上去？那里鬆些！」

「你老做點好事！」那兩個還是哀求着：「你老作福作在兒女頭上……」

「見鬼！我缺德缺多了，也沒兒也沒女！」麻木皺着眉頭乾澀地笑道。「出門人哪個不想做好事？等下看看說不說得下來。嗒雜種！洋鬼子太壞！」

那老人和女人聽了這話，千揖萬拜地道謝了一陣，就在那廁所旁邊擺下了一床破草蓆，擁着孩子偎得緊緊地坐着。

「你們是蕪湖鄉裏的？」麻木問。

「我們是安慶來的——前天搭「太古」底船，在這裡趕下來的。」

「今年安慶也乾得很。」

「多少地方連水都沒喝的哩！兩個月不見雨水……唉！」老人擺擺頭長聲嘆息道。

「你幾個兒？」麻木手指着那角落裏的孩子問。

「是我底兩個孫子。」老人指指那女人說：「那是他媽。」

「哦，哦，好福氣！」麻木不在意地回答，好像在思索什麼。

「福氣？這年頭，沒吃的；真是劫數！」老人撫着兩個孩子在臉上浮起一絲乾笑。

「你底兒子呢？」我插進去問了一聲。

「你兒呢？」老人還沒開口，麻木睜大眼，也有點兒驚訝地又接着問。

「去年春上到江西當伙子去了；上前線的人……一年多不見個信……」老人嘆口氣；那女人早就伸着手到眼角邊去了。

麻木呆望了一會，和着嘆息了一聲就默默地從他們身邊走開了。好久，他又告訴我，他第二個兒十六歲就在鄉裏拉去當了伙子，他伸了三個指頭，擺擺頭道：「三年罷，我是沒見那雜種有一個字的信回來哩……」

雨下大了，好像聽見江水沸騰般響。

角落裏閃着一道道蒼白的電光，查票的拉起嗓子叫：「買票——換票！」

「票！」一個穿着黑短衫的高個兒拍拍我底肩頭，伸着手。

「在艙裏，」我說着要回轉身子進去拿。

「是杜老板底客！」麻木說了聲，高個兒就比我還快地轉了身子，向艙裏走了去。一道電光閃倒廁所那裏停住了，高個兒走了攏去吆喝道：

「上去，上去，這裡不能蹲！」

那老人和女人哀求着，一面望着我們。麻木就打着一臉笑跑上前說：

「你家媽糊點，幾個苦人到南京就下的！」

「我怕不曉得做好事？」高個兒把眉毛一揚，狡猾地笑道。「帳房可認得你我
是老幾？」

「何必，你家橫豎洋鬼子不到「下艙」，裏來說笑話，劉麻木，帳房先生們大概都是曉得的罷……」

那高個兒冷冷地說：「我就認不得你家！」

「你不認得我，我認得你……」啗雜種……」麻木帶着幾分酒意動了氣。「賣瓜的還不曉得哪個種是白瓢是紅瓢？」

「你家等下到帳房裏去講！」高個兒還是笑着說，但轉過身子去就用腳踢着那一堆，叫罵着：「好說不信，我丟東西的啊！滾上去！」

麻木忍耐不住地紅脹了眼罵道：「啗雜種！狗仗人勢……」
拍麻木臉上挨了一巴掌，高個兒掉轉身子就指着麻木叫罵：

「你罵哪一個船？又不是你底，我們錯在吃殘了這碗飯，可又不是吃的你底，你憑哪一點罵我有話到帳房裏去說。」

「你打老子！老子這條老命跟你拚！」麻木氣得臉發了青，鼓瞪着眼像瘋了似

● 「下槍」是水手們、伙夫及廚子們睡的槍。

地直着嗓子喊叫。「老子走幾十年的碼頭，教這雜種欺……」

「莫見你哪一代的神囉！又喝發了燒？」老鄧從艙裏趕忙地跑了出來把麻木拖向一邊，劈臉就罵，一邊堆着一臉笑向高個兒打着招呼：「你家莫怪！是酒麻木！」

「都是自己人，怪麼事？我替他醒醒酒！嘿嘿……」高個兒打起了幾個響亮的哈哈，又閃着電筒走開了，一面拉起嗓子叫：「買票——換票！」

那幾個苦人在浙瀝瀝的大雨中悄悄地爬上了岸。老鄧咒了一陣也進艙裏去了，只剩下麻木在囁嚅地暗咒着；我模糊地聽到一句：「要是老子再回轉去二十年看……」他說了這一句就把頭埋緊到拘攣的手裏去沈默着。我知道那是一陣深深的、老而孤獨的悲哀在抑壓着他，我也不做聲地把他獨自留在黑暗的艙外，讓他去靜靜地嚼味着那些苦澀的回憶，索性把鬱抑痛快地發洩一次……

半夜，偶爾醒來，聽大風雜着大雨滴灑着響，想到假使到了上海還是這樣寒冷而多雨的天，而我又僅僅祇有一件單長衫，就像感到了不可抵抗的寒意而戰兢兢地

蜷做一團了。

想到麻木，抬起頭望：麻木底牀空着。

（後來，我聽么哥說，他在艙外坐了一整夜……）

船到上海，天是晴了；太陽並且很暖和。

艙裏：人都在檢點東西，水手們唱着老是那麼熟稔與淫猥的小調，帶起陣陣哄然的笑。

老鄧換了一套白紡綢褲褂，一邊刮着那延到耳邊的短硬的絡頰鬍髭，一邊在乾枯的臉上出神地笑。

么哥做着嘴臉問：「你家也跟我叔叔去這麼大年紀還稿？」

「噱雜種！有「人頭」你怕她不一樣伺候？」

「嘿！五十多歲的人了，當祖宗供哩！」

「小雜種！我又不要你屋裏麼人：要你嫌我老？」老鄧摸摸刮淨了的臉一笑，走了出船……

船裏只剩下蚊子在空了的角落裏哼，和幾個還得打掃船艙的小夥計在無精打彩地躺着亂唱。

我揹着箱子走出船來，望見麻木發怔地坐在船尾呆望着岸上四散的人羣。

「你不上岸去？」我問了聲。

麻木不做聲，但抬起頭望見了我底睜大的眼，也就擺了擺頭向我苦笑道：「你家教我到哪里去……」

孤 苦 者

每次當我底病開始要發作的時候，像有些預感似的，一到黃昏，就有種淡漠的悲哀襲進我底心，使我無端地憂鬱起來。夜色漸漸深，這憂鬱也就漸漸濃厚得如一團可以觸覺的東西。真的，我是常常覺得在它裏面呼吸着，而異常苦惱地沉醉了的。逢着這樣的時候，我願意把自己藏匿起來，不知怎的，我厭於見所有的人。我祇想在不點燈的小屋子裏，或是在海濱沙灘上，總之，在黑暗裏，我靜靜地躺下來，如同我是極端疲乏。然而我焦灼而不安，像是失去了什麼，在悵悵地找尋着一樣。

對於×島這樣的幽美的地方，雖然來的時候不久，我却早已有點厭倦了。

記得我這個在渾濁的長江邊沿生長的孩子，在五月那樣好的季候跑到這美麗的海濱來，我是懷着一些多麼理想的心情啊！海簡直使我迷亂了。海底幻變的色

彩，海底奇壯的風浪，海面上燦爛的黃昏，淒涼的月色……這一切一切，我再說一遍，它簡直使我迷亂了。

但不久，我厭倦了。我熟悉那平靜的海……一切和一切。海呼嘯時，我也曾在暴風雨中作過狂喊，但就在狂喊聲中，我覺到了我底孤獨和寂寞，而海却又多半是平靜的。我需要安寧，因為我底病，可是我被這樣的死寂反弄得不安起來。常常在海濱蹣跚時，我嗅着強烈的海腥氣，把我底思想帶到遼遠的記憶中去了。我想到我在人海中是常常嗅着比這更利害的腥氣的，那是在慘厲的喊叫和淒愴的呻吟中沸騰着。

「我呢，我現在在這樣平靜而又死寂的海濱獨自徬徨！」我這麼想着，我想馬上就走。

不過我一直還沒走。

一天深夜，我懷着滿心不可捉摸的悵鬱在海濱徘徊。

五月的夜，一個陰沉的夜。滿天烏雲，却還有月亮，但那張蒼白的臉刻刻在陰影中隱藏。遙望着遠處的海面，你幾乎會相信是一片曠野的平原；崖石簡直像嵌在一塊玻璃中似的。但近旁崖石脚下，海無原無故地在低聲嗚咽。一切都幽靜而落寞。我已經有點疲乏，涼爽的海風微拂着，且有些寒峭；可是我心頭充滿了憂悵，不願回去。我爬上崖坡，找着一塊臨海的大崖石上歇了下來。

歇了好久好久，我躺着幾乎要睡熟了，忽然我聽見崖石背後有一陣沙灘上的脚步声。一個人走到我那崖石背後，並且好像放下一樣什麼沉重的負載——聽他後來的話，他大概是背馱着一個人——於是，他長長地吐口氣歇下了。

覺得被打擾了，我便想站起身走。但我聽見人說話了。

「唉，歇一會兒吧！我知道你走不動了，唉，我知道。」那聲音聽得出是一個中年漢子底。他粗率但是溫和地說：「好好歇會兒吧，夠啦！真夠啦，我們走了多少路？走了

一天，不是麼？我也得歇歇啦。你看你來，把頭枕在我底腿^上，唉，你真累了。」

我聽見一聲深沉的歎息。

「你可別怪我……」那人用一種在最親密的人面前的卑下的聲音繼續說：「你有點餓了吧？你別不作聲，我知道。你今天就吃了一頓，唉，你一定怪我，我又喝醉啦！」

他的確是醉了，說話總是有些模糊不清的聲音，像是不願說，常常把一句話重複又重複着。

「沒有的事。我沒醉！我沒醉，你知道。」我聽見他好像拍着胸膛作證。「我往常喝一斤也沒醉過。你不知道，我現在喝一口也會醉，我心裏糊塗得了不的。你真不知道，我往常多快活！嚇嚇……」他不自然地笑了。「你，你可真倒霉，跟着我來要飯！」——他忽然又低聲地謙卑地說：「唉，你可別和我生氣，小寶貝。不過，唉，你真是倒霉！我要了錢喝醉了，你吃都沒吃飽……我真是個大渾蛋！你可別生氣，你看，你看！我做

個鬼臉！你看！你看！不像那個聚源棧酒店底胖傢伙——你不記得，那天揍我一頓的？我×他奶奶！我短他二兩酒錢，他就揍老子！我不是醉了，我定要揍他！你，你又笑我啦？唉，你真不好……那天胳膊都幾乎給打斷了，你還笑！唉，喝酒總是不好……你看，我做的像不像他……」

那漢子得意地笑了起來。

月亮躲藏得連影子都不見了。灰色的雲重重地堆疊着，風大了些。海像找着個理由似的，恨怨地大聲嗚咽了。

我一點也沒想到要走，我很貪婪地捉住那個漢子底每一個字，像是因為感到很大的興趣，我並且開始想這兩個人底關係。聽那種說話的親愛卑下的聲調，許是一對不幸的夫婦罷，我想。

這個女人是更不幸的——我又繼續確定地想——兩個都是過着乞討的生活。那個漢子却還要喝酒，而且喝醉了。不過那漢子也是可憐的人，他幾乎是很天真

的——說實話，那時候他說的話簡直給我以一種同情的感動了。

那另一個還是不做一聲，我只聽見一聲近乎呻吟的，軟弱的歎息。

「你真地生氣了嗎？」那漢子苦惱地說。「你這傢伙……好好，我讓你一個人安安靜靜地睡好麼？我不來鬧你，我也睡。」

這漢子真就一個人換個地方躺下了，我聽見一陣沙子響。但是他並不安靜。他嘴裏還是嘟囔着。

「從明天起，我不喝酒啦……你知道，那多難過！你說，我怎麼辦？我又沒事做，有勁也沒處使！你知道，我一條胳膊就能舉起你來……×他媽，我要飯！你別說，我知道，你不相信我……你放心，我說不喝就不喝啦！你看我從明天起……」

「我真難過！你怎麼，怎麼不相信？隨你叫我做什麼我都做——沒有你，我真難過……你怕我不記得？去年年下，你跑啦，我真地哭了好幾次，我真後悔得要死，我打了你，是吧？唉，你別笑，我不害臊，說實話，你走啦，我真難過，我想着就要哭……你別不

相信，我明天就不喝啦，我喝，你再走掉，好麼？我總會戒的……

「你今天脾氣可真不好！怎麼一句話都不說？你罵我都行……你聽我說，我不喝酒了，咱倆要好好過。你想：我除了你，我是什麼鳥親人都沒有啦！唉，他們都給大水沖跑哪。你，你不也是一樣麼？咱倆誰也別分開，好好地一塊兒過。咱，我不喝酒，你也別去偷人家底東西——哈哈！我記得，你還有一次偷酒給我喝……不說那，咱倆總要好好地在一塊兒過。我想起來了，你說還是回鄉裏好，是吧？你真不知道現在鄉裏有多糟！好，我還是依你，咱倆一路回鄉去，嘿，你這該快活啦！你別不相信，我賭娘咒我騙你，我是鬼……」

我並不十分以為這樣天真的賭咒好笑，我是那麼注神地，屏着氣地想去聽見那另一個底聲音，但我失望了。我還是祇聽見那個漢子有點憤然地，粗聲地說：

「好好，咱可誰也別理誰啦！」

那漢子喃喃地詛咒起來，從那聲音中聽得出他是十分地難受。不過祇一會兒，

他也不做聲了。

因爲靜默，風重新把海底悲咽送到耳邊來了。我睜眼四望，深深的黑闇包圍着我，使我突然感到心之荒涼。我有點惘然，想站起身走。天是很不早了。

可是那醉漢底自語又止住了我。

「你這傢伙真有點好脾氣！唉，這麼個勁……你真像我那個孩子！他說怎麼就怎麼……我上酒店，他就在後面死命地拖我，你打死他也不放手——我得避着他喝酒，可是喝醉啦，那孩子，他哭着用腳踢我……他死命地叫：「你又灌尿啦！你又灌尿啦！」……唉，我醒了，有時候也揍他，你怕我真地揍他？我怕他跑！我一家子人就剩下他一個……唉，這孩子還是跑啦……我知道，我說了一百遍也不止啦！你，你不知道，我多難受！想起他媽……我不說了，唉，你知道，我多難受……」

那漢子長長地歎息着，嗓音都顫抖了。一會兒，他低聲地啜泣起來；但確實僅僅也祇一會兒，他又靜默了。他帶着淚音歎息了一聲，我相信他底酒是清醒些了。

我却有點迷亂了，說不出有種什麼東西抓緊了我底心，我淚滴熱辣辣地迸流了出來。

風是漸漸大了，看得見烏雲在狂奔，海像是咬緊牙齒悶聲地呼嘯了，使勁地把浪頭在崖石上拖得粉碎。

遠處空中，轟轟地響着初夏的雷聲。

我站起了身，但躺久了，腿疲乏得很，我又坐下來，準備舒舒勁。

我聽見那漢子叫道：

「喂！醒醒！要下雨啦。你這傢伙醒醒。睡得這麼死麼？再不起來，我走啦！」

那一個還是不做一聲。

「喂！真還生着氣麼？小傻瓜；我來抱你吧……」

我真不知道那一刹那怎麼會這樣使我感到難耐的死寂！我聽不見海底風浪……任何聲音，只有一絲像被人扼住喉嚨般的，窒塞的喘息，使我全身浸於一種難

以猜想的寒慄之中，我終於聽見一聲望息的喊叫了……

「你，你死啦……」

我會相信我底聽覺麼？我暈眩，我幾乎支持不住我底身子，耳邊是響着雷般轟轟的。

我失去了知覺地跑到那一對不幸的人們面前了。

一個高個兒漢子在沙灘上匍匐着叫，沒有哭，但那聲音已是充滿了絕望的悲哀了。地上躺着的，不是女人，也不是個大人，却是一個孩子，看那身材祇不過是八九歲的樣子；那漢子用一個作披肩用的麻布袋子抱了他起來，用臉發狂般去假着他底，瘋了般地叫：

「你做聲啊！咱倆回鄉去啊……我，我不喝酒啦……」

他像不相信那孩子死了似的，死命地用手去捏他，用臉去親他，喃喃地叫。

我不知什麼時候去摸了那屍身一下，那臉上冰冷的，使我身子打了戰慄。這孩

子想是死去有一會了。閃雷亮了幾下，我看清楚了這一對人兒底臉，但我能清晰地記得的，祇是兩張蒼白得可怕的臉。

那漢子除了一雙發癡的眼睛，他全身都強烈地起了痙攣，像一片枯葉般抖擻着；他死死地望着那孩子底臉，當一陣閃電並帶來了一聲雷鳴的時候，如同觸了電似的，他開始轉動眼珠去望四周，望着了我，他顫慄着向我瘋狂地喊叫了一聲，抱着那孩子踉蹌地無原無故地奔跑了。

我簡直沒有動我底身子，我有點呆了。我臉上熾熱的，連冷的雨滴都不覺着，我也不知道我是怎麼回到家的。

好一向，我都還沒復原。每天深夜，若有所失地，我跑到那海濱去發呆。我苦苦地追憶着那幾乎不能不使我相信是夢樣的景况，顫慄地想到那兩張蒼白得可怕的臉。死了的也罷了，但那活着的失去了伴的孤獨者，是有如何的苦惱呢？這思想死死

苦痛地纏着我！

每當我獨自徬徨的時候，我想：『現在我是應該走了。』我好像覺得我底憂鬱是爲了孤苦。

真的，一個不幸的人爲什麼還要孤獨地離開自己底一羣呢？

罪 人

我剛好安靜了幾天，一個晚上，隔壁不斷地有一陣笨重的紆緩的脚步聲打擾了我。我從夢中醒來，覺得這脚步就像是踏在我底頭上一樣使我頭痛起來。

隔壁的這間屋子原是空的，在我底牢房上首，我常見看守從裏面拿什麼蓆子和芭蕉扇一類的雜物——因為這屋子是在廊道盡頭，他必須經過我底牢房——大概原也不是一間牢房。

這間房和我底只隔着一層板壁，我於是起心想找一條縫瞧瞧。結果，我在一個角落裏發現了有幾分寬，長有一寸的一個小洞。牠離地不多高，我便伏着身子去窺探。

那屋子因為廊道的牆是斜的，形成了一個長三角形；雖是異常陰暗，但借着廊

道上的燈光，也能清楚地看見角落裏有多厚的灰。這屋子沒有那望着就令人憎厭的鐵欄柵，祇有一個薄薄的板門——門上有一個五寸見方的小洞——但也就是因爲這樣，房就顯得更狹小了。

那來回走着，發出笨重的而又紆緩的脚步聲的傢伙，看來很矮小，背還有點佝偻，頭是個禿頂。我想看看他底面貌，但他從這頭到那頭不停地走，並且低着頭。我先是有一點傻地用視線去跟隨他，後來被他弄疲倦了，我才坐下來，把手指敲着板壁作響。我敲的時候他不走了，但我不敲，他又走了起來。我不禁又使勁地敲了幾下，並且低聲憤怒地叫道：

「喂！別人要睡覺了。」

那傢伙不走了，好一會也不做聲。我再去看時，他很頹喪地垂着頭坐在那裏。這時候我看見了那張五十多歲，小得可笑，却是很忠厚的臉。短眉毛，像給火焰斷了似的，眼睛不大而又渾濁；鼻子很小，但有不小的嘴和厚的唇，髮際很低——一般人往

往是由此斷說這人是老實（也就是笨）而且生就「勞苦命」的。弱黃的燈光，射在他底臉上，因為那額上和眉間幾條粗的皺紋，顯出了一個善良的受難者底表情來。他不時用那渾濁的眼光向我這邊望，露着一種鬱悶得無可奈何的神氣。我望着他這樣子，好像又覺得是我打擾了他，於是使用平和的聲調問他什麼時候進來的。

他抬起頭望，躊躇好一會的樣子，才匍匐過來，懊惱地用四川口音答道：

「剛才來的。」

「什麼事？」

「啥子事……」他囁囁地，自語般說。好像很驚異地瞪我一眼，嘆口氣，站起身又想走了。

「坐下吧！」我用不小的聲音叫住了他，簡直吓了他一跳。但我還是很溫和地說：「談談不好麼？你這樣走，我不能睡啦！」

他不相信似地凝視了我一會，又擺着那無可奈何的神氣坐下來說：

「有啥子好談的？」接着他却問我了：「你進來幾天了？爲啥子？」

我不做聲。

「我曉得……」他低聲說。「剛才你睡着了，我來的時候看見了你門上的牌子……」

我正預備說什麼，打了半天磕睡的看守來了。這傢伙最討厭犯人，就像都和他有什麼仇恨似的，於是我便躺下身子不做聲了。

隔壁那個却又站起來走了。

「半夜三更幹嗎這麼走，坐下來！」看守頓時扯起粗的嗓子叫了。

「走也走不得？」那個用一種溫和的但是在心情不好的時候的口氣答應。

「叫你坐下就坐下！」

「我要走走嘛。」——是不耐煩的聲音了。

「×你媽！」

「你罵人你媽的×！你算啥東西……！」

「老子就罵你！你是什麼東西？」

「我是公務人員！你罵我你媽的×！」老傢伙直着嗓子嚷，像是爲了自己底威嚴。

「什麼××公務人員？不要臉的東西！貪贓枉法，再鬧，我揍你！」

那個老傢伙受着輕蔑的罵却不做聲了。好一會，我聽見他呃呃地孩子般哭了起來。這哭聲充滿了悲哀，是一種矜持的人被傷了自尊心的悲哀。

我這時候躺着，心裏却很平靜，類似這樣的事，我好像是見慣了，我一點也沒有動念去安慰那個老人。我覺得：人在很痛苦的時候，口頭上的安慰沒有什麼用。假使他要哭，唯願他不要抑制，哭一頓是來得痛快多了。

但是，當老人停止了哭聲以後，出於我底意料之外，他忽然悄悄地來喚我了。我

問他做什麼，他低聲囁道：

「你聽見剛才他罵我啥子麼？」

我不曉得怎麼答應才好，只從鼻子裏哼了一聲，於是這老傢伙就開始告訴我，他是爲什麼進來的：他接了一家罪主底二十塊錢，答應替人家打聽這案子底消息，能夠幫忙就幫幫忙；但別人眼紅——不是爲了二十塊錢，是爲了這三十五塊錢的書記位置——告發了他……

「我貪賊枉法？他媽的×！」老傢伙憤慨地說。「我不過接了人家底二十塊錢——要不是那個四娃子病，我要這二十塊錢做啥子？你說嘛，這如今，三十多塊錢啥子用嗎？我四五個娃子——你聽見沒有四五個……」——他伸了四五個指頭，擺擺，嘆口氣說。

「入哪個的！這如今三十多塊錢做啥用……我做他媽五年，三十五塊錢……我堂客一個月拿三十塊錢過家，我拿五塊錢零用，送點子人情。他媽的×！月月都有

人情！

「這個月，四娃子病，花他媽三十幾！父母底心，再窮，小孩子病哪，你不跟他看？如今錢又緊，找哪個借？入哪個的！我貪賊枉法？你說嘛，我接人家二十塊錢，又不是勒索人家的……」

這老人一口氣說了許多，接着又流着淚，像要把多年的怨憤都傾吐了出來。

「倒底要不要緊呢？」我一等他停住了聲音便問。

「哪個曉得入哪個的！逮着老鼠要把戲，曉得哪個弄法？」他很苦惱，站起身來，好像要走，但馬上又坐下來，敲敲板壁，要使我注意地說：「你說嘛，要是一「失業」，哪個弄法？這一家大小，還背着身債！這哪個弄法，你說嘛。」

我能說什麼呢？

半天不見他做聲，我去望他，見他佝偻着一團，望着黑角落裏發怔；兩眼都盈着

淚珠，那簡直是一籌莫展的樣子。

「兒女是債！」

好久，我才聽見他長長地嘆息一聲，說了這麼一句。

「兒女大了也不過是那麼回事！」

我也低聲咕嚕了一句。但我羞我自己，像一個老人樣地發出這樣的感嘆是爲了什麼呢？

「怎麼不是的？翅膀長起來了，就各飛各的哪！唉，總是「水往下流，」父母總是父母底心。」

這老人底話提醒了我。我意識到我剛才說的話祇是寬慰我自己，我被引起家的懷念來了，我想到成年盼着我歸去的母親。這使我有點煩惱。但這老人偏偏還要苦惱我，他想起來似地問我道：

「你有家麼？」

我沉默着。我聽見他很低地嘆息。

「明天我堂客來看我，」他悄悄地說。「你要不要給家裏帶個口信？」

我答應不要，他很驚詫但是熱誠地又問道：

「你真的沒有家麼？」

「家離這兒好幾千里呢。」我低聲答應。

「你家裏還有啥人……？」

「你問他幹嗎？」我自己也不知道心情怎麼會變得這樣壞，我簡直是粗聲地

阻止了他底發問。

「唉！你們年輕人真是……！」

他又嘆口氣，也不做聲了。

我悄悄地離開了那個角落，躺下來，想睡，但這時候，我是一點睡意也沒有了。我濕潤的眼睜得大大的，望着板壁間蠕動的大臭蟲，和那頂上黑闇的滿張着蜘蛛網

的鐵小窗子。是午夜了，不知從哪兒透過來的一陣微風，竟是怪涼的，我不禁把一雙胳膊抱緊了圍着胸。

牢房裏黑暗而潮濕，陰森森的；這時無論有點什麼嚙啞的聲音，都令人感到難耐的淒涼，甚至有一種無名的恐怖的心情。剛換班的看守，很有精神地在廊道裏徘徊；在青石板上沉重地響着的脚步聲，簡直像踏在我底空漠的心上，我下意識地閉住了眼。

一會，我聽見不遠的地方，有人低聲地幽咽；我再睜開眼睛側耳去聽，却發現這聲音是從隔壁來的。

我便又爬到那洞跟前去望。

那老人仰着頭，合着掌在祈禱，喃喃地不知在說些什麼。他臉上先有着很痛苦的表情，但隨即，那歪的面孔好像閃出了一陣光輝，而且很穆靜。

「你信教麼？」我候他祈禱完了問。

「我信天主！」他嚴肅地答應。停一會，他怕望我似地垂着眼，喃喃地說：「你們年青人是不信這一套的。」

說了，他又掉過臉去。但我看見他底嘴唇又微慄地開翕着。

我又睡，但還是睡不着。隔了一會兒，我又爬過去叫了那老人一聲，不知爲什麼要那樣做，我告訴他：我底外祖母和母親都是信天主教的。

他露出一種我不明白的微笑來，這一刹那，就好像也覺得連他底靈魂都得救了一樣。他說：

「那麼，我剛才做得不錯……」

「什麼？」我不懂得他底意思。

「我剛才做禱告的時候也替你祈禱過了——望天主救你！」

……

「我們都是罪人麼？」——當我想到我是無辜地失去了最可貴的自由，並且

在精神和肉體雙方都遭受了酷刑的時候，我幾乎要叫了出來；但是我望着那可憐的微笑着的老人，我不忍那樣做。我只向他苦笑，緘默着，回到我原來的地方去躺下了。

這天晚上我做了一個怪誕的夢，因為落雨覺着些寒冷，我抱着一雙胳膊在胸前睡了。

我夢見那老人——那個所謂「受賄」的小書記，一個虔敬的天主教徒，被綁在一個很粗的，髒得非常，上面染遍了一些污黑的血蹟的木十字架上；一些人，那都是些怪令人憎厭的臉嘴，像一團蛆般亂擁擠着，蠢然地盲目地喊叫：「把他殺了！：把他勒死啊！」那老人流着淚掙扎，如同一隻受傷的，被一只鐵鈎抓住了不時蜷縮着身子號叫的老鼠。他那一對渾濁的小眼裏閃着兩點可憐的光波，顯示出不敢洩露的憤恨和哀痛；他喊叫，不，那祇是呻吟——而且我相信那祇有我是聽見了的：

「我沒有罪……」

在一個角落裏匍匐着幾個孩子；老人又常把頭扭過來望着這一個角落裏叫：

「我底孩子！」

我十分憤怒，想站起身子去呼喊，但有人用一件什麼沉重的東西壓住我底胸口，無論怎麼也叫不出來。忽然，我身邊閃出了一個聖母般的形像，她在我身上劃着十字，喃喃地念着一些我不懂得的字句。我抬起胳膊亂揮，很清醒地覺得是要擊撲那個形像，但我軟弱無力，身子像一片落葉般顫慄了起來，在我眼前，驀地什麼都不見了，除了那一片濃厚的黑黯；我心頭難過得要死。

「喂，喂，怎麼囉？」我模糊地聽見有人在低聲喚我。

我被那老人叫醒過來了。許是由於夢中的幻覺底重壓，當我睜開溼潤的眼睛的時候，我望着慘澹的燈光和壓倒在我身上的鐵窗影子，我感到非常地厭惡。但是我很疲乏，我身子出了不少的汗，微風吹到身上也頗有些寒涼。

「醒了麼？」停了一會，那老人在隔壁輕輕地敲着牆板道：「你又是哭又是叫！我叫了多半天才醒——現在好了？」

我告訴他，我把胳膊壓在心口睡了。

「睡着了麼，唉！」他嘆口氣。「那是，心不靜。你，你應該禱告——……」

我沉默着，但旋即怕傷了老人似的，我溫和地低聲答應他：「我都忘了！」

「不要緊嘛，」他用那麼誠懇的聲調說。「你就念聖母，主啊……先劃十字，從左到右邊……記得麼？」

我簡直覺得滑稽得可笑，但我還是照樣做了。那老人在那邊又悄悄地祈禱了；但這聲音不知怎地令我煩躁起來。我想起了夢中的景象。

因為看守在廊道頭的角落裏很熟地打着瞌睡，我便自在地上站起身來徘徊。

獄裏很靜，只間或聽見一兩聲囚犯在夢中的嘆息和呻吟，像在我四周爬着似的。哦，我還聽見一兩聲寂寞的汽車底喇叭響，那像十分遙遠，是的，那是屬於我被

隔絕的另一個世界的。我有點不安寧了，就像是在黑地裏有不少的魔鬼用什麼細得我緊緊的。

我是在這樣的一個孤寂而又黑闇的場所。對面牢房裏底那一些睡熟的人，在弱黃的燈下，不是恍如橫陳着一些死屍麼？

我不願意我獨自去思想——那已經是夠磨折了我底腦子了——於是，我想找那個老人去談一會兒。

我靠近那板壁下的一個小洞坐下；我伏身去望，望見那老人，大睜着眼在角落裏發怔；不知他是在注視着什麼地方，眼睛顯得那麼空漠，就恍惚什麼都看不見一樣。

「沒有睡麼？」我低聲問，敲敲板壁。

許是沉思得出了神，我發問的時候，他很受驚，如同一個木偶的玩具般，他扭動着似乎是僵硬的頸額在左右眺望，顯得十分張惶。

我又慢慢地敲了兩下板壁，憐憫地溫和地叫住他。

「喂！這裡聽不出來是我麼？……」

「唔，唔，」他已經靠近這邊的板壁坐下了，樣子很頹喪不安。

「你在想什麼！」

「想啥子？」他對自己講話般說。「你說嘛，我雖是犯了罪，我那些娃子有啥子

罪……」

「嗯……」我實在是不明白他突然說這些話的意思。但他顯然是被那些思想苦惱着。短的濃眉在皺紋下擠成一叢，眼光非常滯鈍，弄得他那張小得可笑的臉滿佈着愁雲，使我也爲他感到哀愁了。

他站起身去走了。我並沒有喚住他，因爲我現在又不找着話說。但一會，我突然叫着，而且像是不能抑制自己地有些激憤地問他。

「喂！爲什麼你要承認你是有罪的呢？你並不是敲詐或者是勒索人家的，這二

十塊錢……」

「不，」他坐下來用一種我沒想到的沉靜的神情，阻止了我底發問，並且好像糾正我底錯誤般地向我說。「你不曉得，我說的，我底意思是說：我在天主面前已經犯了罪了。」

我是很可憐這老人，但是我實在厭惡他腦子裏那種執拗的思想。我起心去突擊它。

「說起我，我可以算是沒有什麼罪。」他老人繼續向我說。「人家陷害我！我曉得：人家望着我這一個位置眼紅，你莫說這只有三十塊錢的事……我一家大小都靠着這……」

說到這里，他失去了平靜；他搖擺着頭，低聲囁嚅着一些我聽不清楚的話，並且顫慄地抬起手在胸前劃着十字。顯然是，全家底生機的問題還是最使他焦慮和苦惱的。

「你說嘛，」他很勉強地向我苦笑。道。「我怎麼能夠不想娃子們都小——當然我也不一定要看着他們成家……那是笑話，當真話我還靠了他們？不過我總想把他們盤起來，讓他們各人能混各人的，免得大了說我害了他們……我那大娃子就吃了沒有讀好書的虧！混進軍隊裏去多年了，我總還是提心吊膽的。二娃子還在初中學堂裏……那些都還小，不讓他們讀書覺得對不住他們，說讀，這如今不要錢不要錢也得那些。」

他如同真地感到身上擔子的重壓似的，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你說嘛！」他用那枯瘦的手敲着板壁剝剝響，又說道：「我這事情一掉，一失業，哪個弄法？入哪個的！朝內無人不做官，」你再到哪里去找事？這如今，「僧多粥少。」閒着的曉得幾多？」

「這，你也相信是什麼「罪惡」麼？」我突然打斷了他底話頭問。

「什麼？」他不懂我底意思。

「假使你失了業，假使你再也找不着事，你底孩子也許會餓——譬如這麼說：你底孩子餓死了，這是因爲你底罪惡還是因爲你孩子們底罪惡呢？」我不耐煩地說。

「我底罪惡……」老人惶恐地說。「你這是什麼意思？娃子們沒有什麼罪惡！他們沒有！」

我不知道我這一下怎會變得這麼不能忍耐，我捏緊拳頭，暴躁地幾乎要叫了起來一樣地大聲說：

「你給你那『天主』騙啦！你爲什麼相信那種東西？」

「那種東西……」他驚慌失措地，把小眼凝視着我喃喃地低語。「你說啥子嘛……」

我沒想到我會這樣打擊了那可憐的老人。他那樣子，簡直像被人奪去了他所最寶貴的一件東西，弄得不知怎麼好了。他蹣跚地站起身去，怯懦地呆望着我。他想

說什麼，但我祇看見他囁囁地顫着嘴唇，沒聽見聲音。

這樣，我不禁有些懊悔我剛才的鹵莽了。

「現在，」我想，「我說什麼好呢？」

我伏身去望那老人，看見他把那像是給什麼細着的，不能自主活動的身子挨着門頽然地坐了下去。他不時用充滿了疑惑的眼光朝我這邊望；過了一會，他想起來似地，緩緩地在胸前劃了一個十字。

「又要去祈禱，並且爲我禱告，求天主教救我麼？」

我惘然地想，心頭覺得有一些難受。但當我想到了夢中的景像，我又不禁苦笑
了。

第二天傍晚，那老人被看守帶出去了一趟。

剛叫着他底名字，打開牢門的時候，他高興得說不出話來，一下子去抓着衣裳，一下又攔了，去抓帽子去穿鞋子，像有不少的東西都得要他兩隻忙亂的手去拿似

的。

他朝我這邊望了一眼，猶豫了一會，終於跑過來敲敲板壁叫。我知道他是要告訴我，他出去了。可是正在這時候，那看守不耐煩地叫了。

「喂，快點！打扮什麼，一會兒就回來的！」

.....

果然不一會，老人又回來了。

他眼睛有些潮溼，神情很頹喪，像挨了一捧的餓狗；那彎着的腰使有些弓起的背更顯得佝僂了。他緩緩地移動着脚步，腿硬了似的；走進牢房，好半天，他還用那抖擻的胳膊攀着小窗，惘然地注視着外面。

好一會，他跪了下去；從陰暗的燈光下，我望見了他小眼裏盈着兩滴昏黃的淚珠。他呢喃。我相信我確實聽見了他念：

「我沒有罪！」

——他後來告訴我，他將要被執行徒刑了；同時，他最愛的一個四娃子病重了。

憂鬱的歌

——生活像一條渾濁的汗泥河，

向着不知什麼的地方

又平又慢地流着。

「忍耐一點。沒有什麼，你一定很快地就可以出去了。」

那個瘦削的臉子，用那戴着兩只金戒指的黃手，摸着年青的光光的下巴，裝着沉思的樣子對我說。他極力謙遜和溫和，像要留一個很好的印象予初見面的朋友一樣；但我對這張臉早就憎惡得夠受了。顯然地，我底神情給他看出來了，於是他把

那對渾濁的猪似的小眼上底濃眉皺了起來，示意給那在門口站着的看守，把我帶到監獄裏去。

從那間精緻的有着兩架電風扇的辦公室裏出來，我被帶着走上了一條黑闊而又窄峭的樓梯。

靠這樓梯脚下，我望見一間黑得很利害的房。因為我還是剛從有陽光的地方走出來的人，我看不清楚這黑房裏面有些什麼；我看見的祇是碗口般粗的白木柵子。一股汗臭及不知什麼混合起來的氣味在各處彌漫着；在不知哪一個角落裏，我並且聽見一陣幽幽的悽傷的呻吟。當我走到一條曲折如小巷的廊道裏，忽然有一個猪叫般尖銳而慘厲的呼聲揚了起來，在黑角落久久不散地蕩漾。我下意識地閉了閉眼睛，加快脚步走了。走到這條黑暗和恐怖的廊道底盡頭，我就只聽見窒息的急促的喘息了。我身傍底一個高個兒，對眼，木頭般的看守，歪歪嘴向我狡猾地狞笑，那就像覺得我這瘦弱的個子簡直不能經他一握似的。不知怎的，我就像真地給嚇

住了。打了個戰慄。

我又看見了天，碧清的天——這一剎那底天是多麼令人愛戀啊——我不禁深深地呼吸了兩口……但很快地，我被領着，又折進一條廊道裏去了。

一個禿頭，戴白鋼邊眼鏡，短鼻子的看守長，把一張扁圓的臉一股正經地裝着威嚴而實在是只能令人發笑的樣子，機械地對着他喚上前去的人，冷冷地道：「褲帶解下來！」又不屑似地伸着手在那個身上摸索了一陣，一點也不動聲色地把香烟錢，或別的零碎東西扔在地上，說：「放下好了。那用不着，出去再來領！」又把鉛筆放到口裏用涎水舐舐，敲敲手裏底名單，去叫別人。

一個高壯的，紫脛色的臉滿都是絡頰鬍鬚的漢子，站在我身傍，用一種人類在患難中互相關切的聲調，低聲告訴我：「把錢放在襪底帶進去。花錢的地方多啦！」但我沒錢，我就把僅有的一枝筆和記事簿和一件長衫捲在一起，拿在手裏。

「張條子！」禿頭叫了一聲，沒有人答應，猶豫了一會，把小眼瞪着望望名單，又

叫道：「張條子——誰姓張？」

「俺姓張！」那個紫膛臉的漢子，挺着胸脯粗聲地說。

「你叫什麼？」禿頭望着那樣高壯個子一怔，怒問道。

「張滌志！」

「張笛子！」禿頭重複了一句，顯然是不耐煩了。他用小眼上下打量了一番，摸

索了一陣，最後，望着那雙穿着長統皮鞋的脚叫道：「把鞋帶也解下來！」

「幹什麼？」

「解下來！」禿頭執拗地大聲叫道。

張滌志望着禿頭找岔子的樣子，便也馴服地彎下腰，把腳帶費力地從鞋孔裏

拉了出來，累得一頭的汗。

看了這光景，雖是禿頭也叫錯了我底名字，我也很快而又很平和地答應了；我

並且向他微笑。他似乎是還滿意我底溫和，他上下望我一眼，沒搜尋我，就揮揮手叫我站開了。

七月夏天底中午，天正熱得利害。我抹了抹滿頭的汗，回頭去望四周。兩邊都是牢房，靠右邊的是鐵柵子，房小而窄，使人很適當地想起烏籠子來，靠左邊的是大柵子，房很大，但都很陰黯，都擁滿了人，打個最切實的比喻：那些人在這裏面（赤着膊）就像是一堆堆的蛆在蠕動。

——這裏望不見天，也望不見太陽；但大青石的廊道熱騰騰地散發着一股蒸氣，使人呼吸都要窒塞了。

我被送到那一間僅僅祇一丈寬，不到兩丈長的窄小的牢房裏去。這是廊道底最盡頭，對面和上首都沒牢房；於是更顯得陰黯和靜寂。

「將就待一晚吧，這幾個明天就打發他們走的。」

對眼看守鎖上門悄悄地對我說完，就笑着走了。

這樣窄小的牢房裏已經有了八個人，我簡直不能再找到一個空地了。但我終於找着一個地方坐了下來，那是貼近糞桶的一邊。

地上鋪着三張草蓆，上面滿是一塊塊黃濕的蹟印，發着汗和尿的臭味。房並不高，頂上也有扇兩尺見方的小窗，鐵格子上結滿了蜘蛛網和灰塵；也看不見天，也看不見太陽。牆上盡都是鉛筆畫和字，刀子劃下的痕蹟，和一片片竹葉子畫似的血痕——那一看就很顯明地知道是手指捺死可憎的臭蟲所留下的成績。地板上很涼，地板下顯然是泥地；在破縫中我可以嗅着一陣潮濕的霉土氣——這都還好受，只有那糞桶的臭味簡直薰得我要發嘔了。

兩三雙醒着的眼睛差不多都是用漠然的疲乏的神情瞅我，使我感到很難耐的孤寂。我想說點什麼，不過我確是疲倦了，我沒點精神。我好像要思索點什麼，但我的腦子麻痺了一樣；思想在飄蕩，飛得很遠，簡直沒法去抓緊牠。過了一會，我似睡未

睡地閉着眼睛了。那些個是睡得很熟，在汗水中發着酸味。

時候真不知道怎麼在過！一分鐘一分鐘都有條什麼小蟲在心口嚙着似的，那麼難捱。迷迷糊糊地，忽然聽見一個看守在牢外吆喝着：「起來！吃飯啦。娘的，怎麼總睡不夠？」接着鑰匙嘩喇喇地響了，門開了，送進一只洋鐵桶來，門可馬上就又鎖起來了——唉！那樣開一下門都是令人心胸開放些的啊！望着這鐵格子就像全身都細着似地不舒適。

八個圍着那只桶坐了下，然後伸手從不到五寸方的小洞裏去接飯。

我走攏去望：那洋鐵桶就和我們常在弄堂垃圾堆旁邊可以看見的，倒殘菜湯渣的水缸一樣，滿都是令人惡心的油污，並且還長着厚的黃色的鐵鏽。湯在裏面簡直是烏色的了。桶裏面底菜是豆芽，很像糾作一團的亂草和醃菜合起來煮的。

「吃一碗吧，不吃等一會餓」

我也不看清楚誰和我說，我點點頭，便拿了一碗飯在手裏吃起來。但是吃了兩

口，便擱下了，飯是像石子般硬，還夾雜着砂子和一些沒淘盡的石灰。至於那湯，我喝了一口，幾乎要嘔吐起來，那麼含着酸的而且帶點腐的泥土氣的味道。

我嘆口氣，退到角落裏望着那些個有味地吃着。

廊道上牆角落裏底燈亮了。燈罩着很厚的灰，光怪慘澹的。鐵柵子底影子變粗了，壓倒在人身上，牢房裏於是更顯得陰黯起來。

人像是被飯提起一點精神來，在廊道裏竟可以聽見一陣懶懶的，不十分嘈雜的談話聲；嗡嗡的，好像一些蒼蠅關在玻璃窗裏亂碰亂撞，發出來的沉悶的聲音。可是沒多大時候，難耐的岑寂又漸漸地爬了起來。許又要睡了，吧——我這牢房裏，有些個就又昏昏沉沉地躺下了。

晚上，天氣一點兒也不涼快一點，汗水還是順着身子流。但不知怎麼來了一陣輕快的睡意，搖搖芭蕉扇，我也就慢慢地翕攏眼睛睡了。

不過一會兒就醒了，給臭蟲咬醒了。我翻一個身望，那板縫裏底臭蟲排隊樣地，三個五個地向外爬，我從來還沒有看見過這麼肥大的，我使勁地用鞋底一抹，手指般粗的血印就留在牆上了；下意識地感到一陣憎惡，睡意都跑了。但我確是很疲倦，一會兒眼睛就又翕了攏來，我意識到有些臭蟲在身上蠕動，但懶得去睜開眼睛，我只扭扭身子。我模模糊糊地做起夢來：看見臭蟲都變大了，長着一張吸血的，貪婪的嘴臉；我伸手去打，但給四面的臭蟲抬了起來，牠們貓頭鷹樣地發着討厭的獰笑。我驚叫了一聲，把腿一彈，醒了。我底腿碰着了在我腳頭躺着的一個人底下巴。

「壓你底娘！一個湖南口音打着做夢的腔調罵了起來。

一邊睡四個，五個，這間房早給佔得滿滿的。腿要伸直，簡直就是往人身上攔，沒法，大家都屈了起來；但睡熟了，自己底腿就老是歪着壓着別人底；等別人醒了，一使勁，別人底腿就又都壓着自己底。臭蟲還是在人腿叢裏鑽，於是各人都打着做夢的腔調罵；又打鼾，又睡，又醒了……

黎明時分，一陣鑰匙聲，鎖聲，鐮鏟聲鬧醒了我。

八個都帶上了腳鐐。沒有人做聲，都靜靜的；有幾個變白了臉，有幾個在沒有血色的戰動的唇上浮着一絲淒傷的苦笑，低聲地像對自己說：「走罷！」

一個個跨出門檻的時候，軟弱的，踉蹌的腳步使腳鐐發出不和諧的粗大而又沉悶的響聲來。這聲音好像蕩漾到每一個角落裏去了，岑寂簡直窒塞了我底呼吸。好幾個都像留戀地回頭望望這牢房。我真怕望他們，那樣的眼睛，燃着熱情和悲憤的火焰似的眼光……總之，夠了，那樣的眼光使我心都起了顫慄，我迷亂了，我站起來暴躁地徘徊；我覺得心頭有團火在熾燃，使我底胸膛要爆裂了開。我簡直想扭斷這鐵柵，但我沒有一點氣力，我全身都因為浸在一種難堪的苦惱中而癱軟了。

這一天，我什麼也不想；一點也不假，我深深地懷念着他們——不知是爲了什麼。我極力想在那八個中間記一個清楚的影子來，但這全不可能；我眼前只是同樣地呈現了無數蒼白的臉，那樣令我心慄的眼睛。

在一個牆角裏我發現了一行字：

「我們要記着，我們八個失去了寶貴的自由有多久！」

這行字下面是鉛筆畫的條子。我耐心地數：是九十三條，是九十三天吧。九十三天，沒有太陽，看不見天，每天每一個時候都不能離開這烏籠般的牢房一步，離不開這黑黯和潮濕——但是還有人寫着：「我在這裏已經住了一年又五個月了。」

我心中像充滿了一種懊惱和無名的悔恨，種種幻思使我不能安定。我想到我不該不和他們任何一個談話，我或許可以幫助他們——幫助他們什麼呢？我想了很久，但是想不出有什麼可以幫助他們的。我很仔細，很纖微地去想一些幾乎是可笑的事，我甚至懊悔我不能記起那曾經對我說過一句話的人底面貌來。我不曉得

爲什麼要這樣做，除了孤獨和寂寞外，別的什麼我實在是沒有真實地感到的。但我竟不能抑制我自己，一直到夜裏，我並且不能夠使自己安眠了。

睡不着的夜晚，夜是特別的長。我很難受地捱着；一閉眼，我就可以看見一些蒼白的臉在我眼前幌動，於是我爬起身來蹣跚。

夜也靜得可怕，一點點細微的聲音我都能很清楚地聽到，像好奇似的，我常常貼耳到牆上，去聽不知哪兒傳來的嘆息和嗚咽。聽不見了，我就失去了什麼樣地又站起來鬱悶地蹣跚着，聽我自己底沉重的脚步聲。我底脚上竟還穿着皮鞋，於是這脚步打擾了隔壁的朋友；一個江蘇人嚕哩嚕嗦地在詛咒了。我沒法，就脫去了皮鞋；但我很苦惱，沒有了脚步聲，什麼聲音都聽不見了。

我心裏越弄越煩躁起來，我難耐這岑寂。在鐵柵影子裏鑽來鑽去，簡直更覺得無法安寧了。

那個對眼看守在這晚守班；他在我牢房斜對角坐着，起先，他老是瞪着眼望着

我瘋了似地這麼徘徊發笑，後來他疲倦了，老是把胳膊支在竹杖上打瞌睡。但他一醒，睜開眼就還是看見我在照樣徘徊，便漸漸有點不高興，終於他跑過來，揚着竹杖，喝道：

「你要討打啦！娘的不知道享清福！嫌清寂，我多找些人到你這房裏來！」

我並沒有固執，我望着他笑笑，便馴服地躺下了。這傢伙可就很得意地在廊道裏徘徊了，厚底的皮鞋難聽地噹啣啣地在叫。他嘴裏還哼着京調，啊呀啊地。

我躺下，望着那頂上滿是灰塵和蛛網的小鐵格子的窗子發呆。這時候我很平靜，但我又想到我不可預料的運命：究竟什麼時候可以離開這望不見天，也看不見太陽，黑黯而又潮濕的地方呢？……還有那些簡直不知道我在哪兒的朋友，我幾千里地外的家……我把臉貼着地，理智很清醒地，不是爲了傷感，而是爲了憤恨地流了淚。

漸漸地，我對於這一切：孤寂，黑暗和潮溼；臭蟲，酸湯和硬飯……我都習慣了。不過我底健康是一天天壞了，晚上底夢，各色各樣奇奇怪怪的夢多得可怕——因為白天裏沒有事做，就祇有用一些幻思去塞滿空虛的腦子。我總還是想出去；常常我夢見自己飛了起來，飛得很高——這想是飛出去了。有得候我也夢見我身子縮小了鑽了出去，像西遊記裏底孫行者一樣；也有時候我夢見我提着劍，扭斷了鐵柵殺了出去，像以前曾經很羨慕過的十六世紀底西班牙底「騎士」一樣。這些雖總是夢，但也還能自慰的，不能禁錮的靈魂總算是曾經飛出去過吧？

「爲什麼沒犯人送到這里來呢？別處不都很滿麼？」

有一天，我好像很氣憤地對那對眼看守說。但那傢伙把不能動的眼珠子瞪我一下，只笑笑又擺擺頭。當時我很憤慨，但一會兒我就又獨自躺下去幻想了。忽然想

到：「他們也許還對我防範得很緊吧？爲了什麼？真是些傻子……」我不禁笑出聲來——但也祇一會兒的光景，我就很平靜地做幻夢去了。

可是，我實在是害怕：這樣下去，我底腦子會變得麻木遲鈍不堪了。我打算安靜一下寫點什麼下來，但除了偷偷地寫點單調的日記以外，我能寫些什麼呢？把我關在這樣一間黑暗而又窄狹的房裏，和什麼都隔絕了；望不見天，也看不見太陽……我能寫些什麼呢？現在我也沒有心情去搜尋記憶了，這不過是更增加苦惱而已！

什麼自由也沒有，寫東西在這里也是不可能的。每次寫點短短的日記——我伏在地上寫，但聽見了可惡的看守底脚步聲，我就得爬起來——我總要跳起來五六次。像一個偷兒，我全副精力幾乎都去用在聽覺上了；可憐得很。就是要寫，我實在也沒有多少力氣去對付那些傢伙啊！

唉，是什麼憐惜我呢？

一天午後，我這牢房裏送來了一個年青的伙伴。

「囉！你來了伴啦！」

看守那傢伙狠狠地鎖上門，吐了口涎水。他很不高興的樣子——許是這新囚犯不令人喜歡罷？但我總是很快活的，假使我再一個人關下去，我底天，我簡直會發瘋了！

這年青的孩子，一進來就倒在地上，很厲害地抽搐着兩肩，傷心地哭。我讓他哭了一會，才走上前去，親切地拍着他底肩膀，勸他安靜點，既是到了這兒，哭是沒用的。我絕不是要恐嚇他，但不知怎地，我竟對他這樣說：「看守最討厭犯人哭！別惹得他們打罵。」

他這才抬起滿是淚痕的臉來——多麼可愛的臉呵！圓圓的，臉頰還留着小孩底緋紅色；眼睛雖小而黑，瑩溫柔，廣闊的額，光黑的髮，嘴唇很薄；是一個聰明而很天真的臉，我很歡喜地在他身邊坐了下來。

他用誠懇的眼光注視了我一會。先訥訥地問道：

「你姓什麼？」

「姓×」我答應，但我沒問他，我祇是望着他底臉。他又望我一眼，好像不知再說什麼好；他很害羞的樣子，又自己告訴我：「我姓李。」停一會，他問我：「你是一個人在這裏麼？」說了，他抬起眼睛四處望望。我點點頭，告訴他，我來這裏好久了。

「你什麼時候出去？」他又問。

我搖搖頭，他稚氣地說：

「他們沒告訴你麼？」

我又搖搖頭。他底問題簡直使我發窘了，我就不等他再開口，先拿些問題問他了。我問他是哪兒人，多大年紀，家在哪里。他告訴我，他是河南人，只十八歲，在北平長大的——確實，他一口北平話說得好聽極了。我這笨蟲！我忽然冒失地問他是爲什麼到這監獄裏來了。

他憂鬱地擺擺頭，然後對我說：

「我一個朋友——和我在一起住的——說是有什麼「嫌疑」。」

「這就夠受了！我心裏想，但沒有說出來。」

「他們說，我很快地就會放出去的！」

我笑點點頭。我恰巧也正在想：是不是他們也會對我說過這樣的話。

我們漸漸地談得合式了。他來S市還不過是兩個月；他是從很過得去的大家庭裏跑出來的，因為家庭太「死」了；他想呼吸點新鮮空氣，打聽到他底一個友誼很好的同學在S市，於是就偷跑了出來。他們很窮，住在一起往往鬧飢慌，但他不願意回去。他說：

「我不寫信回去；一寫信回去，家裏就會趕來了。——不過，從監獄裏出去，真只有回家啦！」

他也很喜歡一點文學，於是我們談得更融洽了。他已經沒有憂鬱了，眼睛愉快

地閃着光；他很能談話，在他談話的時候，我很喜歡看那兩片活潑的薄唇底開翕——牠們裏面，那一系列整齊的白的牙齒好像常常愛眩耀地放亮。

「俄國底作家，你最喜歡那一個？」他忽然想起什麼來地問我。

「高爾基，我也喜歡柴霍甫……還有屠格涅夫。」

「你也喜歡屠格涅夫他底作品你看得多麼？」

「看得還不多。你呢，你最喜歡那一個呢？」

「我最喜歡屠格涅夫。」他底聲調變得有點羞澀。「我很愛他底作品。」他沉

默了一會，忽然笑問道：

「你戀愛過沒有？」

我猶豫了一會，終於搖搖頭答應沒有。我微笑道：

「看這樣子，你一定戀愛過了！」

他把雙手抱着膝頭有點情不自禁地微笑起來；我猜想他是做甜蜜的回憶了。

一個人在回想過去的戀愛來，即使是創痛甚於歡樂，在他談的時候，他多少是有點迷醉的；於是我極力慫恿這年青的孩子講。

「沒有什麼可以講的！」他天真地笑道。「不知道你看過屠格涅夫底初戀沒有？我差不多就和那主人翁一樣很不幸！我是個孩子，但却戀着一個比我大得很多的女子，說她捉弄我也可以，然而，她總是很誠懇——」他望我一眼，加重語氣地說。「的確，她是很誠懇。她很誠懇地叫我弟弟，並且像待弟弟樣地待我！我也叫她姐姐；不過，我並不希望這樣：所以我非常地痛苦！」

他這時候，眼睛有柔情的光波蕩漾，臉頰也更紅了。我親切地望着他道：「不過，你確是一個很可愛的孩子！」

他舐舐嘴唇，高興地笑道：「我姐姐——她，也就常常這樣說我的！」

我們繼續又談後來。他憂鬱地談到他底家了。他說他底父親確是待他再好也沒有了，不過這是很悲哀的事。

「我和我父親在思想方面是衝突的！」他低聲嘆口氣說。「我真說不出來我怎麼愛他。可是這又有什麼法子？我們完全是兩個時代底人！」

他沉默了一會，像是怕引起自己底傷感似地轉變了話頭，他說：

「我這兩件痛苦，我真是說不出來多難受：我很想寫出來，但我怎麼也寫不好。可是，我看了屠格涅夫底初戀和父與子，我真被感動得流了淚——所以我就最愛他。」

他說最後一句話的時候，他很自然地有了一副其實是不必要的堅決的神情。這種天真簡直使我要笑了起來——這是不含一點蔑視和諷嘲的。我隨便地說了些意見，我說屠格涅夫固然可愛，但比較起來高爾基也許還可愛些。

「不！」他糾正我一樣地道：「這是不能比較的！」

「爲什麼呢？」我問。

他困惑了，他沒有解答出來。他隨即又提一個問題來問我：「那麼，譬如說，在中

「國你覺得需要屠格夫涅麼？」

「沒有也可以。」

「沒有也可以？」他興奮地叫道。「在中國就根本沒有！」

「沒有也可以！」我微笑地加重語氣把先說的話重複了一遍。

他紅着臉，熱誠地，並不是卑視地說：「連屠格涅夫都沒有，哪兒還有好的作家呢？」

我笑了起來；他便紅着臉也不做聲了。這問題就這麼結束了。我們繼續談別的，簡直一點也不感到疲倦。

我們談到吃飯的時候才停止。我已經很能吃了，他却一點也不能下咽；他喝了一口湯，便嘔吐了。他用手背揩揩嘴唇道：「我常常挨餓，也沒吃過這樣的飯！」

吃過飯，熱得很利害。我們也有點疲乏了，都停止了談話。慢慢地，難堪的岑寂使我們都沉思起來，適才談的話雖是漫無頭緒，但也很夠引起一個隔絕在黑暗裏的

人底傷感了。我有時打破這岑寂，說點慰藉的話，可沒用，他已經墮入回憶中去了。終於，他兩眼放光，忽然很悲傷地倒伏在地上哭了起來。

晚上，我們貼着背睡；雖是淌着汗，我倒像冷了的，心重新又得了溫暖一樣的舒適。

我照例又因為精神興奮而失眠了。那孩子已經睡得很熟，我把身子更貼緊他一點，便也勉強把眼睛閉攏來。我心中充滿了靜靜的歡樂和傷感，很纖細的一些回憶都在腦子裏重複起來：我想到家，可愛的朋友們，也想到一雙明澈的，大的，滿含着柔情而沉靜的眼睛……可是當我聽到隔壁一個人在幽幽地哭泣，我嘆口氣，就又睜開了眼睛。我好像又看到一些蒼白的臉，那樣令我心慄的眼睛，黑的屋和蠕動的人影；聽見淒切的喘叫和呻吟……

天一亮，我就醒了。我疲乏得很，但昨晚的紊亂的雜思還糾纏着我，我便站起來

徘徊。一些黑大的，同時又像沒有柔情，含着一股火焰而却異常冷靜的眼睛在我面前飛着。使我不住迷亂地擺着頭。

「怎麼啦，你？」

那孩子醒來，望着我這麼不安地徘徊，詫異地問。

「沒有什麼！」我支吾道。

「你一定在想什麼——爲什麼不告訴我？」他懇切地望着我，使我在他身邊很安靜地坐下了。

「我在想：假使我出去了。究竟怎麼打算？」我隨便就撒了謊。

他忽然抓着我底手，親暱地道：「我昨天晚上想了很久。假使你不離開S市，我出去了，一定和你住在一起。」

「爲什麼呢？」我微笑地問。

「我很喜歡你這樣——」他臉有點紅地說。「你待我很熱誠。你也是一個可

愛的……」

他害羞，我猜想他是不好意思叫我「孩子」，我快樂地笑起來了。

「不要緊，叫我大孩子罷。」我抓着他汗溼的手說。

他默默不做聲，但我想他是很快樂；他眼裏閃出了女子般柔情的光波。

「你底頭髮鬆得很好看，燙了似的。」他凝着眼望我，伸出手來撫我底頭。我起了一陣輕微的顫慄，我被這熱誠的孩子底溫情感動得很利害；靜靜地在他身邊躺下去，我幾乎要湧着熱淚。

我輕輕地唱着，我比較很熟習的歌了。

——生活像一條渾濁的污泥河，

向着不知什麼的地方

又平又慢地流着……

他靜靜地聽着。我唱完了，不見他做聲，抬起頭來望：他抿着嘴唇，把眉頭皺起來，好像十分憂鬱的樣子。我問：「怎麼啦？」

「憂鬱的歌！」他擺擺頭道。「我不喜歡這憂鬱的調子，你喜歡麼？」

我依着他，說也不十分喜歡。他沉默着。但一會兒他忽然溫和地哀求我道：「再唱一遍吧！」

我詫異地望他一眼；他低着頭道：「我還喜歡，你教我唱吧！我姐姐也好像喜歡這個歌，不過她不會唱。」

四

這樣不十分寂寞的日子過得很快。我們不絕地談話，唱歌。常常是很疲乏以後才休止，但就在這沉默的時候，我們也常常互相望着微笑，好像我們底心中充滿了

一種說不出的歡樂。

但一天，一個新囚犯進來沖破了我們底安靜，

他有着北方人底高個兒，但是很瘦；白淨的臉，一眼望去，最清晰地觸進你眼簾的便是兩條濃黑的眉，眼睛無神帶着紅絲；鼻子有點鈎，像老鷹底。他被推進來倒在地上，自己用雙手掩着了臉；我們看不見他而面部底表情，但從那痠瘳的，緊絞着的，像白蠟一般的手上看，他顯然是被極端的苦痛壓得很緊。

當看守鎖上門時，他霍地跳了起來，眼睛紅着，充滿了畏恐和悲哀，但沒有眼淚；他亂搖着頭把蓬散的長髮都溜下來掩着那高廣的額頭，像要說什麼，而自己抑制着一樣，他囁囁他戰動着乾枯的嘴唇，但終於突然尖銳地，淒厲地叫了一聲，一雙手緊抓着那鐵柵，發狂般地嚷起來：「讓我出去……」

看守舉起一根籐鞭恫嚇地罵道：「坐下，×你媽要挨揍啦！」

那漢子就像沒有聽見，如一頭野獸似的，他繼續瘋狂地喊叫：「讓我出去，讓我

出去……」破裂的聲浪使滿監獄裏震蕩了，廊道裏囁囁的人聲響了起來。

看守那傢伙一咬牙，和一條獵犬樣地把臉弄得極猙獰；他舉起籐鞭照那兩隻手上抽，一面惡毒地咒罵。

那漢子臉一白，苦痛地鬆了手，但一會兒他又撲了上去，要使勁把鐵格子都扭斷一樣地搖着胳膊，大聲地夾着喘息地號叫了。

一個看守從柵子裏伸進籐條來，不准那漢子挨近門邊，再有兩個看守開了門。他們把那漢子制服在地上，用手堵着那亂叫的嘴。那漢子在地上翻滾，發出牛樣的喘息。再過一會就只聽見呻吟了，也不動了；臉白如死地癱軟在地上。看守們在他腳上加上一副粗大的鍊鏽，拍拍手，拾起籐條走了。

那可愛的孩子臉都白了，他輕輕地嚙着嘴唇，極力忍住劇烈的痛苦；從他眼裏我看出一股憤怒的火焰，但給閃光的盈盈的淚波淹沒了。

我始終沒做聲；望着那漢子在嘴角流出一條鮮紅的血水來，我想起曾經有一

個時候，在一個廣場中有很多孩子就這樣死了的……人們底血始終是鮮紅地在流啊！

這白臉漢子在第二天晚上曾經被帶去兩個鐘頭。回來時，他那污黑的汗衫滲出絲絲血蹟來。

這一夜他就沒安甯，他喃喃地詛咒，有時又跳起來，發瘋地抓着鐵柵狂喊。到天明時分，他才死過去樣地躺下。

天是比前幾天突然更熱起來，汗水從絲毫不動的身子上直淌。

那漢子也不吃，第三天，他發熱，臉通紅的；時時喃喃地嚙語。

「老鄉！這傢伙病啦！」我找着那對眼看守說。

那傢伙瞪我一眼，不做聲，過一會，他扔給我三瓶痧藥水，說：「灌他娘的罷。」

「灌麼，他又不是肚子痛，眼珠子都不能動啦！」我懶懶地接過痧藥水自己灌了一瓶，把其餘兩瓶丟在角落裏，也不再管了。

麻煩！

那對眼，伸着頸頸望那漢子一眼，不耐煩地咕嚕了一句：「×他娘！這傢伙可真麻煩！」

到晚上，來兩個人把那漢子抬了出去。許是送醫院吧？不過，反正是活不了的。

一連兩三晚，監獄裏常常抬人出去；天熱透了！

天熱到頂點，終於下了大雨的第二天下午，我被提出去審問了一次。那個用藤鞭抽那個白臉漢子的看守，向我露出烏黑的牙齒，像表示同情地笑道：「你明兒可以找保出去啦！」

我簡直不知道我這腦子裏在想些什麼。我渾身發軟。我一點也不理會那傢伙說的話，只低着頭沉思；可是想了些什麼呢？……回到牢房裏，看見那張緋紅天真的臉，滿是爲我恐懼和疑惑的眼光，心裏難受得什麼似的；我頹然地坐下來，沉默着。

「你怎麼啦？」他顫聲地問。

我憂鬱地嘆口氣。

「告訴我！假使你出去，我也是喜歡的。告訴我罷。」

我才默默地點了頭。接着把頭就掉過去了；我覺得眼睛熱辣辣地要流淚。

他先是無聲地流淚，終於他一頭倒在我身上嗚咽起來。我被這哭聲擾亂了，簡直不知道要說些什麼好；我雖是安慰他，說我出去後要常常來看他，或許他也就快出去的。但我很難過，我自己都不能相信這些話。命運是還操惡魔手裏哩！

哭了半天，他才止住。我們都沒有什麼話好說，難堪的沉寂又在我們中間濃厚地漫起來，使人疑心就是那一團黑暗。

天落着雨，是初秋底天氣了。夜晚有點涼，我們便更緊緊地貼着身子。廊道上燈在濛濛雨絲中像一個壞蜘蛛網。看守蜷伏在角落裏像一條大毛狗似地發着鼾聲——天氣涼快，他打着磕睡竟睡熟了。雨滴在大青石上浙瀝，像不知哪個角落裏有人在嗚咽；監獄裏靜悄悄地都像死了。

我們躺着，老是轉動身子，像老是不能溫暖一樣；不禁覺得地下是更潮溼了。

「唱歌吧，唱那個憂鬱的歌！」那孩子背着身子低聲道。

天！我底心都紊亂極了啊。但我還是唱了；他跟着我唱。這歌實在說不上是我們底憂鬱，但不知怎地，一陣熱烈的憂鬱壓着我，幾乎使我流淚了。

整整一夜晚，我們都沒睡。我屢次說要他睡，他只向我苦笑一下；我望着那一夜之間就陷下去多深的眼睛，蒼白的臉，我也不再做聲了。可是，我們實在是疲乏，於是我還是提議要睡，說服了他，大家躺了下來。我假裝閉着眼，雖是他常常動，我也不理會。隔好半天，他靜止了，我才轉過身子來，但我並睡不着，腦子裏不能抑止地湧湧着雜亂的思潮，使得我感到了麻痺。我底心臟像成了一塊冰，時時從心深處激起一陣痠擊，輕輕地通過我底全身——那像是異常地害怕這黑暗和岑寂。我不自禁地拍拍那孩子，輕聲問：

「你睡着了麼？」

出乎意料之外地，他突然轉過身子來向我苦笑地擺擺頭。他道：「我沒動，怕驚醒你。你沒睡着麼？」

一分鐘，一點鐘都是絞心般難受地推過。黑暗和潮濕在午夜變得更濃厚了，我呼吸都感到了窒息。

「我真怕這樣的黑暗和岑寂！」他顫抖地，低聲嘆道。
不知從哪兒傳來一陣雞鳴聲，我惘然地答應：

「天快亮了！」

五

出獄以後，我很快地回了家。接連在幾個沿着渾濁的長江的都市裏躡來躡去，我從沒有再碰見過那可愛的熱情的孩子。

他在獄裏，不准接見，也不准通訊；我所安慰他的話都成了欺騙。我出獄後那幾天，又反常地暴熱起來，想到那可怕的黑黯和岑寂，我就替這孩子害怕。雖然偷偷地替他帶了一個信出來寄給他家裏，但他究竟出來沒有，或是一直就沒出來，就埋在那黑黯和岑寂裏，我都不知道。

我再也不常唱那個歌——「憂鬱的歌」了。我想起來都覺得有一陣怪難受的憂鬱壓倒我；我總想到他那張天真熱情的臉，抿着嘴唇，皺着眉頭，好像很憂鬱的樣子說：「憂鬱的歌！」

再，我也不相信生活這一條河會老是這麼渾濁地，向着不知什麼的地方，又平又慢地流了。難道生活真是這麼死的麼？

.....

